

到任卸



目录

Content

- [原来“释怀”这个词，只能来自欺欺人1](#)
- [原来“释怀”这个词，只能来自欺欺人2](#)
- [原来“释怀”这个词，只能来自欺欺人3](#)
- [原来“释怀”这个词，只能来自欺欺人4](#)
- [原来“释怀”这个词，只能来自欺欺人5](#)
- [原来“释怀”这个词，只能来自欺欺人6](#)
- [原来“释怀”这个词，只能来自欺欺人7](#)
- [原来“释怀”这个词，只能来自欺欺人8](#)
- [原来“释怀”这个词，只能来自欺欺人9](#)
- [原来“释怀”这个词，只能来自欺欺人10](#)
- [他们刚刚相遇，不知未来是否会有牵扯1](#)
- [他们刚刚相遇，不知未来是否会有牵扯2](#)
- [他们刚刚相遇，不知未来是否会有牵扯3](#)
- [他们刚刚相遇，不知未来是否会有牵扯4](#)
- [他们刚刚相遇，不知未来是否会有牵扯5](#)
- [他们刚刚相遇，不知未来是否会有牵扯6](#)
- [他们刚刚相遇，不知未来是否会有牵扯7](#)
- [他们刚刚相遇，不知未来是否会有牵扯8](#)
- [他们刚刚相遇，不知未来是否会有牵扯9](#)
- [再美好都是往事，再相逢已是陌路1](#)
- [再美好都是往事，再相逢已是陌路2](#)
- [再美好都是往事，再相逢已是陌路3](#)
- [再美好都是往事，再相逢已是陌路4](#)
- [再美好都是往事，再相逢已是陌路5](#)
- [不告而别才是最大的报复1](#)
- [不告而别才是最大的报复2](#)
- [不告而别才是最大的报复3](#)
- [不告而别才是最大的报复4](#)
- [不告而别才是最大的报复5](#)
- [不告而别才是最大的报复6](#)

- [我想成为你人生的倾听者1](#)
- [我想成为你人生的倾听者2](#)
- [我想成为你人生的倾听者3](#)
- [我想成为你人生的倾听者4](#)
- [我想成为你人生的倾听者5](#)
- [我想成为你人生的倾听者6](#)
- [每个人的心底都住着魔鬼1](#)
- [每个人的心底都住着魔鬼2](#)
- [每个人的心底都住着魔鬼3](#)
- [每个人的心底都住着魔鬼4](#)
- [每个人的心底都住着魔鬼5](#)
- [每个人的心底都住着魔鬼6](#)

原来“释怀”这个词，只能用来自欺欺人1

栖熹路81号。

一大早的，乔宅里就熙攘了起来。走路声、谈论声，唧唧喳喳由远及近，最终汇成一股，冲进乔书墨的耳朵，到底还是把她吵醒了。房间一晚上没通风，空气沉闷，隐隐令人感到压抑。她干脆闭着眼赖在床上，不自觉地微微蹙眉。

“二姐，二姐。”急促的敲门声使乔书墨不得不挣扎起床。门一开，妹妹画情就窜进房间，笑嘻嘻地说：“妈让我来催你起床。你快点整理一下，等会儿就要去机场接大姐了。”

书墨不做声，眼角一扫落地钟——时间尚早。

画情自然留意到二姐的动作，弯着眉眼解释：“妈说早点去，怕路上塞车。”

“嗯。”书墨点点头，转身向浴室走去。

只开一盏小灯，偌大的浴室笼在不甚明亮的昏黄里。她抬眸，看见镜子里有一张小巧的瓜子脸，却露出倦怠茫然的神色。今天是大姐乔写意回国的日期。几天前得知大姐要回国后，家里仿佛炸开锅似的热闹，爸爸更是为了要亲自接大姐回家，特意推迟了美国之行。那么，自己呢？面对大姐回国的事实，究竟是什么心情？

没有答案。书墨自嘲地微笑，打开水龙头，哗哗水声冲去一室的沉默。

九点整，飞机准时降落在蓉城机场。机舱里广播响起，柔美的女音提醒着旅途即将结束。耐不住性子的乘客已着急地站起，顾盼张望。乔写意仍旧安静地坐在原位，目光漫不经心地落在飞机滑行的跑道。

她原以为她的人生会一路顺风，本分读书、嫁人生子、老死故土，就这么波澜不惊。经历后才明白，哪怕一个小坑洼都可以让人跌倒，更不说生活中那么多料想不到的意外。例如，荒谬的初恋；再例

如，异国他乡的三年，都是以突兀的姿势，不予商量地加入到她的生命行程中。

是应该感谢吗？他们让她的轨迹硬生生地拐了个弯，在她的心头划了深深浅浅的伤，却亦换来更多的风景和色彩，于是安分守己的灵魂经历三年的自我放逐后，悄然浸染了蠢蠢欲动，再也找不回曾经追求平静生活的心态。

写意缓缓绽开一个浅笑，唇角藏着几许苦涩。不管怎样，她到底选择了归来。如果注定有人受伤，那么不如让她一个人承受全部——反正她已经体无完肤，无所谓再添上几笔。

只是时隔三年，再度面对，一切会不会有什么不同？

机场大厅里人来人往。重逢的喜悦，或者离别时的伤感，在如今通信全球化的背景下，似乎都渐渐淡去原有的含意。

尽管三年未曾见面，乔书墨还是第一眼认出了大姐。人群之中，乔写意推着行李车缓步走来，表情有些疲惫，昔日的披肩长发已经剪短，齐耳的碎发使她看上去干脆利落了许多。

书墨无声地苦笑：呵，三年前，她羡慕大姐的乌丝飞扬，却每每因为懒得打理而重新当回一头短发的假小子。三年后，她终于耐住性子留了长发，而大姐却毅然剪断“三千烦恼丝”，落得潇洒。

果然讽刺。

“大姐——”不等书墨有所表示，画情早冲了过去，又是挥手又是尖叫，一把抱住写意，嚷嚷道，“大姐，你可回来了！想死我了！”

书墨赶紧掩去心中的怅惘，快步走到写意面前，动容地唤了声“姐”。相较于画情的奔放，她的情感明显有所保留。

坐了十几个小时的飞机后，写意显然有些精神不济。突然落在一个怀里，又听到似曾相识的称呼，抬头再见两个妹妹的盈盈笑容，她不禁微微一怔，随即露出发自内心的微笑。

相隔三年，三姐妹再一次拥抱。

闹腾了一会儿后，书墨拉开仍在乐不可支的画情，朝大姐努努嘴，又偷偷指了指站在不远处的乔父乔母。写意了然，快步走到父母面前。一想起当日执意离家，她满心愧疚。“爸，妈，我回来了。”声音带着哽咽。

“你还知道回来？”乔母宋若君言不由衷，偷偷拭去眼角的泪水。

“回家再说吧。”乔老爷子伸手拍拍大女儿的肩膀，“你也累了。”他乔帷生平最得意的，不是自己经营的乔氏企业在蓉城商场的地位日益显赫，而是他的三个宝贝女儿。老大乔写意，今年二十五岁，最为乖巧懂事。三年前留学法国至今。老二乔书墨，性格好强处事果断，颇有他当年的风范，如今跟在自己身边积累管理经验。老么乔画情今年刚考上大学，虽然有点儿任性，但也是活泼可爱。

事业有成，妻女相伴，家庭和睦。活一辈子，求的也不过如此。

跟来的老司机丁正深早已经接过大小姐的行李车，一脸感慨：“大小姐总算回来了。外头千好万好，都比不上自家好。”

写意吐吐舌头，突然抱住丁正深，一声大喊：“丁叔，我好想你啊！”着实吓了这个老实人一跳。

画情在一旁扯扯书墨的衣袖大笑：“大姐还是和以前一样，喜欢欺负丁叔。”

可不是。书墨在心底附和妹妹的话。还是和以前一样，仿佛什么？没有改变。

都说三个女人一台戏，更何况乔家不止三个女人。一番唧唧喳喳后，乔母领着三个女儿挤进了一辆车，乔老爷子则被赶去独自坐另一辆车。于是一路上“麻雀与乌鸦齐飞，聒噪与喧嚣一色”，热闹得无法形容。

两辆黑色奔驰一前一后地滑进乔家车库。

写意站在乔宅大门前，踌躇止步。三年，不算长不算短。只有经历过异国奔波的人才能真正明白“近乡情怯”一词中隐含的矛盾。三年前，她带着愤怒和伤痕离开。三年后，她不知道伤痕是否已经结疤，

愤怒是否已经平静。因为不确定，所以惴惴然。然而这踌躇也不过片刻，只一会儿，她已恢复常态，含笑迈进久违的家。

原来“释怀”这个词，只能用来自欺欺人2

天蓝色的窗帘微微扬起，房间里有一股清香。写意走到床头，拿起三年未见的粉红色kitty猫抱枕，把头埋了进去。

房间的摆设一如从前，连顾家桢送她的水晶娃娃也还安静地放在写字台上。

刚才在楼下大厅，管家茹姨领着新老佣人们热烈欢迎她这位大小姐的归来，之后狠狠责怪她在外不好好照顾自己，随即又宠溺地说厨房已经准备了她最爱吃的几个菜，却嫌她面色难看赶她回房间先休息休息。乔家人都知道，写意最搞不定的就是茹姨的“唠叨”了。所以她本人也不做挣扎，嬉皮笑脸地赶紧躲进自己的房间。

稍微收拾了一下行李，再洗去长途旅程染上的灰尘和疲惫，写意终于恢复了几分精神。一推开浴室的门就看到二妹书墨站在窗口发呆。她一怔，停住擦头发的动作，呼吸间已换上微笑表情，轻快地唤了声“墨墨”。

听到声响，书墨猛地转身，对上写意的视线。

写意走近她，随口问了句：“到吃饭的时间了？”却见她只摇头，一副欲言又止的模样。

房间里陷入尴尬的沉默。

“你这丫头怎么不说话？三年而已，不认识大姐啦？”写意抬手戳戳她的脑门，笑得云淡风轻，“对了，你和顾家桢怎么样了？”

“我们.....上个月订婚了。”

“不错，不错。可惜我没来得及赶回来参加你们的订婚宴。不过一定会补送一份礼物，说，你想要什么？”写意满是微笑，见妹妹依旧默不作声，心底一声浅叹，上前轻轻抱住她，“他要是敢待你不好，姐姐我第一个要他好看。”

“姐.....”

耳畔传来书墨压抑的抽泣声，写意轻拍着她的背，柔声安慰。过了一会儿，她将书墨拉出自己的怀抱，道：“估计要吃饭了。我换身衣服，你先下楼，好不好？”

书墨吸吸鼻子，抹去脸上的泪痕，乖乖地点头离开了房间。

看到门关上的一刹那，写意再也维持不住挂在脸上的笑容，站在原地半晌，缓缓、缓缓地蹲下去，把脸埋进手心。

原来“释怀”这个词，只能用来自欺欺人。

乔写意第一次见到顾家桢是在一个略微闷热的午后。阳光透过教室的玻璃，洒满一片斑驳。明亮耀眼的背景衬得他的笑容神采飞扬，从此令她念念不忘。

“大家好，因为邱教授临时有事，所以接下来的课将由我来代替。自我介绍一下，我是顾家桢。”他穿着干净的白衬衫，侧身在黑板上写下自己的名字，“请问哪位是科代表？”

被旁边的人拽了一把，写意才恍然回神，赶紧站了起来，拘谨开口：“科代表，我是。”向来被长辈赞许为“懂事稳重”的乔写意第一次懊恼自己如此蹩脚的表现。

虽然是乔家长女，乔写意并没有被强迫承担管理家族企业的重担。她一直觉得自己很幸运，成长于一个民主家庭，有一位尊重儿女意愿的父亲，一位入得厨房出得厅堂的母亲，还有两个可爱的妹妹。

她对商业没有太大的兴趣，平日里喜欢躲在自己房间里看书，会弹钢琴但水平一般，不喜欢运动但经常去爬山，没什么高志向大野心，对感情上的事比较迟钝，好在有些语言天赋，所以大学时挑了法语专业。那时的乔写意生活很简单透明，直到遇见了顾家桢。

好像有谁说过，当一个女人遇见了自己爱的那个男人后，她的生命才终于开始，世界也终于在她面前展开。对于乔写意来说，她第一次体会到了什么是失魂落魄，什么是牵肠挂肚，什么是暗恋的酸涩和甜蜜。

一见钟情二见倾心。

有生之年，狭路相逢，终不能幸免。懂事之前，情动以后，长不过一天。二十岁那年，乔写意爱上了顾家桢。

彼时，顾家桢二十五岁，研究生毕业后因反感成人社会的复杂叵测，毅然选择留在象牙塔内，成为外语学院乃至整个M大最年轻的讲师，资质甚高，前途光明。他相貌英俊，举止儒雅，言谈间有一些理想主义的倾向，反倒让他更受女学生的欢迎，拥有一票坚定且热情的粉丝。写意非常庆幸自己的科代表身份，可以借机近距离地观察暗恋对象，说几句没实质内容的话再偷偷咽口水。她是个藏不住心事的人。然而父母再怎么民主可亲，感情上的事还是不好直接商量的，所以吐露心事的最佳对象就落在了小她两岁的乔书墨身上。顾家桢穿了什么衣服，上课时发生了什么有趣的事，今天看了她几眼说了几句话，统统一股脑地倒给妹妹听。

后来写意想起这些时抑制不住苦笑：也许书墨对家桢的感情，是她一手促成的。当然只是猜测，而且不可考据。好在多年后她已明白，“何必当初”这类词汇实在没什么意义，“追悔莫及”更是无知可笑。

不管后果怎样，那时的乔写意就是这般小心翼翼地收藏着这份暗恋心情，并同妹妹分享着此间的甜与苦。

毫无经验可言的她只知道私下里傻傻关注着心仪对象，一学期下来与顾家桢之间几乎没什么进展。顾家桢所教授的课程结束后，她也失去了与他继续接触的机会。

整个假期，写意都一副无精打采的模样。宋若君怕她闷着，催着女儿出门去玩。写意拗不过母亲，便约了几个同学一起爬山。

蓉城的山不多，比较有名的是城北的云峰山。写意平日里一般只爬到半山腰就会返回，而这次她心情不好，就不顾朋友的阻止铁了心要登上山顶。她越走越快，不知不觉就将同行的几个女生扔在了后面。越往上爬，环境就越幽静。等写意回过神时，发现四周只剩下她一个人了。她也不心慌，干脆缓下脚步欣赏起景色来。虫鸣鸟叫，绿

意融融。微风拂过，带走了满身疲倦。她自得其乐地哼着歌，又走了半会儿，眼前的视野突然开阔。

站在一处高地上向远处眺望，半个蓉城几乎收于眼底，她甚至找到了乔氏企业的标志性建筑，于是不顾形象地大笑起来，心情顿时舒畅。环视周围不见其他人影，写意的脑袋里兀地冒出一个大胆的念头。她将双手合拢成喇叭状放在嘴边，用尽力气喊道：“我——喜——欢——你——”

喊声在群山中激荡起层层涟漪，瞬间向远方扩散。

原来“释怀”这个词，只能用来自欺欺人3

“我喜欢你，顾家桢。”她怔怔地望着前方，又一次喃喃自语。

“我知道了。”

身后突然响起的男中音犹如平地惊雷，吓得写意大叫一声，惊慌失措地回过头来，只一眼就脸色煞白了。

顾家桢穿着一身休闲服站在不远处，剑眉轻扬，唇边一抹笑意，“我知道了，你喜欢我。”

乔写意瞬间体会到“挖个地洞钻进去”的含义。

乌龙表白事件后，乔写意与顾家桢之间的互动莫名其妙就多了起来。比如写意的手机里多出了一个时常冒出来骚扰她的电话号码，比如写意晃悠悠走在校园里时会猛地发现顾家桢笑咪咪地站在前方，再比如后知后觉的写意终于发现自己几乎每天都与顾家桢一起吃饭……她突然感到惶恐。

“您好，您所拨打的用户已关机，请稍后再拨……”

“写意不在寝室……”

“写意刚下课就走了啊，顾老师没看到？”

上述事件持续发生三天后，顾家桢终于确定了“那小妮子在躲他”这个事实。他咬牙切齿地发誓哪怕是守株待兔也要抓到那个私自叛逃的小丫头。

一番围追堵截后，乔写意耷拉着脑袋，偷偷瞟了眼站在她前面的那个姓顾名家桢的男人。

顾家桢铁青着脸，平静地问：“为什么躲我？”

写意将头摇晃得像拨浪鼓，一脸紧张。

“为什么躲我？”顾家桢重复发问，只是语气显然加重了许多。

写意缩了缩脑袋，继续拼命摇头。

“你喜欢我？”

写意惯性地摇头，猛地一怔，又赶紧点头。

“那为什么躲我？”顾家桢突然发现，自己对这个情感世界几乎是一穷二白的小丫头无法保持严肃，便很辛苦地抑制住狂笑的冲动。

“就觉得.....不好.....我又不是你女朋友，总和你在一起不好.....”她的声音越来越小，脑袋也越来越往下低。

顾家桢叹了口气，温柔地抱住写意，用下巴轻轻抵着她的额头说：“我们不是已经在交往了么？”

“哦.....啊？”乔写意瞬间产生了“天上掉馅饼”的感触。

“我也喜欢你，丫头。”顾家桢用力抱紧怀中的小女人，狠狠说。曾经的美好渐次浮现。

他在大庭广众之下抱她在怀里，对她说“我喜欢你”；他将她小心地呵护在身后，一人承担师生恋的风言风语；他对她许下诺言，等她毕业就娶她为妻.....回忆变成碎片，甜蜜已成往事。

他们在一起，真正幸福的时光大概也就一年。意外发现书墨介入自己与家桢之间后，写意只觉得生活变成了一出哭笑不得的闹剧。妹妹的痛哭流涕，家桢的犹豫不决，这场三角关系莫名其妙地纠缠了一年。最终她选择了退出，毕业后毅然出国留学。三年后再度归来就是现在这幅场景了。

人生若只如初见。最初的最初，她曾经那么那么的喜欢顾家桢，他曾经狠狠说过“我喜欢你”。可是，最终还是无言的结局。

乔宅里依旧热闹。

一楼大厅里，画情与母亲坐在一起，捧着时尚杂志有说有笑。沙发的另一端，书墨则陪在父亲身旁谈论商务杂事。茹姨忙前忙后，厨房客厅来回跑，脸上是满满的笑容。

写意站在楼梯口，看到的就是这么一副家庭和乐的场景。

刚才强迫自己静下心绪，用冷水敷了敷眼，以防万一又化了淡妆，她才匆匆换了身素色长裙离开房间。她原来是担心耽搁太久让大家都等着，而现在却愣在原地，仿佛怎么都迈不出下一步。

如此温馨的一幕，她乔写意不应该为自己的家庭感到自豪么？那么此刻隐隐的难过和愤怒是为了什么？

她一直想不出答案，直至某一天，有一个人仿佛漫不经心地告诉她，那是嫉妒——嫉妒画情与母亲的亲近，嫉妒书墨能为父亲分担解忧，而她，从来都是最安静最懂事最不需要父母操心的乔写意。

那个人继续补充说：“自私、嫉妒、仇恨，诸如此类，都不过是人的另一面本性，没什么不正常。”

嫉妒，是因为自认为没有得到，而不满别人的得到。她原是不能理解书墨的所作所为，但听完他的话，便明白自己也没有逃出那邪恶部分的本性。她与书墨到底是乔家姐妹，半斤八两。这么一想，难免有些沮丧，但见他说得那样子坦荡，眼底还藏着点点疼惜，恍然明白他只希望她能真性情的活着，更心疼她一路成长的寂寞。这般细心的体贴，让她一瞬间觉得过往种种都无关紧要。

然而此时此刻，她尚未遇见他，一个人面对如此场景，只恍惚感到自己的回国是一种突兀，仿佛破坏了三年来建立的平衡，并因此情绪复杂。

原来“释怀”这个词，只能用来自欺欺人4

“大小姐。”茹姨的一声呼唤将写意从茫然思绪中拉回到现实。她扯出一个大大的笑容，小跑下楼，冲进茹姨的怀中，闷声撒娇，“我闻到了糖醋排骨的味道，茹姨，谢谢你。”

茹姨的表情满是宠溺，笑着说：“还有鱼香茄子，杂菇煲汤，红烧狮子头，都是你喜欢吃的。”乔家大小姐不爱山珍海味，最喜家常美食，特别是茹姨的手艺，这也是乔家人都知道的事实。

“啊——我要幸福地死掉了！”从茹姨怀中钻出来时，写意已经藏好了怅惘，一脸满足状。

“说什么混账话呢。”宋若君一声轻责，语气里含得更多的是对大女儿的疼爱，又见写意已冲到饭桌前，双手齐下，又是夹菜又是盛汤，忙不迭地往她自个儿嘴巴里送，颇有点无奈道：“没规没矩。”

画情挽着母亲的手臂，笑嘻嘻地说：“茹姨对姐姐最好啦，真让人眼红。”

写意好不容易挤出说话的空当，抬眸给幺妹一个恍然大悟的表情，语带调侃，“情情果然变成红眼兔子了。”

话音一落，连乔父都不禁大笑。

隔了三年，一家人总算再团聚了，乔老爷子的心情自然好，将向来秉持的“进餐少言”的原则都暂且不顾，不时地询问写意这三年间的趣事琐事，甚至聊起他当年的留学生涯，难得热闹。

“原来爸爸年轻时那么会玩啊？”敢当众揶揄乔父的，不用想便知道是画情。

宋若君一直含笑着听老头子与女儿们讲他当年的不羁，亦忍不住娇嗔埋怨道：“你们的爸爸啊，曾豪言要带我走遍全世界，结果这么多年来就陪我去过一趟澳洲。”

“是我的不对。”乔帷笑着向老伴讨饶，接着心满意足道，“如今墨墨对公司逐渐上手，小意又回了家，过不了多久就可以把公司扔给她

们姐妹俩，我陪夫人天南海北去。”

书墨正举筷的动作突然一滞，又迅速地恢复常态，状似玩笑地开口，“爸爸这如意算盘打得可真好。你们潇洒去，留大姐当支柱，做苦力。”

“我可不做苦力。”写意举手抗议，“爸爸最清楚我没有商业细胞。这个大任还是交给墨墨吧。”

画情当即笑得奸诈，抓住机会血洗刚才的“红眼兔子”耻，佯装义正词严道：“大姐，你这个榜样可真不怎么样。你都逍遥三年了，还不让二姐去轻松几年啊？”

“就是。大姐你忒不厚道了！”书墨亦笑着附和画情。

写意正要反驳，乔父早一步接话，“瞧瞧，你两个妹妹都不满了。我也不是让你挑大梁，好歹去帮一帮墨墨。”他看向大女儿，满是关爱的神色，“你离家这么久，不熟悉如今的场面人物，以后办事也不方便。我和你母亲商量过了，明天家里安排一场晚宴，名义上是为你接风洗尘。”

“没必要吧？”写意一惊，第一反应是赶紧拒绝，“我真的不想去公司。那些事我做不来的，爸爸。”她心中已另有计划。

“我乔帷的女儿怎么会那么没用？”乔帷以为她是胆怯，先鼓励又安抚，“你不用有太大的压力，墨墨一开始也是不懂，现在做得很好。”他对二女儿的表现很是欣慰。“爸爸知道你不喜欢这些，以前也从没要求你去学习。但这毕竟是家业，你既然是乔家的长女，总不能一窍不通。”

宋若君亦顺着丈夫的意思劝道：“只是让你去试一试，实在不行就罢了。你还年轻，总不好一直呆在家里什么都不做，难道是想早点儿结婚？”

写意顿时哭笑不得。听父母的意思，仿佛她就只有“去公司消磨时间等结婚”或者“立即结婚相夫教子”两条路。

“妈，你那么着急干吗？大姐像是嫁不出去的人嘛。”连画情都觉得对话诡异，出言质疑，“大姐才回来呢，你们两位慢慢来，让她喘口气，至少得把时差调整过来吧？”

写意感激地看一眼幺妹，结果下一秒她就后悔自己的感激付出得太早了，因为接下来画情笑眯眯地道：“当然，接风洗尘宴还是必要的。”

“就你话多。”宋若君一点小女儿的额头，然后转向写意，“确实不着急。只是刚巧说到这儿，便随口提一提。晚宴肯定是要办的，邀请都发出去了。”

写意了然，只得掩去心底的烦躁，乖乖点头。至目前为止，她依然是长辈眼中安静懂事的乔写意。

宋若君见大女儿应答下来，便不再继续这个话题，随口问二女儿，“家桢呢？”

书墨的心绪仍在纷乱中，乍听见母亲的问话，先是一愣，眼睛余光又看到大姐依旧在埋头苦吃，好像完全没注意到母亲提及的名字。“他有事。”她含糊地答了一声，躲开了母亲的视线。

宋若君略有不满意，“有什么事这么重要？写意也算是他的大姐了，今天终于回家，难道连过来一起吃顿饭的时间都没有？”接着看向写意，“墨墨订婚了，顾氏老二，叫顾家桢。”

顾氏？写意一边忙碌咀嚼，一边用茫然的眼神询问母亲，“哪个顾氏？”

“蓉城还会有第二个顾氏？”乔帷替妻子应道，“没想到顾家老二居然跑去做大学讲师，怪不得顾老头一直不肯谈论他的二儿子。”

在蓉城的经融界，顾氏集团算是重量级的一个。从早年的船舶航运起家，如今已经涉入房地产、电子市场甚至娱乐业等领域，顾氏一直是蓉城的显贵名门。呵，没想到，确实没想到，家桢居然是豪门少爷。他当初不喜欢谈论自己的家庭，写意也就从来不问。原来如此。

她浅笑，语调轻快，“妈，你别这样，会让墨墨为难的。我这次回来就不走啦，又不是没机会见面。”

一瞬间，书墨感到自己一直绷紧的情绪终于松懈，眼眶兀地发酸，忙低头掩饰，“那我叫他晚上来。”

吃完午饭，写意回房休息，画情约了朋友出去玩，书墨则随乔父一起赶回公司上班。

乔帷为人处事向来公私分明且亲力亲为。乔氏企业能有今天的成就，虽说有家族根基，亦有他数十年来的辛苦。书墨一直以为自己是确定的家族产业接班人，故而跟在父亲身边历练时自我要求甚高，然而今天饭桌上的一番话，突然让她心生不安。她知道接风宴，却不知道父母办晚宴的目的竟是计划将大姐推入这个圈子中。虽然她对自己的能力有信心，亦认为大姐绝对取代不了她的地位，但这一点“不知道”，挑战了她引以为傲的掌控权，让她隐约不快。情绪上的波动明显影响了工作效率，不自觉出现的蹙眉发呆令书墨相当气恼。反复数次后，她到底找了个理由走进董事长办公室。

谈完公事，书墨状似不经意地问起，“爸爸准备什么时候让大姐进入公司？”

在乔帷眼中，三个女儿向来感情融洽，所以他并未多想，直接道：“肯定是等我从美国回来之后了。你觉得给小意安排什么职位比较好？”

“这.....还真不好说。”书墨尽量让自己的态度显得认真、慎重、公正地答道，“大姐的专业与企业管理八竿子打不着，又没有一点儿经验，实在不好安排。”她微微一叹，“其实最主要的还是大姐的想法。”

乔帷颌首：“这件事就交给你。”

原来“释怀”这个词，只能用来自欺欺人5

书墨回到自己的办公室，瞧见桌面又多出几份文件，一时不知道该苦笑还是无奈。张秘书及时出现，端了杯咖啡送至面前，替老板郁闷，“又要加班呢。”她与乔书墨搭档日久，又见着老板的心情恢复几分，说话自然随意些。

书墨轻抿一口咖啡，扬了扬杯子，微笑道：“好在有你的咖啡。”她尚年轻，还应付得了如此强度的工作量。董事长特别助理，这个位子让她奔波、辛苦，亦同样让她充满成就感。或许她的爱情有一点美中不足，但至少，她还有值得骄傲的事业。所以，这块版图，她一点儿都不希望大姐出现。

喝完咖啡，她静坐片刻，拨了顾家桢的手机。大姐今日的种种表现让她宽心不少，或许是自己之前想得太多，毕竟已经过去三年，一切都改变了，不是么？

“你在哪儿？”

“在陪妍儿玩呢。怎么了，有事？”

听见话筒那端传来小女孩的咯咯笑声，书墨一下子感到满腔酸涩：他的轻松潇洒，令她今日的患得患失都成了笑话。

顾家桢等了一会儿，没等到她说话，便重复问了一遍：“怎么了？”却换来书墨没好气地反问：“没事就不能找你？”他一怔，顿住一会儿才重新开口，“你在家？”

“在公司。”书墨放缓口气，“晚上来我家吃饭吧。”

“我答应陪妍儿吃饭，大哥也在。”顾家桢为难地回答，“要不你过来？我去接你。”

“算了，算了。”她有些气馁，“你别忘了明天的晚宴。”说完，就匆匆挂了电话。

顾家桢，顾家桢，顾家桢。

乔书墨讷讷自语，默念着他的名字，一瞬间觉得万分沮丧。耳边响起姐姐的话——他要是敢待你不好，姐姐我第一个要他好看。可是姐姐，我爱他比他爱我要多得多，我能怎么办？

那一场战争，乔写意输了顾家桢，乔书墨输了自己。

“叔叔，是小婷婷吗？”奶声奶气的问话打断了顾家桢的思绪。

“哦，是呀。”他俯身抱起妍儿——顾思妍，大哥的宝贝女儿，两岁半多的小娃娃，粉嫩嫩的脸蛋圆溜溜的大眼睛，瞧着就让人喜欢。每次听她甜甜地叫“叔叔”，顾家桢就觉得心里特别柔软。

“小婷婷怎么都不来看我了？”

“唔，因为小婷婷的姐姐回家了，小婷婷要在家陪陪她的姐姐。”说到这儿，顾家桢忍不住苦笑。前阵子听到书墨淡淡地说了句“大姐要回国了”，他忽然感到一阵窒息。三年前，写意的不告而别让他恍然彻悟她在自己心中的重要性。失去后才懂得珍惜，可惜为时已晚。她大概是打定主意不再与他有任何牵扯，三年间未曾传来只言片语的讯息。而他终究是与乔书墨在一起了。负了一个，不能再让另一个伤心。

相处日久后，顾家桢习惯了书墨在身边的生活，也到了该成家的年纪，于是年初时正式拜见了彼此的父母，在上个月订了婚。一切已是定局。也是在拜见乔家长辈时他才意外得知写意去了法国留学，而且即将学成归来。

昨晚留在乔家吃晚饭，未来的丈母娘说起写意的飞机次日上午就到蓉城机场，问他要不要一起去接机。他一眼瞧出了书墨的脸色异常，便暗中握住她的手无声地安抚，以明早的课程无法调换为由微笑着拒绝了。

离开乔家大宅后，他没有直接回自己的公寓，而是开车绕着环城路兜了好几圈。他完全不知道自己该怎么面对写意的归来。他将是她的妹夫，他们曾经是恋人现在是亲戚。哈，现实真可笑。

“这样哦。”妍儿摆出认真思考的神情，摸着下巴自言自语，“叔叔的哥哥是爸爸，婶婶的姐姐是……啊，我知道了，是妈妈！”

顾家桢一时僵住，随即毫无形象地哈哈大笑。“妍儿，你太有才了！”

小家伙撅嘴抗议。

“好、好、好，叔叔错了，叔叔不笑。”顾家桢拼命憋住笑意，“妍儿，你的妈妈呀……”话音断开，好一会儿，取而代之的是一声浅长的叹息。

极少有人知道，蜷居在大学校园做偶像教师的顾家桢是豪门二少爷。他从小叛逆，最看不惯父亲一切为了经济利益的出发点，所以总是与父亲唱反调。父亲让他选理科学企业管理，他偏要读文，并私自报了外语专业。毕业后更是对家族生意不管不问，自由自在地做他愿意做的事情，连那个大家宅第也懒得回几趟。

但顾家桢与大哥顾平生的兄弟感情是很好的。

前些年开始，顾氏集团由长子顾平生一手接管。他一个人掌管偌大的产业，自然是忙得脚不沾地，连陪妻子向海妍的时间都越来越少。好在向海妍是个独立的白领女性，倒给了丈夫很多的鼓励和帮助。

也许上天就是见不得凡人幸福。两年前，向海妍意外早产，等被人发现送进医院抢救终究是没有回来，连他们的孩子也差点夭折。

每次想到这些，顾家桢就觉得是自己的错——要是他分担了大哥的重担，大嫂就不会总是独守空房，也许更不会发生那种意外！可是让散漫惯了的小鸟飞回笼中实在不是那么容易，他到底还是自私地选择留在校园过他的自由生活。

快三年了，大哥失去大嫂，妍儿失去妈妈，而他……失去写意。顾家桢抱紧怀中的小家伙，没有说话。写意自然不会知道妹妹与家桢的这个插曲。她在自己房间里忙了好一阵子，将一切整理妥当后，才想起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没有做。

原来“释怀”这个词，只能用来自欺欺人6

三年的留学生活，写意过得还算惬意。一来是有经济支持，让她无须为金钱烦恼，所以一有空就四处闲逛看风景，绕着欧洲大陆跑了一圈；二来仗着有些语言天赋，学习上也不怎么吃力，原本就没有多大的野心，所以更是悠然自得。

拿了张文凭，交了几个朋友，然后觉得该是回家的时候了，就潇潇洒洒地回国。异性好友慕枫跑来送行，絮絮叨叨了许久，最后还介绍了一份工作给她。慕枫同样来自蓉城，有一张可爱的娃娃脸，性格随和。两人相处得很融洽，又经常结伴旅游，因此惹来八卦不少。写意开始还努力解释，最后干脆听之任之了。

“乔，记得到家联系我，千万不能忘了！”说这话的时候，慕枫的表情非常严肃，害得写意也不敢嘻哈，认真地点头答应。

“慕枫，是我，乔。”写意听到电话那端传来慕枫半睡半醒的哼哼声，嚣张地大笑，“起床起床，天亮啦。”

巴黎夏令时与北京时间相差六小时。耳畔响起慕枫的嘟囔抱怨，近在咫尺，“我的大小姐，现在是巴黎时间清晨七点不到好不好？”写意似乎又看到他睡眠惺忪的模样，更是乐不可支。

“刚到家？”

“不，刚吃完第一顿家庭团圆饭。”她拿着话筒，仰面躺在床上。

“感觉如何？”

“回家真好。”

“你在刺激我。”

“说对了！你也快回来吧。”

“再刺激我，小心我立即飞回去灭了你。”他总算清醒，磨刀霍霍，却只换来写意的朗声大笑。“好了，别笑了，小心笑掉大牙。”听上去很是无奈，“有没有联系何师姐？”

“还没。总得等我调整好时差，恢复了精神，再考虑工作的事。”是的，她的计划就是找一份能养活自己的合适的工作，不投奔家族企业，更不打算待业等嫁，无所事事，消磨人生。

“也好。”他一顿，然后重音强调，“没什么事了吧？没什么事我就继续睡了。你可以去探亲，也可以去访友，总之不许来骚扰我。”

“好吧、好吧，我探亲又访友，决不骚扰你。”写意大发慈悲地放过他。话虽如此，她挂了电话，也只是懒洋洋地躺在床上发呆。

她的朋友不多。一来是性格使然。她和同圈子的世祖们不太谈得拢，大多只是泛泛之交。二来是因为书墨。她与书墨几乎是一道升学的。书墨自小聪明，小学时连跳两级与她同班后，至高中，俩姐妹一直是同校同班，形影不离，不需要“第三者”插足。读大学时她与妹妹分开，不久就遇见了顾家桢，满眼都是心上人，自然装不进新的友情。她以前并不觉得怎样，直至听慕枫提起“探亲访友”，才恍然发现自己在蓉城居然找不到一个可以谈心说笑的闺蜜，心头不免生出一点儿难过。

良久后，写意结束了发呆状态，从钱包里取出一张名片，上面印着：丹青翻译社。慕枫介绍，何子丹是他的大学师姐，成绩优异为人豪爽，毕业后到蓉城打拼创业，开了家不错的翻译社。显然，这份工作比起父母的安排更得她的心。只是一想起如何交代的问题，她忍不住微微一叹。

次日，乔写意联系了何子丹。对方一接电话便了然，直接问写意今日方不方便见面，得到肯定的答案后，又在三两句内敲定见面的时间地点。确实是个爽快人，说话办事干脆利落。

写意匆匆赶赴中山西路的秣香馆。推开雕花玻璃门，打量四周，她很快就看到10号桌台旁坐着一个女子，背影有些单薄。没想到她来得那么快。写意赶紧走过去，在她对面坐下，连忙道歉。

“不，是我来早了。”她笑。

细看，何子丹不算漂亮。她的五官不够精致，组合在一起也显得平凡。然而，她爽朗开怀的时候，眉眼间仿佛流光溢彩，原本无奇的脸庞瞬时引人沉醉。写意恍然感叹，原来这世上当真有一种可以杀人的笑容。

点了饮品和点心，写意突然感到一股忐忑，于是正襟危坐，浅浅笑着掩饰心中的拘谨。

“乔小姐好漂亮，慕枫这小子眼光还真不错。”何子丹的神情带上几分戏谑，继续说，“其实我约你出来，就是想看看让慕枫碎碎念不停的乔写意究竟长什么样。”

还真是坦白。“可能让何小姐失望了。”写意一脸正经地回答，“我也就一个头、两只胳膊再加两条腿。”说完，两个人不约而同地相视一笑，气氛开始融洽。

“叫我何姐吧。”据何子丹介绍，丹青翻译社的规模虽然不大，但业务成绩相当不错。这些年来，蓉城政府大力引进外资，连带着翻译人员的需求也越来越大。“所以近阶段我是有招人的打算。慕枫这次也是帮了我一个忙。你有什么要求，薪水啊待遇啊之类的，都说说吧。”

写意面露难色，犹豫了一会儿才开口：“说实话，我不太清楚蓉城翻译人员的薪水状况。要不，何姐你看着办？”

何子丹正垂眸小口地抿着咖啡，乍听她的回答，差点儿一口全喷出来，啧啧两声，道：“该怎么说你好呢？好听的是单纯，难听点儿，是笨。”直讲得乔写意面带窘意，而她却目光灼灼，仿佛变身为狼外婆，眼前的乔小妮子就是她此刻的猎物，“不过我喜欢你这性子。放心，薪水上不会亏待你，好好做，奖金也不会少。”

写意心里头对何子丹越发有好感。慕枫并不清楚写意的家庭背景，所以何子丹应该也是不知道的。这种朋友才值得真心相交。所以写意一边傻笑一边点头说：“以后就靠何姐罩着了。”

何子丹干脆地举手一挥，满脸豪情壮志，嚷嚷着“好说、好说”。

写意大乐，却见下一秒，何子丹的笑容就僵在眼角眉梢，原本明媚的神色先转为一丝尴尬和慌张，然后化成公式化的微笑，站起来，朝乔写意身后点点头，道：“真巧啊，顾总。”

顾平生接到宝贝女儿的电话，说想吃秭香馆的抹茶小蛋糕。圣旨一下，“爱女如命”的顾氏集团总经理提前下班，亲自跑腿，绕了大半个城市的路，只为区区几个抹茶小蛋糕。

“你好，何社长。”顾平生略一颌首，虽不算疏离亦不够亲切。他对何子丹的认识仅限于“她的翻译社是集团的合作对象”。对于何子丹刚才一反干练形象的表现，他不认为自己需要做出什么特别的反应。

原来“释怀”这个词，只能用来自欺欺人7

写意盯着瞬间将自己包裹妥当的何子丹，有点儿回不过神，直到身后传来一个温和低沉的男中音才恍然。她好奇地回头，第一眼瞧去，是个西装革履的陌生男子。齐而浓的眉，鼻梁上架着一副无框眼镜，目光清亮。他的样貌谈不上英俊，但已算好看，而且气场强大，即便未做任何显山露水的举动，旁人一看就能感觉出他是手握实权的人物。再听他与何子丹寒暄，声调平淡，却是说不出的好听。写意当初将顾家桢的声音奉为天籁，如今才发现天外有天人外有人。不过让写意觉得可惜的是，他到底是商人，虽然给人温润儒雅的印象，不见得就有文人的内涵。

而顾平生亦未给乔写意一个观察他是否表里如一的机会。见顾平生匆匆离去，何子丹扯了扯嘴角，语带自嘲地道：“他是我们的大客户，蓉城顾氏集团的老总，很大牌吧？”

顾氏？刚才那个男人，难道是家桢的兄弟？写意意识到这一点儿时刚好在喝饮品，结果毫无意外地被呛住，一阵猛咳。

“你的反应也太大了点儿吧？不就是一个男人么？”何子丹以为她是被顾平生的身份惊到了，失笑道，“我还打算要你跟着我去做顾氏的case呢，他们有个和法国人合作的项目，需要翻译。”

写意好不容易才停住了咳嗽，两颊通红，讪讪地说：“可是我完全没经验……”

“我看了慕枫寄过来的你的简历。”何子丹打断她的话，“我带着你做，你自己也要努力。做不好，不光是丢自己的脸，也是丢慕枫和我的脸。”

这罪名够大的，写意苦笑。

与何子丹分手后，写意没有打的，只是一个人慢慢地往回走。

快到下班高峰，街上开始拥挤，一眼看去都是匆忙的面孔，连经过的公交车都塞满了人。三年，蓉城的老城区还是没怎么变化。写意

突然产生一种时间从未流逝的错觉。路过一个小花园的时候，她干脆躲进去，找了张干净的长椅坐下。

出门前，茹姨叮嘱她要早些回去。所谓的接风洗尘宴将按时举行，她是主角，却不知道谁会到场。

如果、如果再见家桢，该说些什么呢？“嗨，好久不见，你好么”，还是“听说你和墨墨已经订婚，恭喜恭喜”？或者，应该是“你好，我是墨墨的姐姐，乔写意，很高兴见到你。”.....她和他，终究是咫尺陌路。

她仰起头看向天空，有几丝薄薄的云漫不经心地飘过，剩下一片空旷。闭上眼就什么也看不见，只要闭上眼就可以了。她无声地叹息，合上双眸，感受着藏在晚风里的几缕温暖气息。

夕阳渐渐下沉，余晖铺洒了整个蓉城，位于老城区的M大安静地浸沐在一片斑驳中。

M大自诩为花园式贵族学校，以环境优美、绿化广泛而著称。前两年旧校区改建时，校方花大手笔修了一条人工河，引入蓉城护城河的活水，穿越中央，将校区分成东、西两区，恰似太极八卦图。

红树林是M大人对外国语学院内一片小树丛的统一称呼。穿过红树林就能见到外国语学院的教师办公楼，仿欧式建筑，两层，独立的一栋，四周绿意环绕、花团锦簇，环境很是清幽。顾家桢的办公室在二楼最右手边，和另外几个讲师合用。正值这一学期的尾声，他是教学秘书，近期一直在忙着收尾工作。刚巧科代表来找，她代表广大同学，希望老师能高抬贵手，最好能将成绩开根号再乘以10。

小美女自知相貌优势，撒娇道：“顾老师，这可是双赢。系里增加及格率，我们也免去挂科的痛苦嘛。”美人计向来是屡试不爽。

顾家桢忍不住笑，反问：“世上哪有那么便宜的事情？既不愿意付出，又想得到结果。”话刚说完，自己倒不禁感慨。他也是这样的人吧？贪心、贪婪、贪得无厌。既舍不得写意的温柔体贴，又放不下坚强亦脆弱的书墨。自以为哪一个都不想伤害，却令两个都遍体鳞伤。

说白了，不过是男人自古以来的劣根性，妄想娥皇女英，享齐人之福。与写意在一起的时候，书墨便是那朵妖娆绚烂的红玫瑰，阳光下，每一片花瓣都闪烁着耀眼夺目的光芒。而后，写意毅然决然地离开使她成了他的“床前明月光”，似练，如水，洁白无瑕。

“顾老师，我们不是不努力，今年的试卷比较难嘛。”小美女楚楚可怜。

“瞧，找借口了吧？”虽是这样说，语气倒是温和的，“实话告诉你们，卷子难度是有点儿，但绝对不是最难的。”顾家桢记得，写意那一届，恰好是“灭绝老衲”邱教授出题，连边边角角都考到了，据说当场就考哭了好几个女生。但他不记得作为科代表的乔写意，事后有跑来找他撒娇、讨价还价。突然想，“撒娇”这个词若是用在写意身上，似乎有点儿别扭和诡异。

顾家桢的唇边不自觉地浮起一丝宠溺的笑意。“好了，我也不是一定要为难你们。能送分的一定送，好吧？但如果离及格线实在差得太远，那我也没办法。”

“谢谢老师。”小美女明显地松了一口气，笑容绽放得更加灿烂。有顾老师一句保证，她回去也好对殷切期待的同学们有个交代。其实她来找顾家桢也是存了点儿私心，这个年轻英俊的老师估计不知道自己迷倒了多少女生。可惜已经订婚了，听说师母漂亮能干又有背景。唉，那就多看几眼，当成是欣赏美的艺术呗。

小美女离开后，顾家桢按了按太阳穴，感到一丝倦怠。窗外，嫩绿、碧绿、深绿的梧桐树叶杂乱交错，随风摇曳。暮色透过隙缝，一点一滴地渗透，慢慢有了几丝凉意。

夜晚已悄无声息地降临。

乔写意走到乔宅附近的时候，看到丁叔等在门口来来回回地走着，一脸焦急。她有些愧疚，赶紧小跑过去，嘻嘻笑着道歉。

“大小姐可回来了。”丁正深如释重负，“太太一直在念叨呢，快进去快进去。”

一踏进大厅，写意便看到母亲坐在沙发里，面色不佳。画情朝她吐吐舌头，暗示“母亲生气了，后果很严重”。写意了然，冲妹妹比了个手势，就轻轻走到母亲身旁坐下，却什么也不说。

半晌，宋若君叹口气，“出门也该注意时间。你赶紧配个手机，方便联系。”

写意微笑着点头。如果她不主动解释，母亲就不会追究原因。一直如此。曾经有人问：“那是你母亲对你的信任，不好么？”她只是微笑，没有回答。过度的信任是一种放逐，有时候让她觉得自己不被在乎。可是她怎么可以怀疑父母所付出的爱？这真的很矛盾。

“时间还来得及，大小姐快去换衣服吧。”茹姨过来圆场，并拉起写意，拽着她往楼上走去。

母亲早已经帮她选好了礼服：黑色镶碎钻吊带裙，银色丝腰带，配上精致的十字型吊坠和黑珍珠耳环，简单而高贵。写意打量着镜中的自己，看上去典雅温婉，不由无声浅笑。她有一下没一下地抚摸着锁骨，想起在法国时最喜欢穿长及脚踝的艳色红裙，短发张扬，笑容放肆。慕枫嚷嚷，乔写意，你真是个嚣张的女人。

嚣张吗？既然懂事与乖巧不能带给她期望中的幸福，那么不如选择张牙舞爪。三年前选择的，不光是离开，还有彻底的蜕变。

今晚的宴会，到场的基本上都是大人物。作为女主角，乔写意不光要露面，还要陪在父亲身边与这些重要人物逐个地寒暄客套，以加深他们在他们脑海中的印象。一圈转下来，写意只觉得脑袋涨大思维停滞，脸上维持着僵硬的公式化微笑，心里头想着的却是肚子好饿、小腿好酸、脖子快不能动了。

“来，小意，这位可是大名鼎鼎的顾氏集团总经理。”乔父久经沙场早已练得一身硬功夫，依然是精神抖擞，拉着写意四处走动，顺手将她推到一个人面前。

“顾总好。”她习惯性地微笑，然后抬眸，瞬间意识到眼前之人的身份，登时愣住。

“乔伯父说笑了。”对方先同长辈招呼，再与乔写意说话，“你好，乔小姐。”第二次见面，他没戴眼镜，遮不去眉宇间隐约的几丝沧桑，少了书卷气，多了点儿精明犀利。

“平生是家桢的兄长，也算是你的大哥。你们年轻人有得聊，我这老骨头就不啰唆了。”乔帷看出女儿精神不佳，不再勉强，笑呵呵说完便离开了，完全不给写意反应的时间。

原来“释怀”这个词，只能用来自欺欺人8

看见父亲未走多远又和某某大腕交谈上，写意在佩服之余不免感慨：父亲的社交天赋，她果真未曾遗传到几分。这一方面，书墨应该是学到不少真传，稍微调转视线就可以看到她与众人谈笑风生，相当的得心应手。

余光中见身旁这位“顾总”悠然自得地喝着红酒，似乎完全无视她的存在。自从知道他是家桢的兄长后，写意多少生出些好奇。不过既然对方已经摆出“生人勿扰”的高姿态，她也不想自降脸面地贴上去。于是略一耸肩，转身欲走。

“乔小姐。”出乎意料地，顾平生开口叫住她，“下午没来得及打招呼，抱歉。”

说实话，写意此刻不是一般的吃惊。一个看似可亲实则冷漠的人会主动说话已经吓了她一跳，更何况今天下午的相遇纯属意外，他好像没必要道歉。于是她重新转过身，斟酌了一会儿词汇，用正经的语气缓缓道：“顾总太客气了。”又觉得仅仅这样反应不够妥当，干脆老实地说，“我出国多年，顾总认不出来是正常的。”就算在三年前，写意仍自认是社交圈中难得的安静角色，所识之人不多，被所识估计更少。

顾平生转动着手中的酒杯，视线集中在写意的身上，脸上难得地露出一丝笑意，“你怎么知道我没有认出你来？”

乔氏三姐妹，办公时见得最多的是老二乔书墨，私宴上老幺乔画情向来活跃。而老大乔写意，顾平生记忆里是有见过面的，可能是在不知多少年前的公众场合中。她仿佛一直是一道淡淡的身影，始终未曾给他留下深刻印象。

因为我不认得你呀！写意差点儿脱口而出，生生憋住，可又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一时讷讷。那厢，顾平生倒是有耐心，仍是微微含

笑，仿佛一直在等她的答案。写意发现自己走不得，就苦笑着站在原地，满心尴尬。

“乔、写、意？”

“啊？”就好像上课溜号的学生突然被老师点名，写意兀地望向他，眼神带上不解。

“写字的写，意思的意？”

哦，原来是问这个。她明白过来，赶紧点头，“就是那两个字。”

“顾平生。平凡的平，生命的生。”他继续。

这是，什么情况？写意承认自己的大脑由于缺少能量代谢已经处于待机状态了。除了诺诺点头外，完全想不出该怎么接话。好在下一刻书墨的出现打破了尴尬，她不禁用满怀感激的眼神望向书墨，仿佛书墨的形象瞬间高大起来，甚至觉得一晚上都赖在书墨身边最好。

乔书墨原本是打算打个招呼就离开的，但在接收到自家姐姐的求救眼神后，脸上的笑意也带上了几分无奈。呃，让安静内向的大姐单独面对陌生人，场面确实不好维持。

“姐，顾大哥，聊什么呢？”

“没什么。”顾平生淡淡地应了声，略一停顿，问，“家桢没和你一起？”

写意庆幸此刻自己正好盯着不远的水晶灯发呆，于是决定继续将视线集中于一点。

“他说有点儿事，处理完了就来，应该快到了。”书墨维持着笑容。

“嗯，我先回去，帮我转告老爷子一声。”

写意不禁微微转动视线，刚好对上顾平生的眼神，见他朝自己略一颌首后就迈步离开了。

“快到妍儿睡觉的时间了，顾大哥赶回去同她说晚安。”书墨解释，“顾思妍是顾大哥的女儿。”

没想到他还是慈父。乔写意越发觉得顾平生很不可思议，无法用常人的思维来理解。

“姐还是不习惯这种场合啊。”书墨笑着调侃。

写意面带窘意，指了指阳台，讪笑道：“我去透透气。”说完，迫不及待地逃离衣香鬓影的靡靡世界。

春末夏初，暖风微熏。

写意倚靠着阳台，百无聊赖地盯着玻璃杯中殷红流转的液体，噙着一抹似笑非笑。花园里点缀着昏黄氤氲的小盏路灯，驱走了黑暗的浸润侵袭，营造了一圈圈不连续的温暖。风吹起她的碎发，带来玫瑰的暗香，吹散了大厅里的浮华。

不习惯吗？那些虚伪的笑脸、假意的恭维，道貌岸然，人模狗样。以前的自己，就算不喜欢也不会流露出真实的情绪，只是乖乖地站在父亲身旁，努力洋溢着看上去甜美得体的微笑，虽然思绪或许早已天马行空不知乱游到何方。而现在居然坚持不到中场休息。她抿了一小口的葡萄酒，唇边的讽刺愈发强烈。二十五岁，早过了年少轻狂的时光，怎么倒越活越有愤青的趋势？还是她本质如此，先前只是被所谓的家族教养掩盖了而已？

或许失恋不过是导火线，给了自己在外放肆的借口，结果一不小心就挖掘出她的另一面真相。那个曾经安静善良、懦弱不争的乔写意早已死去，如今不过是在伪装延续三年前的形象而已。

而他们谁也没发觉。多可笑。

这一刻的写意，浮上脸庞的自嘲里，有着几分冷漠、几分酸涩，还有几分她自己都不曾察觉出的悲凉。

酒杯无意间碰及阳台的边角，发出突兀低钝的声？。

“大姐，大姐。”是画情的声音。

写意恍然收神，回头就见画情笑嘻嘻地走来。“大姐你果然在这里。”她几步窜到写意面前，“快跟我走，二姐夫到了哦。”

谁？

家桢，来了？

写意一时恍惚，被画情拉扯着手往前一带，差点儿一个趔趄颠倒。酒杯里的液体些微晃出，溅到了画情纯白的裙摆，如一滴妖艳至极的血。

“啊！”画情先是下意识地低低惊呼，随后朝写意吐吐舌头满是抱歉，“都怪我。”

“要不要去处理一下？”写意好不容易稳住平衡，盯着那滴夺目的红，不禁蹙眉。

“没关系的，姐。”画情一手甩了甩裙摆，眨眨眼，“你不觉得很有艺术感吗？”

写意一怔，亦忍不住微笑，戳了戳画情的脑门，无奈地摇摇头。顺手将碎发挽至耳后，她深呼吸，接着眉眼弯起完美的弧度，轻声对画情说：“走吧。”

大厅里灯光璀璨似星辰，美人如玉，笑靥如花。靠右一侧，宋若君握着二女儿的手，正笑盈盈地与顾家桢谈着什么。画情侧身靠近写意，指着修长的背影对她说：“那就是二姐夫。”

写意静静地注视那个熟悉又陌生的背影，一瞬间，仿佛周围所有的嘈杂退却，心底是前所未有的空旷寂寥。片刻后，记忆如潮水汹涌漫延，刹那湮没三年时光的洗涤与漂白，曾经的笑曾经的哭，竟是点滴都没有遗忘。

原来“哀鸿遍野”这个词，是那樣的荒凉。她的右手仍然端着酒杯，掌心传来透骨冰凉。见一个侍者走过，她佯装镇定，微笑着将酒杯递过去。然后一步一步，慢慢地朝他们走去。

“二姐夫。”画情比写意多迈了几个小步，扬着明媚的笑容，嚷嚷道，“快来拜见我家大姐。”

“又说胡话了。”宋若君轻声嗔怪。

原来“释怀”这个词，只能用来自欺欺人9

写意抿唇含笑。顾家桢略一迟疑的转身，看见她时欣喜却怅惘的神色，通通落在她的视野里。她看得懂他的踌躇，她明了他目光中的缱绻。她只是微笑着打量：他的眉目多了几分沧桑，笑容少了几分真切。他似乎清瘦了，但仍是英俊。

就是这个好看却残忍的男人，埋葬了曾经单纯美好的乔写意。

可是她竟什么都不能说。她只能，硬生生地将所有的过往咽下，然后故作惊讶地叫了声“顾老师”。这一声称呼钻入顾家桢的耳中，像是有人用力在心头踩了一脚，钝钝的碾磨，痛到发凉。

“咦，大姐认识二姐夫？”画情最先发问。

“瞧我，怎么以前就没想起来？小意大学里挑的专业正巧是家桢任教的学校。”宋若君看向准女婿，“这可真巧了。”

“哈，二姐夫果然与我们乔家有缘分。”画情拿胳膊肘戳了戳书墨，嗤嗤地笑。

写意轻咳了几声，假装一本正经，“顾老师，几年不见，你怎么就从高高在上的老师掉成了我的妹夫呢？这下我可要报当年你罚我抄书的仇了。”

“哇，大姐当年还被二姐夫罚过？”画情表情夸张，然后朝顾家桢道，“这回二姐夫你可惨了，我大姐看上去很乖，报仇时可不会手软哦。”

顾家桢没有说话，满眼都是写意的一颦一笑，久违的气息丝丝萦绕鼻端，却仍像远在天涯。写意，写意，你竟已离我远似天涯。可是自己，又有什么资格留她在身旁？三年前没有，如今更是不可能了。

他们之间的结局早已注定。缘分不够多，曾携手已是幸运，却终究被他浪费。

可惜不是我，陪你到最后。

富丽堂皇的大厅，繁花似锦，如梦无痕。而一场除了当事人谁也不曾猜测到的尴尬、微妙的重逢，宛如闹剧般，在这片喧嚣锦绣的背景下暗流涌动。三角形的顶点们各自为政，彼此克制着内心的真实情绪。

乔写意刻意的疏离，顾家桢反常的沉默。于是谁也不曾注意，乔书墨看似幸福的笑容里藏着的苍白与绝望。他到底还是最在意姐姐……到底，比不过……

那终究是一场抢来的爱情。她连愤怒的立场都没有。

“光顾着说闲话了。家桢还没吃饭吧？饿不饿？让墨墨陪你去吃点儿东西。”宋若君不知女儿间的纠纷，她更关心准女婿的胃。

“我没关系。”顾家桢收敛思绪，微笑道，“最近学校方面总有事要处理，拖到现在才来，真不好意思。”

“我听说当教授搞研究是很辛苦的，你自己要注意身体。不过，家桢你也老大不小了，该回顾氏帮着点儿。”宋若君轻拍着书墨的手背，语气云淡风轻，“你看你大哥，又要管理公司，又要照顾家里的小孩，忙得连人影都难得一见。才来没一会儿就匆匆走了。”

顾家桢闻言一怔，下意识地看了看书墨，才维持着笑容，斟酌着答道：“可能因为最近妍儿身体不太好，大哥想赶回去多陪陪小孩子，所以才匆忙了些。”

毋庸解释，书墨亦能猜出顾家桢那一眼里的含意。他以为是她多嘴？他们这么多年，她又将成为他的妻子，怎会不知道他有多反感商场的尔虞我诈？而她乔书墨将会是乔氏的接班人，难道还养不活自己和他？何必非要惹他厌，要母亲旁敲侧击地逼他回归顾氏？

她爱他，愿意宽容并支持他从事他喜欢的事业。那些阴暗，那些虚伪，由她来应付就够了。为什么这么久，他始终不明白？书墨压下心底的苦涩，轻轻唤了声“妈”。

“瞧你们——我倒不是怪他。”宋若君仍是笑容亲切，“好了、好了，你们年轻人聊，我还是去陪陪老头子吧。”

“我和你一起去，妈。”写意立即接口，快步走到宋若君的身侧，挽住母亲的手，“爸爸好像还打算给我介绍几位伯伯。”

“这样？”宋若君清楚大女儿向来不习惯这样的宴会，“今天就算了，你难得和旧时的老师见面，那些老头子，以后再见也不迟。”

“老师都成妹夫了，以后抬头不见低头见呢。”写意笑，随即在母亲耳旁低语戏谑，“妈，你让我一回国就做墨墨的电灯泡啊？”

宋若君不禁莞尔，不再多说，干脆连画情都拽上一起离开。

稍稍离开二女儿与准女婿，宋若君含着笑，同右手侧的大女儿低声说话，“你看顾家桢怎么样？他们俩在一起正好是你出国那几年的事。你一连三年不回家，连电话都少，就一直没机会告诉你。本来想他们订婚的时候叫你回来一趟，墨墨说不打扰你的学业，最后糊里糊涂地也没通知。你不会怪妈妈什么都不告诉你吧？”

“没事的，妈。是我不好，当初非要闹着出国，出去后同家里联系也少，总让你们担心。”写意眉目温顺，“家.....妹夫看上去温柔体贴，相比较墨墨的脾气就急一些，两个人刚好互补，我想他们会相处得很好的。”

“家桢的脾气确实比墨墨要好，只是.....”宋若君收住下文。

写意已经了然，微笑道：“妈，最重要的是墨墨幸福。再说，我们家已经有我这样一个不务正业的人了，多一个也不会不习惯。”

“你这孩子.....”宋若君被她逗乐了，“没想到竟是墨墨先成家。你这做大姐的也该留意了。有合适的不妨带回来，让妈妈看看，把把关。啊？”

“妈你放心，我心里有数的。”写意答得一如从前般乖巧。

“你是三姐妹里最让我放心的一个。”宋若君略略点头，说罢，轻戳左手旁画情的脑袋，“你呀，什么时候跟你大姐一样，让我少操点儿心，就好了！”

“哎唷，妈，疼的。”画情撅嘴，不服气地反驳，“我哪儿让你操心了？我的性子明明是活泼可爱不是调皮捣蛋好不好？”

宋若君哼了两声，指着她裙摆的酒渍，“瞧，这又是怎么回事？”

“是我不小心，洒到了她的裙子。”写意忙出声解释，“情情，我陪你去换条裙子吧。”

“不用了吧？好麻烦。”画情一副苦相，“别人才没有妈那么眼尖会注意到这么小小小小的一点儿。再说，就算注意到了又怎么样？我不觉得有问题啊。”

宋若君忍不住笑，“强词夺理！”眸间满满是宠溺。虽说三个女儿都是十月怀胎辛苦生养大的，但写意出生时，乔氏企业恰好遭遇难关，她没空多花心思，而书墨与父亲较亲，只有这小女儿，整日眉开眼笑地陪在她身旁，感情在不觉间便有了差别。

大厅里依旧暗香浮动，不似人间。

顾家桢目送着写意的背影离去，微微发怔。“人都走了。”书墨忍不住出言讽刺，唇边一抹冷笑。大姐显然是为了避开家桢才迫不及待地与母亲一道离去的。她那么不喜交际应酬的性子，以前躲都来不及，今天竟会主动寻去。

“对不起。”顾家桢回头，对上书墨的目光。

原来“释怀”这个词，只能用来自欺欺人10

她挑眉，不接话，微笑仍带着冷意。

“请原谅我的失态。”顾家桢一声叹息，上前握住她的手，“我只是——一时，一时有些惆怅……墨墨，我……”

“你知道就好。”书墨不着痕迹地抽回被他放进掌心的手，调开视线，敛了笑意，眼底一片清冷。

“我们不要纠结这个话题了，好不好？”顾家桢举白旗投降，重新牵起书墨的手，小心地笑着，“我肚子饿了，陪我去吃点儿东西？”

书墨抿了抿唇，回头，静静看向他，一会儿后，到底点了点头。

为什么始终是这个人，让她气，让她恼，让她哭，让她笑，让她甚至愿意背负罪恶，做出伤害亲人亦不肯放弃的无耻举动？只这么一瞬间，乔书墨难过得只想掉眼泪。

张爱玲写，遇见你我变得很低很低，一直低到尘埃里去，但我的心是欢喜的，并且在那里开出一朵花来。

她的心，虽然痛，却也是欢喜的。

晚宴结束时已近凌晨。茹姨自开始便不得空闲，如今还要领着一帮佣人收拾残局，最是辛苦。乔写意洗漱完毕后，瞧见他们仍在一楼大厅里忙碌穿梭，不忍心，便劝茹姨不如让佣人们明日再打扫。

“我的好小姐，”茹姨笑起来，“这是工作。他们领工资拿薪水，自然要付出相应的劳动力。”

“可是……”

“明天还有明天的活计。”茹姨打断她的“可是”，“要求按时完工是我一直以来强调的标准。你才出去几年，倒忘得干干净净了？”

茹姨操持乔家多年，自有她的一套管理模式。写意讷讷，说不出话来。

“刚回来没几天，不习惯也是正常的。”茹姨看向她的目光充满爱怜。也不知道为什么，三个小姐中，她最喜欢乔写意。或许人与人之

间讲究缘分，有些合缘的，瞧一眼就喜欢；有些人八字不合，再勉强也没办法。“大小姐快去休息吧，这么晚了。”

写意“嗯”了一声，却犹豫着不上楼。

“怎么了？”茹姨瞧出她的扭捏。

“呃，可能时差还没调过来……”写意努力地找着看似合理的说辞，“挺清醒的，睡不着。”可这会儿，又不知道该找谁去消磨时间。

“那去我房里说说话吧。大小姐一出去就是三年，好久没找我聊天了。”茹姨故意叹了口气，才说完，便瞧见写意抿着唇微笑着点头答应了。

茹姨年轻时遇人不淑，嫁了个有暴力倾向的老公。好不容易离了婚，唯一的儿子在公婆的干涉下，被判给了丈夫。她离开故居旧地，出外闯荡，后来辗转到了乔家才稳定下来。

“大小姐饿不饿？”

写意眨巴眨巴眼，到底决定说实话，“是有点儿饿……有没有饼干之类的零食？茹姨你知道的啦，那种晚宴吃不了什么东西。”她不希望茹姨专门为她而忙碌。写意很少在亲人甚至母亲面前撒娇，但茹姨是例外。茹姨看似待人大同，却对她独有一份藏在细微处的宠溺。这一直是写意暗自的骄傲。

每个人都需要有与众不同的爱来证明自己的独一无二。年少的乔写意在茹姨眼中明白，自己亦可成为唯一。这些，在遇到茹姨之前，她从未奢望过。

然而自始至终，作为三姐妹的老大，哪怕她再渴望，每一份投注在她身上的亲情都不可能是仅此独特的。

于是成为一个心结。

如果深究三年前支持她离开顾家桢独自前往法国留学的力量与原因，或许这个心结占了很大一部分。她要一份仅属于她的爱，哪怕顾家桢只是犹豫，亦是对她的侮辱。

自小被认定为安静内向的乔写意，却拥有着不相衬的强烈感情与固执意志。

“那我去拿些点心。”茹姨微笑，走出房间。

茹姨的房间总能给人清爽简洁的印象。写意挑了张椅子坐下，漫不经心地张望。

“芝士小蛋糕。”茹姨端着一小碟点心，递给写意，“早上送来的，有点儿不太新鲜了。要是觉得味道不对就不要吃。”

“啊，是秣香馆的西点？”写意笑弯眉眼，“我今天刚去了一趟。三年了，秣香馆居然都没变化。味道还是那么经典。”她享受其中。

美食总能在一瞬间让人感叹生活的美好。

“说起来好像很长，三年，其实不过一眨眼。放三次鞭炮，就过去了。”茹姨坐在她对面。

“我看到书桌上小羽的照片了。长大了不少嘛，越来越帅了。”小羽是茹姨的儿子。“唔，我记得我出国那年他刚考上大学？”

茹姨点头，“明年毕业。”笑容里隐约几分惆怅。

“你们……还好吧？”写意问得吞吐。因为夫家的刻意污蔑与限制见面，茹姨与小羽的感情不算亲厚，甚至听说最初时连平静的对话都很艰难。

“也就那样子了。”茹姨却答得爽快，“这个儿子我没养过几天，现在能坐在一起简单地聊聊天，我已经很满足了。”

写意不禁懊恼自己“哪壶不开提哪壶”，讷讷了好一会儿，突然想起什么？急忙开口，“不如这个暑假叫他来蓉城玩？”见茹姨一怔，她赶紧补充理由，“他学经济，是吧？明年毕业，正好今年去公司实习锻炼，方便找工作嘛。”

“不太好吧？”茹姨显然犹豫。她到底还是有几分私心，可自己不过是乔宅的管家，这样的人情，不知道是不是欠得起。

“没问题的。我现在就去跟爸爸说一声。”写意兴冲冲地答应下来，“不过是多一个实习生而已。”

茹姨赶忙拉住她，“我的大小姐，现在都后半夜了。”

写意“啊”了一声，吐吐舌头，一脸嘻嘻的笑，“我晕头了。”她突然想起在母亲面前撒娇的画情。也只有在茹姨面前，她才会像个单纯简单的小丫头，肆意撒娇与犯错。

幸福，而又悲哀。

解决完芝士小蛋糕，写意闭上眼，满足地呼出一口气。有歌词写得好，人生短短几个秋啊，不醉不罢休。她现在就很想吼上一句：人生短短几个秋啊，不吃不罢休。

再多的难过悲伤，都仿佛溺死在食物中。那么多卡路里，总可以填满心底所有的空荡荡吧？所以，减肥明天再说。

她低头，不着痕迹地拭去眼角的湿润。“茹姨，你是不是要休息了？”

“都说国外的月亮比较圆，是不是真的？”茹姨没回答，却突然提起一个莫名的话题。

“怎么可能？”写意笑起来，“我在法国倒是常常想念中国的月亮。”

“法国不好？”

“呃，这倒不是的。”浪漫时尚的巴黎、塞纳河畔的漫步、凡尔赛宫的金碧辉煌……那是艺术的朝圣地。更不提慕枫领着她东奔西跑，在欧洲大陆横冲直撞。童话王国丹麦、风车与郁金香的荷兰、阿尔卑斯的诱惑……一开始她啧啧称赞，良辰美景，仿佛天堂。但渐渐地审美疲劳。终于某天一觉醒来，不知身处何年何月何地，推窗见满眼绿意蔓延缠绕，欧洲风格无处不在，竟心生惶恐。

任异国华丽如斯，心念家乡，水荡漾，风拂面。“到底还是祖国好。”她面露感慨。

“难道法国就没有一个帅哥能留住我的大小姐的心？”茹姨戏谑。

写意不禁大窘。留学期间，她身侧从来不乏追求者。一开始因为内心彷徨，愤愤地想报复顾家桢，再加上一人独在异乡，总有隐隐的

寂寞不安，于是尝试开始新的恋情，却总是疲倦分手。

当爱不再纯粹，总能找到各种各样的理由，成为分手的借口。

可她收不住心，直到遇见慕枫。就好像失去依靠的可悲之人终于找到了赖以支持的怀抱。慕枫的可爱，在于他总能将复杂的生活变得简单而明媚，不过分幼稚，亦不盲目悲观。

她不愿意失去慕枫，而友情向来比爱情要长久且快乐。她已沧海桑田，而他仍在世界最纯净的角落。所以他们是兄弟。过去是，现在是，未来，也是。

“哦，看来有情况.....”茹姨一副兴致勃勃的表情，“怎么，连茹姨都不能说？”写意愿意并喜欢与茹姨分享生活中的点滴琐碎，却从来不曾涉及感情。或许当她是长辈，总觉得说不出口。但茹姨见证了乔写意全部的情感历程。从甜蜜的微笑，到伤心的哭泣，再到倔犟的神色，和最后决绝的选择。她只是旁观，也只能旁观。

“没有啦，茹姨。”写意拉着她的手撒娇，“只是朋友而已。”

“恋人基本上都是从朋友开始的。”茹姨不为所动。

“可是我相信一见钟情欸。”写意睁大双眸。

“一见钟情最不可靠。”茹姨谆谆教导。

“但是比较浪漫嘛。”写意嬉皮笑脸。

“浪漫抵不过柴米油盐酱醋茶。”茹姨不屑。

“.....好吧我认输。”写意一声夸张的长长叹息。

“这么说，那个朋友还是有可能的？”

“.....茹姨，那是两码事啦！”

他们刚刚相遇，不知未来是否会有牵扯1

最初的青春年华，我们以为自己经历了很多，其实，倘若真的比较起来，也许不值一提。可是，对于我们的人生而言，却已是全部的沧桑。

次日，乔写意还来不及提起小羽的事情，便得知父亲一大早已坐班机飞去了美国。书墨上班，乔母亦出门会友。饭厅里只有写意一人，享受着茹姨精心准备的早餐。

“大姐？”画情揉着惺忪睡眼晃进饭厅，“你怎么起得这么早？”

写意一摊手，“貌似不早了。”暗讽幺妹的懒惰。

画情嘻嘻笑着。

“今天有没有空？”写意给她倒了杯牛奶。

“大姐约我吗？”画情几步蹿过去，环住写意的腰，笑容越发谄媚，“放心，就是没空也变成有空。”

“那好，陪我逛街。”写意也不客气。衣柜里的衣服几乎都是母亲提前为她订做的，更像是酒会沙龙的着装，并不适合穿去上班。既然已经与何子丹商量妥当，她得准备几套职业套装，而且还需要配一部手机。

“没问题！”画情打了个响指。

果然没问题。半个小时后，写意就被“热情”的小妹急匆匆地拽出门，直奔锦江大厦。

“姐你放心的买吧，我带了两张金卡。”画情一脸豪迈，就差拍着胸脯伪装泰山了。然后不说废话，带领着写意冲入人群，开始在一片裙袂飘飘鞋跟高高中拼杀。两个小时之后，画情依然热情高涨。“姐，姐，你再试试这件裙子。”

“咱们先休息一会儿吧？”她已经买下了五套职业装、三条裙子、两件上衣、三双凉鞋，附赠手提包一只。再试穿下去会直接崩溃的。

“这样啊？”画情撅起嘴，“那好吧，五楼是餐饮，我们先去喝点儿东西，中场休息。”

写意如蒙大赦。

“姐，快点儿。”乔画情张望着一溜儿的店铺，掰着手指头算，“是先去宏记的冰奶茶，还是先去水果捞？我还想吃Pisa欸，怎么办？”

没想到画情连吃喝都能保持如此高昂的斗志。写意不禁感慨时光悠悠青春渐老，她果然已经不再年轻。她一声长叹，提出建议，“水果捞吧，我对Pisa失去兴趣很久了。”

于是俩人拎着大包小包直奔目标。

其实水果捞就是各种各样的水果组合在一起，再加西米、冰激凌或者巧克力酱等的水果拼盘雷同物。至少写意是这样觉得的。点了一份看上去图片效果还不错名字起得亦让人猜不出所以然来且据说是本店特色的捞，她呼出一口气，才发觉脚底隐隐地疼。“情情，咱们不逛了吧？”写意讨饶。再继续这么疯狂地血拼，她还真不见得能撑住。

“不是吧，姐？这只是中场休息而已。”画情笑得阴险，“姐，你老了。”

写意眼角抽搐。

突然响起小孩子的话音，“爸爸，是情姨。”写意微微一怔，身侧的画情已经眉开眼笑地站起来，小跑几步，蹲在一个陌生的小女孩前，轻轻一刮她的鼻子，“妍儿来吃水果捞呀？”

“嗯！”小孩子扬起灿烂明媚的笑脸，眉眼弯成一条缝，脸颊红润似苹果。写意瞧着，差点儿想上去咬一口。谁家的女儿？可爱得像洋娃娃。目光稍抬，当视野里出现顾平生那张脸时，写意几乎惊得跳起。呃，向来可望不可近的顾氏老总，居然也能流露出那么温情柔和的神色？沿着他的视线，发现他的全部注意都集中在小女孩身上时，写意顿时明白了。那小孩子就是书墨曾提及的顾思妍，家桢的侄女，顾平生的女儿。她犹豫了片刻，还是站了起来，走至顾平生面前，礼

貌地笑着打了个招呼。又蹲下来，趁机吃豆腐，轻捏一把顾思妍的粉嫩脸颊，“好可爱啊！”

“妍儿，这是你婶婶的姐姐，快叫阿姨。”顾平生揉着顾思妍的小脑袋，面带宠溺的微笑。

“阿姨。”顾思妍叫得脆生生的，又好像想起了什么重要的事情，眨巴着大眼睛，抬头看向父亲，表情困惑，“小婶婶的姐姐？”

“怎么了？”顾平生弯下腰。小家伙微微蹙眉，看看爸爸，又转头打量乔写意，好一会儿才舒展眉目，张开双臂扑向写意，“妈妈——”

直至怀里钻进柔软的小身体，写意仍然没有回过神来。被动地抱着顾思妍，她大脑真空，完全震慑于刚才那一声惊天地泣鬼神的称呼。

“姐……”

“妍儿？！”

响起两道均带着不可思议的声音。

“不好意思。”顾平生看向呆若木鸡状的乔写意，满是歉意，偏偏顾思妍大力抱着写意，似有死活都不松手的架势。他一时不敢用力去拉，原本总是冷漠的神色这会儿全换成了哭笑不得。

“那个，童言无忌。”写意勉强镇定，笑容尴尬，“妍儿，我是写意阿姨，不是你妈妈哦！”她尝试脱离小家伙的熊抱，然而以失败告终。顾思妍似乎认定了她就是妈妈，一声声唤，撒着娇，甜似蜜糖，让人忍不住心软。好吧，她今天豁出去了，“妍儿，妈妈支撑不住要摔倒啦，你先自己站住，好不好啊？”她轻拍顾思妍的背，温柔地安抚。

顾思妍这才快快松手，从她怀里退出来。

“真乖。”写意松口气。抬眼却对上顾平生的双眸，堪堪怔住。瞳深似海。那样深沉的目光，仿佛带着几分缱绻旖旎，又有几分悲凉与绝望，让人忍不住沉溺，无力自拔。

她一下子，竟然喘不过气来。

空气里有隐约的清香，是水果剥开后散发的味道，像电影里的特写镜头。周围是模糊的人来人往，脚步凌乱。有碎碎的嬉笑声，遥远而缥缈，无法触及。写意一动不动。他的目光，仿佛令周遭的繁华瞬间褪去，滚滚红尘，世俗净化，似雪融化。

但无关风月。

她沉溺其中，心底却一片澄清。这并非是投注在她身上的痴情。他的思绪，或许早已穿越岁月荏苒，穿越千山万水，回到他内心最缠绵最温柔的时光。

最宝贝女儿的一声“妈妈”，勾起顾平生所有隐藏的悲喜与伤痛。海妍，你走后，良辰美景，千种风情，让我同谁去说？

“妈妈？”顾思妍见“妈妈”始终保持半蹲欲起的别扭姿势，就小心翼翼地唤了一声。

他们刚刚相遇，不知未来是否会有牵扯2

“啊？啊？”乔写意恍然回神，顿时面红耳赤，急忙错开顾平生的视线。

“妈妈，妍儿要吃果果。”小家伙张开双臂，示意要抱抱。

乔写意抽抽嘴角，到底还是弯下腰，略微笨拙地抱起顾思妍。眼睛余光见顾平生唇边一抹似有似无的笑，却仿佛让周遭温度都升了几度，不至于冰寒刺骨，总冻得人瑟瑟发抖。这么一比喻，她忍不住暗自偷着乐。

“什么是果果啊？”水果？哪种水果？她决定无视大人，先占尽这小家伙的便宜不可。于是凑过去，亲一口细嫩光滑的脸蛋儿，再笑眯眯地问。

“果果就是……果果呀。”小家伙的五官皱成一团，很努力很为难的模样。瞧得写意又心疼又想笑，赶紧再亲一口，“好、好，我们吃果果去。”

小家伙先落座，左手边是乔写意，右手边是顾平生，对面还有乐滋滋看戏的乔画情。

“啥是果果？”写意偷偷地问画情。

顾平生语调不惊，回答，“小粒的冰激凌球。”

据说儿童的想象力都是丰富多彩且不该用成人的逻辑去思考的。写意点点头，表示了然。

服务员端来乔家两姐妹先前点的水果捞。

“哇，妍儿要吃。”顾思妍睁着一双大眼眸，水汪汪亮闪闪。乔写意当即拜倒在她的lolita表情下，乖乖奉上水果捞，用柔得能挤出水的嗓音，耐心地询问：“妍儿要吃哪个呀？”

“这个，这个，还有这个！”

没问题！弄成小份儿，自自动地送到她嘴边，一脸期待地关注她的反应。

一旁的画情早已看得愣住，瞠目结舌，嘴巴大得可以塞下两个鸡蛋。眼前此人，当真是她的大姐？不过顾思妍的原装老爸却神情淡然，仿佛写意对顾思妍的宠溺，本属应该，理所当然，天经地义。

锦江大厦其实是顾氏的房产，当年还是向海妍主持开发的。自妻子去世后，顾平生就将他的办公地点从顾氏集团本部搬至锦江大厦对面的一栋高层办公楼内，整整一个十七层都是顾氏的办公点，包括总经理办公室、特助及助理室、会客室、会议室和几个单人休息室，只属于顾平生及他的专属智囊团。顾平生偶尔有空时，就会来逛逛商城，调剂心情。于是顾氏员工都知道，大boss不喜欢坐镇本部，且有个爱逛商场的奇怪癖好。

乔写意虽然是三姐妹的老大，但并未怎么照顾过小孩子，基本属于临时揣摩发挥的那种。这会儿，她正手忙脚乱地替顾思妍擦着嘴角，一手还叉着小块水果。一杯水果捞，她几乎来不及亲口尝试。

正版老爸倒是悠闲，目光随意跳跃，像是注视着这喧嚣繁华的购物中心，又仿佛早已超脱其外，心绪游离。

和弦响起，是画情的手机铃声。她看一眼屏幕，对写意道：“是二姐。”接起电话，传来书墨的声音：“情情，和大姐在一块儿吧？还在锦江？”

“对啊。我们在吃水果捞，刚好遇见顾大哥和妍儿。”

“倒真巧。”书墨轻笑，“你们还要继续shopping？”

“我是想啦，不过大姐好像快坚持不住了。”画情瞄一眼写意，吐吐舌头，“我跟你说哦，姐，我给大姐挑了一条很特别的裙子，大姐穿上去感觉一下子就变了！回去给你看！”她忍不住得意自己的眼光。

书墨话音一顿，然后问：“要不要我现在过去？”

“咦，你不需要上班吗？”她知道二姐向来自律，遵守公司的规章制度，极少搞特殊，几乎将工作等同于生活。

“咱们三姐妹好久没有一起逛街了。”书墨似有感慨。

“那倒是。”画情附和，“你要是方便就过来吧。我们在锦江五楼，估计一时半刻不会走。”妍儿小丫头吃在兴头上，而大姐更是喂食喂得不亦乐乎，怎么看都觉得她们半小时内挪不了窝。

挂了电话，画情交代说二姐可能要过来，写意仍专注于顾思妍的一举一动，脱口道：“那让墨墨来陪你逛吧，我先回家。”

画情顿时表情僵硬，哑然许久才幽幽解释：“大姐，你才是今天shopping的主角。”

写意的动作一滞，朝妹妹歉意地微笑。

“好了，别吃撑着。”顾平生突然开口，拿起纸巾温柔地擦拭女儿的唇角和小手，“晚上还要吃饭的。”好听似天籁。

“嗯。”小家伙虽恋恋不舍，但倒是听话，“妍儿下次吃。”说完，又欲扑向乔写意的怀抱，却被她爸爸一把拽住小胳膊，“妍儿，咱们该回家了，跟两位阿姨说再见。”

“妍儿和妈妈一起。”顾思妍撅起小嘴。

写意不禁感到抱歉。她不过意外出现，却不小心抢了人家那么可爱的女儿的心。

“乖，奶奶还在家等着呢。”顾平生依旧好脾气。

“妈妈一起回家。”顾思妍当即下达指示，然后一闪身，迅速灵敏地躲开她爸爸的阻挡，直接抱住写意的手臂，“妈妈一起回家，妈妈一起回家。”

果然，寻找妈妈的力量是无穷的。

写意满心爱怜地看着一脸渴望的顾思妍，表情忍不住纠结，然后瞄向顾平生，不说话。顾平生竟微微叹息，揉着女儿的脑袋，无奈地劝说：“妍儿，妈妈有事，暂时不能和妍儿一起回家。”

顾思妍转头看看爸爸，再抬头望望“妈妈”。

写意忙保证，“妈妈要帮妍儿挑漂亮的裙子呀。妍儿先回家等着妈妈，好不好？”

“好吧。”小家伙终于妥协了。

顾平生领着顾思妍离开，转身前看一眼乔写意，淡淡地道了声“谢谢”。

“姐，你不会真的是妍儿的妈吧？”画情忍不住说出心中的疑惑，话音未落，额头已享受一记暴栗。

“饭不能乱吃，话不能乱说。”

“好疼啊，姐，你啥时候这么暴力了？”

“这不过是正常人的正常反应。”

“哪有？我家大姐从来是温柔体贴善解人意温婉淑女入得厨房出得厅堂，才不会像现在这样出手打人咧。快把我大姐还回来！”

“哼哼！你是不是嫌不够重？”

“哇——”

两姐妹正笑嘻嘻地打闹，身后一阵高跟鞋的嗒嗒声，同时传来书墨的轻笑，“大姐，情情。”

这是一个初夏的寻常的傍晚。鸟雀归家，斜飞过天空，没有痕迹。华灯初上，在浅淡的天光里点亮一盏盏清冷的光晕。尘埃落定，星辰缓升。

乔写意尾随书墨、画情走出锦江大厦，早等在门口的丁正深上前接过她手中的大包小包。

“丁叔？”她忍不住挑眉，“你怎么会在这里？”

“太太让我来接三位小姐。”丁正深笑呵呵地回答。

“妈给我打过电话的。”画情挑了副驾驶座，摇下车窗，朝大姐招手，“妈还说，茹姨晚上要包饺子呢，让我们一定要留着肚子回家。”

“怎么不早说？”写意笑起来。茹姨的饺子是乔家一绝，可遇而不可求。

他们刚刚相遇，不知未来是否会有牵扯3

书墨打开后座的车门，示意大姐先入，脸庞漾满温和的浅笑，“茹姨始终是最疼大姐，你一回来，我们都有口福了，真让人嫉妒。”

写意动作一滞，随即恢复如常，表情却多了几分讽刺意味。在与书墨交错而过时，她突然淡淡地说道：“我也只有茹姨了。”极轻极冷的一句话，只有书墨听见了。

见三位小姐都坐定了，丁正深发动了引擎。车子缓缓滑出停车场，汇入大街来往奔波的车流。车速不快，时开时停。写意与书墨并肩坐在后座，一个右转头一个左转头，目光都落在窗外，倒是默契。

画情突然回头唤了声“姐”。

写意调头，恰好与书墨的目光碰触。下一秒，俩人不约而同地分开视线。“叫哪个姐啊？”写意先开口，眉目染笑，语气听不出异常来。

画情一怔，然后扯扯嘴角挤出个鬼脸来，答道：“两个都叫嘛。”

“什么事？”书墨稍微调整了下坐姿，亦插入对话。

画情看着她们两个，一瞬间突然什么话都说不出，仿佛被莫名之物堵在胸中，上不去，咽不下，卡得慌。她们当真以为她毫无感觉？亲密疏离，父母或许未及细心察觉，可她们是自小一起生活一起长大的亲姐妹，哪怕她再懵懂无知，难道会连一点点都感觉不出？她不知道大姐与二姐之间究竟发生过什么，但如今这样刻意地维持着表面的风平浪静，她们不累，她瞧着都辛苦。

就比如下午，本是极其简单地购物shopping而已，硬生生成了一个粉饰和谐的舞台。这个说，书墨，这裙子适合你，穿起来比我好看了。那个回，怎么会，大姐的身材比我好，最适合这款式。

没几句是诚心诚意的，活脱脱的溜须拍马，连累她掉了一地的鸡皮疙瘩，差点脱口而出“大家都是姐妹，何必这么虚伪”。真后悔将她们两个凑在一堆。

越这样想，心里头就越不痛快。画情忍不住无声叹气，咧着嘴皮笑道：“没事。”

车厢里又恢复了安静。人人都有心头事。

“对了，爸爸什么时候回来？”写意随口问，也不指名道姓。

画情摇头表示不知。书墨顿了顿，答：“如果谈得顺利，大概周末就会回来了。”那还有好几天呢。写意思忖着将小羽的事赶紧同父亲提一提。

“大姐找爸爸有事？”书墨问得犹豫。

“没什么，一点儿小事而已。”写意笑了笑，不多说。

正谈着，书墨听见自己的手机响起，一听铃声是特设的，便知道是顾家桢。余光中，大姐已重新看向窗外，她按下接听键。

“……你是不是和写意在一起？”

书墨差点儿大笑。未婚夫来电话，第一句话问自己的姐姐也即是他的前女友是不是和她在一起。

“你别胡思乱想。”那边传来顾家桢的一声叹息，“是我哥要找写意。”

顾大哥？她更加奇怪了。大姐与顾大哥，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个人，什么时候有了关联？

听上去顾家桢也是哭笑不得，“这样吧，你让写意跟我大哥联系一下，有事，还是急事。”但凡有关妍儿的，都是十万火急。

挂了电话，书墨怔怔地看向大姐，眼神诧异。大约是感受到被注视的异样，写意一转头，见妹妹神色纠结，忍不住问：“怎么了？”

“啊？哦。”书墨将手机递给大姐，“顾大哥让你联系一下他。号码我已经找好了，直接拨就行。”

顾平生！？写意惊讶的程度不亚于书墨。“他找我干吗？”思前想后，除了今日临时突发的意外，他们之间完全没有可交集的地方。难道有关妍儿？

电话接通了。那端，顾平生“喂”了一声，依旧是平淡的声线，“是写意还是书墨？”

写意收敛了心绪，“是我，乔写意。找我有事？”

“妍儿在哭闹。”谈及女儿，顾平生的语调才稍有隐约的无奈，“她……嚷着要妈妈。”

“啊？！”这事儿可闹大了。虽然妍儿确实懂事可爱，但到底一非亲生，二来她还年轻，难成就这么平白无故、莫名其妙地捡一个女儿？“那……怎么办？”于是语气间不觉多了推脱搪塞的成分。

顾平生立即听出其中的意味，客气道：“没什么，小孩子家闹脾气而已。不过，希望乔小姐有空时能多来顾宅坐坐。”

写意握着手机，一时不知道该怎么接话，好一会儿才讷讷地答应下来。

那边收了线，书墨见姐姐的表情异样，忍不住问：“怎么了？”

“这什么世道啊。”乔写意嘟囔，突然抬高音量，“丁叔，去顾宅。”一句话，连画情都纳闷了，“姐，你干吗？”

“妍儿在哭闹。”写意答得有气无力。

“天哪，顾大哥不会是叫你去哄妍儿吧？大姐你什么时候和妍儿关系这么好了？”

“二姐你没见到今天的场景，”画情吃吃笑出声，“妍儿与大姐一见如故二见就叫妈妈了。”

“什么？！”书墨惊呼。

“别听她乱说。”写意头痛抚额，“你们先回去，帮我同妈还有茹姨解释一声，就说我临时有事，别提起这茬来。我会尽快赶回家的。”

“怎么可以不提？”画情嘿嘿两声，“估计妈会很有兴趣的。”

“你敢提！”写意佯装恶狠狠。

“放心，姐，我帮你看着情情。”书墨虽面带笑意，但语气间已然冷静。

写意笑笑，道了声谢。

于是车子拐了个弯，绕道顾宅。写意再次叮嘱了画情才下车。瞧着车子扬尘远去，她忍不住重重地呼出一口气，调头看向暮色中的顾宅。

原本寻常的傍晚，因为顾平生的一个电话，而变得略有不同。

栖熹路一带全是独门独院的别墅式，造价不菲，但顾氏老宅并不在那一片富贵区内，而是位于城东的庄园。由此可见顾氏的财富和地位。顾乔两家同是家族企业，但经营方向不同，若真要比，乔氏主要是近十年的辉煌，而顾氏则是持续巅峰。

从庄园大门至顾宅，大约需要十几分钟的车程。乔写意不免庆幸自己坐私家车而来，出租车恐怕还不让进庄园。如果当真要她踩着高跟鞋逛了一天的购物中心后再走这么长一段路，还不如直接灭了她来得痛快。

大门的保安已经通报过乔大小姐的造访，所以她一按铃，铁门便开了，随即有佣人出来迎接。“乔小姐，老爷和夫人正在客厅等着呢。”

乔写意微微蹙眉。她都不知道自己算不算脑子进水，到底还是跑来当“后妈”。再可爱的小孩子，不是自己亲生亲养的，照顾一时还能接受，如果一直纠结，她恐怕自己会吃不消。血缘这种东西，可以淡如水，亦可以产生强大的力量，支撑人们克服难以想象的难关。

她不当圣母很多年了。

这是写意第一次到顾家老宅。在玄关处换上拖鞋，她打量着这栋有沧桑历史沉淀的老宅。应该有重新装修过，但老家具维护得很好，既不显得苍老，又透着一股文化底蕴。

跟着佣人往前走，沿途可以领略珍贵收藏品与小孩子的幼稚画作一起呈放的戏剧性效果。写意抿唇微笑。这个老宅的主人应是童心未泯才对，为何当初家桢会与他父亲闹得如此不愉快？

“老爷，夫人，乔小姐到了。”

写意还未来得及同顾老夫妇打招呼，一道小影子已经冲向她，一把抱住她的大腿，乌拉乌拉地哭。

“妈妈——妈妈——”写意当场表情僵硬，风中石化了。一声浅淡的叹息，她弯下腰，揉着小家伙的脑袋，温和地抚慰，“妍儿乖，不哭哦。”

他们刚刚相遇，不知未来是否会有牵扯4

“乔小姐。”顾宁远见着乔写意，略一颌首，面色稍霁，“麻烦你跑这一趟了。”

顾老夫人杜凤仪的笑容和蔼可亲，“还以为乔小姐来不了。阿生这孩子，也不说清楚。”

“伯父、伯母，别客气，叫我写意吧。”写意将妍儿抱起，“不怪顾先生，是我在电话里没说仔细。”

“妈妈——”小家伙在乔写意怀里蹭啊蹭，将眼泪鼻涕通通蹭到了她的胸前。然后抬头，睁着泪汪汪的大眼睛，脸颊因为哭得太凶而通红，好似满肚子的委屈。

唔，还是很可爱啊。写意顿时气馁，就这样拜倒在一个小孩子的开裆裤下。“妍儿怎么啦？为什么哭啊？”

“妈妈不回家！”

啥？说到底还是她的错？写意忍不住神情纠结。

杜凤仪走到她们面前，看着乔写意，叹气道：“阿生说，妍儿今天遇见你，非将你当成妈妈不可。这孩子……这孩子也是可怜的，一出生就……”终究是说不出口。

写意亦沉默。她对顾平生及妍儿母亲的故事了解并不深，仅仅是从书墨处知晓一二。不过，中年丧妻，自小失母，都是人生的重大打击。难怪这对父女感情深厚。有失、有得。

“妈妈，妈妈。”像是怕乔写意会突然消失一样，妍儿两手紧紧拽着写意的衣袖，“妈妈，我饿了。”

哭闹了这么久，是该饿了。写意与她头碰头，微微笑，“妍儿想吃什么？”

杜凤仪喜出望外，忙唤佣人去准备晚餐。

“伯母，不如让妍儿先跟我回家，吃完饭再让顾先生接回来吧？”

“这样？”杜凤仪犹豫，转头看向顾宁远，眼神询问。

“如果乔小姐不嫌麻烦，那就这样吧。”顾宁远倒是答得爽快，可言辞语气间很是疏离，让写意浑身不自在。

“来，妍儿，跟爷爷、奶奶说再见。”

顾思妍一手抹着残留脸颊的泪痕，一手用力挥着，乖乖说：“再见！”

乔写意抱着顾思妍迈出顾宅铁门时，竟不自觉地松了口气。她不是灰姑娘，而且从小开始被培养性情、熏陶教养，不至于应付不了豪门世家的凌厉气势。然而这栋大宅像波澜不惊的海，表面平静，不缺活力，却远比她想象中要深得多。

如果说顾宁远的态度让写意倍感压抑，甚至产生低人一等的感觉，那么杜凤仪的目光像是穿过表象看透了她的本质，让写意有一种无所遁形的错觉。这位顾氏老夫人，披着亲切的外衣，看上去那么端庄慈祥，可写意的第六感一直在叫嚣着不安。

只有真正的大家闺秀才入得了杜凤仪的眼，而她乔写意，早放弃了这样子的人生。

写意无法说服自己留在顾家吃饭，再待下去，她不知道自己的伪装会不会像旧墙纸，被一点一点地剥落。然而面对顾思妍全身心的依赖，她亦无法在那种场合抛下这个小家伙遁逃。于是，现在，她必须面临另一个巨大的问题：带妍儿回家，究竟会有什么样的后果与风险？

这么想着，写意忍不住轻轻叹气。

“妈妈？”怀里的顾思妍唤了一声。

“妍儿可不可以答应妈妈一件事？”她决定采取怀柔政策，“有其他人在这的时候，叫阿姨，不要叫妈妈，好不好？”

“为什么呀？”妍儿将眼睛睁得大大的。

谁说小孩子很容易哄骗的？写意微微蹙眉，一时不知该如何回答。

“乔小姐请上车。”顾家的私人司机奉命送小小姐及乔小姐去乔宅，已在一旁等了许久，却见一大一小两姑娘完全没有往前走一步的意思，只好走近提醒。

“我来送吧。”说话的是顾平生。他接到母亲的电话说妍儿哭闹着要妈妈时便着急欲赶回家，偏偏因为中午在锦江耽搁得久了点儿，下午安排的事情还未来得及处理完，但又不宜再拖，一时不方便走开，于是想起了乔写意。辗转联系到乔写意后，却听出她口气中的犹豫，向来理智的顾平生竟然生出几分愠怒。挂了电话，他差点儿想摔了手机，又堪堪忍住。到终于结束工作，半路上又接到母亲的电话，说乔家大小姐突然造访庄园，打算接妍儿去乔家吃晚饭。等他赶到时，就见乔写意抱着妍儿站在顾宅大门口。

像是一幅画，背景是天边残留的微光和顾宅的肃穆安静，那个女子抱着他的女儿，笑容干净温暖，一身休闲装，短发被风吹起，显得略微张扬。那怎么会是安静沉默的写意？

顾平生突然忆起他也曾有一段嚣张的青涩时光，仿佛是持剑纵横的江湖少年，浓眉星目，鲜衣怒马，只愿与心上人一道，披荆斩棘，称霸天下。而视野里的乔写意就像那时候的自己，有温情的笑，有桀骜的心。

海妍曾说：“平生，我怀念当年的你，虽然你一直都对我这么好。”他当时以为不过是孕妇的多愁善感罢了。

他现在忽然怀念起当年的他。

“爸爸——”顾思妍最先出声，拍着小手，兴高采烈。

“顾先生？”乔写意很是意外。

“不介意我来当司机吧？”顾平生微笑着说话，眉目间染上了不曾在外人面前流露过的温情。乔写意恍然惊觉，当他真正笑起来的时候，他与家桢果然是兄弟。顾家桢是飞扬，顾平生是大气。他们不知道，这样的笑能魅惑众生，更何况小小的乔写意？

“上车吧。”顾平生打开车门。

“啊？哦。”乔写意赶紧收敛思绪。刚才竟差点儿沉溺在他的笑容里，她果然没出息。

原本是想让顾思妍独自坐副驾驶座的，但小家伙睁着水汪汪的大眼睛两手抓住她不肯放。写意为难，看看顾平生，后者似笑非笑，一副作壁上观的姿态。她忍不住翻个白眼，到底还是抱着妍儿坐在了前面。

顾平生见她系好了安全带，便发动引擎，目光停留在前方，“其实妍儿还小，不适合一个人坐。”

写意瞠目良久，愤愤质问，“你怎么不早说？”她又不是保姆，本来就不懂照顾小孩子，在吃喝拉撒的细节上又怎会考虑得如此仔细？

顾平生抽空侧头瞄了她一眼，唇角弯起一抹微浅弧度，不说话。车子驶出庄园，穿行在熙攘的街道。

顾思妍很兴奋，挥舞着一对小爪子，指着车窗外一闪而过的各种事物，唧唧喳喳地问个不停。乔写意只好将她抱紧，免得小家伙挪来挪去时不小心磕着碰着，要是影响顾平生开车就更不好了。

“妈妈，花！”

“嗯，花。”

“妈妈，小鸟。”

“嗯，小鸟。”

.....

“妈妈，那个、那个！”

“嗯，那个。嗯？”

顾平生一直沉默地听着她们的对话，到最后终于忍不住，大笑出声。写意没好气地给他一记白眼，鼓起了腮帮子。

“妈妈.....”

“妍儿。”顾平生打断女儿的兴致勃勃，“等会儿到了婶婶家，得要听话，要有礼貌，知道吗？”

“知道。”小家伙立即被转移了话题，一脸认真，用力地点头。

“还有啊，到了婶婶家，不要开口就叫妈妈，要叫阿姨。”

小家伙微微侧头，表情十分困惑。她看看写意，又望向顾平生，惊讶为什么爸爸和妈妈要说同样的话。

顾平生故意一沉脸色，“你要是不听话，爸爸会生气哦。”吓得小家伙当即点头，乖乖答应。

一旁，乔写意露出恍然大悟的神色：原来对待小孩子也是需要软硬兼施恩威并重的啊。不过，顾思妍到底不是她的女儿，打骂不得，只可宠溺。

“那妍儿从现在开始就只能叫阿姨。”顾平生趁机给女儿打预防针。

“哦。”这一声应得很是不甘。

写意差点儿失笑，只得硬生生地忍住，免得破坏了顾平生的教育效果。不过解决了顾思妍的称呼问题，她亦松了口气。不然，妍儿当真在全家人面前开口叫她“妈妈”，她都不知道自己的手脚该往哪里放了。“你认识何社长？”顾平生突然跳转谈话的对象。

他们刚刚相遇，不知未来是否会有牵扯5

因为思路一时半刻没转过弯，写意迟了好一会儿才明白，“唔”了一声，粗略地解释，“之前并不认识，之后她是我的老板。”

“你要去丹青翻译社工作？”顾平生有点儿意外，在得到肯定答案后，又见她始终是淡然自若的表情，便知道自己有几分“小题大做”的嫌疑了，随即恢复如常，平静地问：“什么时候去上班？”

“下周一，大概。”写意的神色并未显露什么，语气却颇为意兴阑珊。是不是每个人都以为，她要么在家当大小姐，每日逛街打牌SPA聊八卦，要么就去乔氏企业谋个闲差，领一份名不副实的薪水？

“看来我得提前说一句：合作愉快。”顾平生仿佛丝毫未感觉到她的芥蒂。

写意垂眸不答。她突然想同何子丹商量，能不能让她不跟顾氏的case？

车子缓缓停稳。乔写意打开车门，先放妍儿下车，再回头向顾平生一点头，道了声谢，而后顿了顿，还是决定客套一下，问：“不如你也在我家吃饭？”谁想顾平生竟爽快答应。她一时掩饰不住惊讶，竟然失口“啊”了一声，立即后悔自己的不成熟举动，只好装作什么都没发生，厚着脸皮微笑，“那我们在门口等，你先将车停进车库吧。”眼瞅着顾平生驾车驶入车库，她苦着脸，对天扼腕。

形象啊形象，她温柔贤淑大方得体的形象。

当顾平生抱着顾思妍与乔写意一同走进乔宅大厅时，基本上大家都被震住了。当然，宋若君乃沙场老将，这点意外不足挂齿，脸上是丝毫未见异常。而画情因为白日里已经见过写意与妍儿的“一见钟情”，所以只愣了愣，随即笑开，奔过去逗起了妍儿。最惊讶的是书墨。她原本正窝在沙发里翻着财经杂志，一眼见大姐与顾平生并肩而立，手中的杂志啪嗒掉落。

顾平生与乔宅里的诸位礼貌地打招呼，并对自己的突然到访表达歉意。写意面带尴尬，补充他与他女儿将在乔宅蹭晚饭的事实，结果又让众人的思绪震了一震。

宋若君大方地喊顾平生入座，一边同大女儿道：“情情说你临时有事，我还以为出了什么急事，连晚饭都顾不上回来吃。”

写意来不及解释，顾平生已经开口回答，“是我临时请写意去了公司一趟，耽误了时间，真抱歉。”

“姐姐去顾氏干吗？”书墨越发觉得不可理解。

“帮我翻译一份文件。”顾平生说得甚是理直气壮。写意忍不住眼角微微抽搐，决定保持沉默，反正某人会编得滴水不漏。“写意是顾氏集团的翻译顾问，所以不得不临时找她加班。”

这句话，真正震慑全场，鸦雀无声。

乔写意感到有点儿头疼。母亲的神色尚不见变化，然而在看似平静的表象下，恐怕早已波涛汹涌。

老一辈人的家族观念向来颇重。虽然乔父乔母不勉强写意必须参与家族企业的管理，但乍听女儿在不声不响中已经找好了一份工作，而且还是为另一财团打工，着实让宋若君有些不快。在她看来，自家有一棵大树在，何必依附外人？哪怕顾氏集团是亲家，亦仍然是另外一棵树。哪怕闲着花钱，也好过去帮别人赚钱。

再民主的家长也是家长，两代之间总有时间冲刷出的沟壑，或深或浅。写意了解母亲的观点，但不能苟同。她原本想等父亲回来后再平心静气地沟通，却没料到这会儿被顾平生捅破。一想到此，她就感到头疼得更严重了。

考虑到现场有外人，宋若君并未多说什么。倒是书墨禁不住询问，“大姐，你要去顾氏工作？”

“我只是要去一家翻译社工作，刚巧那家翻译社和顾氏有合作。”写意不得不详细地解释。她不过是将去丹青翻译社工作，而且可能接手顾氏集团的case，怎么一瞬间就“荣升”为顾氏集团的翻译顾

问？瞧顾平生摆出的架势，难道说，哪怕何姐无意安排她接手顾氏的case，亦极有可能被他“钦点”非要她负责不可？果然不能用常人的思维来理解他的行为。

“姐，你的动作真快。”书墨其实并不在乎写意的解释。她在一瞬间意识到“不需自己费心，大姐也不会出现在公司”这个事实后，心头不自觉地一松，“我正准备安排你的职位呢。”

写意不置可否地笑，“你明知我对商业一窍不通。”

宋若君微一蹙眉，语气仍是平淡，“不会可以学，总比在外面工作要好。职场比不得学校，我就怕你受骗上当了都不知道。”

“妈你放心，何姐是我朋友介绍的，为人豪爽，很好相处。”写意争取减轻母亲的反对程度。

“妈，大姐都成年很久了。”画情抱着妍儿，笑嘻嘻地插话，“先吃饭吧，你们不饿，妍儿可饿了。再啰唆下去，茹姨的饺子也要煮烂了。”

茹姨其实在一旁等了很久，却不方便提醒，这会儿听见画情开口，忙笑道：“饺子现煮才好吃。”

“哇，还没煮？茹姨赶紧煮、赶紧煮！我肚子都饿扁了。”画情一边嚷嚷着，一边逗着妍儿？捏捏她的鼻子，“小妍儿，饿坏了吧？”

小家伙果然很配合地用力点头。

连宋若君都气不起来了，只笑了笑，暂停话题。

“我要和妈……阿姨一起坐！”妍儿挥着小爪子，一声“妈妈”在顾平生含笑的注视下硬生生地换成了“阿姨”。写意的心先是被猛然拔高，随即跌落原位。这一上一下，过了片刻才恢复如常。

全场反应不一。宋若君虽觉得有点儿怪，倒也没往其他方面想。画情捂着嘴偷乐，将怀里的妍儿迅速塞给大姐，不带一点儿犹豫。书墨含笑看着，可心里却是茫茫然。她突然感到害怕，一种她即将失去一直以来她拼命守护着的珍宝的那般感觉，惴惴不安。

外人都说，乔家三姐妹，老大温婉，老二能干，老三可爱。可谁知道她不过是外强中干？她学不来姐姐仿佛与世无争的心态，她没有妹妹会讨大人们喜欢，所以她只好让自己变得强大，让自己变成父亲不可缺少的左膀右臂。

她从不认为自己是女强人，或许父母认为是，或许商界对手认为是。她只在顾家桢面前流露过她的脆弱，从顾家桢对她说“坚强有时候是自卑的保护色”那一刻开始，便不可自拔地沦陷。不管家桢那句话是有意还是无心，不管家桢是不是姐姐的恋人，她贪恋他的怀抱，她嫉妒姐姐的幸运。于是不惜赌上一切。活一辈子，或许只有这么一次，任性嚣张、处心积虑，可到头来还是心有不甘。

爱情有时候如一叶障目。

乔书墨爱顾家桢，从来没有后悔过。然而，姐姐，你或许再也没机会知道，离开你的家桢，已然变得不再是家桢。

但现在你回来了。

他们刚刚相遇，不知未来是否会有牵扯6

你不费吹灰之力就得到了爸爸的重视，得到了家桢的惆怅，得到了顾大哥的青眼，连妍儿都与你亲厚。

当书墨脑海里兀地冒出“你凭什么？！”四个字时，她自己都大吃一惊。眼前，写意正耐心地喂妍儿吃饺子，画情依旧在唧唧喳喳，茹姨忙碌，母亲仍是雍容华贵的气派，连顾平生的脸庞都不觉添了几许温和。

谁也不曾注意到她内心的暗流。

吃罢晚饭，顾平生本想告辞，妍儿却赖着写意不肯走，又耐不住周公的召唤，就窝在写意怀里，缓缓地眯上眼。

“妍儿，该回家睡觉了。”顾平生轻拍她的脸颊。小家伙立即将眼瞪得大大地说“不要！”以显示她仍然是精神抖擞，可惜不过几分钟又开始眯眼。写意哭笑不得：明明是想睡了，却硬撑，这孩子……“怎么办？”她压低嗓音问顾平生。

“我也不知道。”向来纵横商场的顾总，在固执的女儿面前照样手足无措。写意抱着妍儿，示意顾平生与她躲去大厅的另一侧沙发，隔开众人耳目，商量对策，却显然不知这样的举动落在其他人眼里，有说不出的暧昧。

“要不等她睡了再抱回去？”

“我估计她明天醒来看不到你，又会哭闹了。”顾平生微微叹息。

写意耷拉下肩膀，呼出一口气。

顾平生伸手轻抚着女儿的脸颊，瞧着她半睡半醒的模样，心底一片柔和。抬眼，可以看见写意光洁的额头，秀眉明眸，正抿着唇，表情挣扎。

妍儿，是在用她反常的举止告诉他，她需要一个妈妈吗？

茹姨端来饭后水果，一眼便瞧见顾平生静静地注视着自家大小姐。顾氏两个兄弟都是好看的，相比较下，顾平生的五官更深刻强硬

一点儿，性情显然比他弟弟要内敛稳重。他应该是个温情的男人，守护妻儿，有责任感，一如他现在的目光，温暖柔和。如果，茹姨突然想，如果写意与顾平生在一起，也许会是很幸福的事。在她看来，乔写意是三姐妹中最容不得背叛的一个，正需要顾平生那样懂得用责任来束缚自己的男人。

而宋若君亦注意到了大女儿与顾平生。

“情情，小意什么时候认识顾氏老大的？”

“不知道欸。”画情忙着吃茹姨切好的木瓜，据说有丰胸效果，边含糊不清地答，“白天的时候看他们好像还是很生疏的样子啊。”

“你们今天碰见了顾平生？”

“对。顾大哥带妍儿去锦江吃水果捞，刚好就碰见了。”她差点儿将妍儿唤写意那一声“妈妈”时的场景和盘托出，便拼命忍住。

“那墨墨你知不知道？”宋若君转而问二女儿。

“出国前没听大姐提起过，或许他们一见如故。”书墨的目光只稍稍一扫大姐与顾大哥的那副温馨场景，“妈，我去书房。”书房在二楼，乔父或者书墨平日里常回家加班，有时在书房一待就是一夜。

宋若君以为二女儿又要去忙公事，“去吧，别太辛苦，晚上早点儿休息。”

书墨不承认亦不否认，点点头，视线再次从写意处滑过，转向楼梯。

“顾家两个儿子都不错。”宋若君见写意与顾平生仍在窃窃私语，“可惜老大是个鳏夫。要是写意真的跟了他，岂不是一嫁过去就当后妈？”

“我看妍儿很喜欢大姐啊，当后妈也没什么大不了的。”画情倒觉得无所谓，却被母亲一句“小孩子家懂什么”给驳了回去。

画情不服地嚷嚷，“妍儿今天一开口就叫大姐‘妈妈’呢，是不是自己亲生有什么关系？”话一出口，立马意识到自己说漏了嘴，当即神情讪讪。

“你是说，顾思妍叫小意‘妈妈’？”宋若君一怔。

“啊，嗯，哦。”画情企图蒙混过关。

宋若君默然良久，终一声微叹，“小意那傻丫头啊……”

据说，2~3岁的小孩子已经可以独立做很多事了，因此良好的生活习惯、社会适应性及心理健康方面的培养都很重要。那么如何培养？从何下手？该得到什么样的效果？以上学术问题，不用怀疑，真真是乔写意与顾平生今晚聊天所涉及的内容之一。若是被期盼他们能擦出火花的姑姨得知，估计会当场石化。

他们原本是在商量如何纠正顾思妍第一眼便将写意当做妈妈这一匪夷所思的观念，然而商量许久也想不出个对策。妍儿用近乎不可理喻的举动黏上乔写意，所有人都始料未及。

写意空出一只手，捏了捏眉心，决定抛开现象追究深层缘由。思来想去，也只考虑到一种可能，“你是不是很少跟妍儿提及她的妈妈？”

顾平生沉默片刻，最终给予肯定的答案。

居然一针见血。

“我估计这可能是关键原因。妍儿对‘妈妈’这个概念都不清楚，再加上你平时又很少在她面前提及她的妈妈，自然更容易造成误会。”写意暗自得意，不自觉地摆出谆谆教导的师太表情。她拥有一张线条柔和的脸庞，五官在三姐妹中稍显平凡，杏仁双眸、唇红齿白，一组合便像是温婉安静的女子。这会儿微微蹙眉，表情很是严肃，可惜落在顾平生眼里，却颇有几分滑稽。

但他笑不出来。

她说得并非没有道理。家里，父母、家桢，都将海妍的去世当成一种隐晦，凡是他在的场合均小心翼翼地避开不提。而他自己呢，仿佛认为海妍是他的私人珍藏，连对女儿都不愿多说。

他们都忘记了，向海妍除了是他顾平生已故且深爱的妻子，亦是妍儿的母亲。两岁多的孩子，竟一直不清楚母亲对于她来说，到底意

味着什么。

“对不起。”顾平生轻刮女儿的鼻梁，瞧着窝在写意怀里的她，正睡得香甜。

“现在弥补还来得及。”写意继续她的教育事业，连连点头，语气认真，“童年期的心理健康培养是非常重要的。虽然我对这方面不是太了解，但还是听说过弗洛伊德。”

顾平生到底轻笑出声。

写意一怔，清咳一声，“别笑，咱们说正经事呢。”她可是非常慎重地与他探讨父母和家庭对儿童心理健康成长的作用及影响。女儿又不是她的，要不是看在妍儿如此粉嫩可爱，且到底唤了她一声“妈妈”，她可没闲情逸致管这事儿。

“写意。”顾平生突然打断她的滔滔大论。

“嗯？”写意仍未发觉的是，顾平生对她的称呼已然有了几分亲密。

“一个人在国外，是不是很辛苦？”话题跳转突兀。

“……还好吧。”这个答案显然比较官方。那段时光，三言两语，怎么可能讲述清楚？更不消说，她根本无心与顾平生交谈过往。他是家桢的兄长，光凭这一层关系，她对他已全然失去兴趣。“时间不早了，妍儿都睡熟了呢。”

“确实该回去了。”顾平生顺着她的话接口，“能不能继续帮个忙？你抱着妍儿与我一道坐车回家，然后我再送你回来。”

将小家伙从睡梦中拽醒，太不忍心；让顾平生一边开车一边抱着妍儿，又确实比较有难度。于是写意当即答应下来，同母亲说明情况，就抱着妍儿与顾平生一道出门。

到顾宅时，顾宁远老夫妇仍在等着孙女儿归来。倒不是二老对顾思妍特别关爱，只是第三代中，如今只有妍儿一个。老人家多少都有重男轻女的思想，更不提豪门内总希望有男孙能接管家族事业，一代传一代。

他们刚刚相遇，不知未来是否会有牵扯7

顾思妍虽然只有两岁多，但已独自一人睡，小闺房就在她父亲房间的隔壁。不过相邻的墙壁特意凿穿，修了道门，以方便大人进出照看。

顾平生将女儿安顿好后，亲了亲她的脸颊，温柔地道“晚安”。虽然女儿已沉沉坠入梦乡。

真是绝世好爸。写意忍不住感慨。

“好了，我送你回去。”

写意忙道谢。

“该是我说‘谢谢’才对。”顾平生语气诚恳。

写意扯扯嘴角。她自认今天纯属母性情怀意外且莫名高涨，一不小心就成就了一系列的圣母行为。善良的人可以坦然接受谢意，伪善的人，恐怕只好讪笑了。

俩人低声交谈着往外走，见顾老夫人含笑站在门口，同时停住脚步。顾平生等乔写意与母亲招呼后，道：“妈，我送写意回家。”

杜凤仪责怪儿子不懂待客之道，看向写意，态度亲切，“坐一会儿吧。”

“很晚了。”写意婉拒，“不打扰你们休息。”

“你这孩子，也忒客气了。”杜凤仪拉过她的手，“今天多亏有你。”

写意做含蓄状，保持温婉微笑，一声不吭。

“我听你母亲说，你出国读书，最近才回来。真是好几年没见，明明记得还是小不点儿，一下子竟长成大姑娘了。怪不得前几天阿生回来说他都认不出你了。”

认不出？明明连意外的一面都把她认出来了吧？写意不禁偷瞄了顾平生一眼，见后者面不改色镇定如常神情更是坦荡荡，一时蹙眉不解。

杜凤仪仿佛不曾注意她的小动作，依旧笑着说了些客套话，最后才总结，“好了，我也不絮絮叨叨，免得你嫌烦。以后要常来玩，知不知道？”说到最后，掺了半真半假的严肃。

写意自然是乖乖地应承下来，至于做不做，那是另一回事了。

与顾老夫人礼貌地道别后，写意再次坐上顾平生的车。重新踏进家门时，她才算松了口气。

东奔西走了一天，说不累是骗人，不过尚未到让她瘫软的程度，只是回到家后似乎连心都倦怠了，懒洋洋地提不起劲来，稍一奔波就感到吃力。若是被慕枫瞧见，肯定又是笑话：乔写意，你就装吧你，我还不知道你疯起来的模样？

她是在什么时候遇见慕枫的？

到法国的第五个月，在街头与第三任男友闹分手，原因仅仅是她觉得自己厌烦了每天见到这个男人的脸。其实他长得很不错，华侨，混血，五官似雕塑，有着完美的侧面。然而，她却毫不客气地同他说，她提不起兴致再面对他那张硬邦邦的脸，所以，坚决分手，没得商量。

男人先是诧异——女友相处半月，向来温柔体贴，话都不曾大声说——于是以为她在闹小脾气，就温柔地抚慰，又是说笑话又是买玫瑰，却恍然发现她是铁了心地要分手，竟当街恼怒。

写意原本是无所谓的，双手抱胸冷眼旁观当看戏。骂人之人，丢的是自己的脸。

但路人甲慕枫插手。

他豪迈道：“你们要吵要闹，回家去，别在街头丢国人的脸。”

写意顿时拜倒在这句话下，冲过去，整个人挂在慕枫的胳膊上，“帅哥，带我走吧。那个人有暴力倾向。”

就这样，慕枫一不留神就捡了个大麻烦回去。

后来他愤愤指责，“乔写意，你居然把我骗得团团转！”

“哪有？”她耸肩。

“你明明练过两年防身术，那男人根本不是你对手。”他表情狰狞。

“.....我有说过我怕他吗？”

慕枫于是哑口无言。

混乱的生活止于第六个月，但她又花了近半年的时间才平复焦躁迷茫的心态。之后，剪去长发青丝，收敛脾性，素面朝天地行走在校园内，完成该完成的课业任务，假期时就跟着慕枫到处跑，增长见识，领略风情。

直至归国。

初夏的深夜，风微凉，夜幕下只剩自然的气息。写意靠着窗，窗外苍穹寂寥，繁星满天，一闪一闪亮晶晶的。现在应该是法国的傍晚，慕枫会在做什么？有没有想起她？脑海里冒过这么些无头无尾无根无据的念头，最后只是淡淡一笑。

夜寂静，是该休息了。

另一边的书房，书墨对着电脑屏幕，随意地浏览新闻网页。长时间的凝视令眼眶酸胀，她站起身，推开窗，一时夏风拂面，脑袋亦清醒了几分。

其实目前的生活，一切都还安好。工作暂时都算顺利，未出什么难题纰漏。爸爸依然是重用她。姐姐的种种态度表明，她早已放弃家桢。而家桢.....家桢他只是对旧事感慨，到底还是将她放在首位的。那么她应该没有什么值得担忧。

可总有不妥。

后来，当书墨用回望的姿势面对这段仓皇茫然的时光时，常常想，如果很久以前，她少一点儿任性嚣张，或者很久之后，她多一点儿飞扬跋扈，会不会一切都不一样？

谁知道呢？岁月是一去不回头的。

最初的青春年华，我们以为自己经历了很多，其实，倘若真的比较起来，也许不值一提。可是，对于我们的人生而言，却已是全部的

沧桑。

蓉城的夜依然保留着江南的娴静素雅，淡去浮华的歌舞升平，白日里的喧嚣已然沉淀。大街上行人稀少，间或有车一驶而过，车灯滑出一条平行线。

顾平生将车速控制在每小时60公里上下，打开CD，响起的却是“两只老虎”。“两只老虎两只老虎跑得快，跑得快，一只没有眼睛，一只没有尾巴，真奇怪，真奇怪！”

海妍在温柔地唱。怀孕时，她时刻惦记着胎教，喜欢坐在二楼卧室的落地窗旁，晒着太阳，轻声地哼起儿歌。某天他临时回家，就瞧见妻子一手撑腰，一手搭在隆起的腹部，与腹中的胎儿絮絮说着不着边际的闲话，笑容恬静婉约，美好似无价珍宝。

后来顾平生就缠着妻子，非要她录下平日胎教时的唠叨说笑。这盘CD就是成果，世间仅有，连妍儿都没有听过内容。

在乔写意问他“你是不是很少跟妍儿提及她的妈妈？”时，顾平生的脑海里冒出的第一个念头就是这盘CD。他第一次想，他之所以如此宠爱这个女儿，是否仅仅因为她是海妍的女儿，是海妍生命的延续？

一个合格的父亲，应该将子女当成一个独立的生命体来爱护和教育。他给妍儿的爱太单一了，不足以撑起她的健康发展。

他们刚刚相遇，不知未来是否会有牵扯8

顾平生踏进家门，经过客厅打算回二楼卧室，却瞧见母亲仍坐在沙发里翻看着什么，就随口问：“妈，怎么还不去休息？”他走近几步，看清母亲手中的杂志，不由微笑，“妈，你还看儿童画报啊？”

“看看也挺有意思的。”杜凤仪随手翻了几页，“今天这是怎么回事？”问的自然还是顾思妍莫名地叫乔写意为“妈妈”这件事。

“是妍儿不懂事。”顾平生答得轻描淡写。

“再不懂事，也没见她逮着谁就叫妈妈的。”杜凤仪看向儿子，语气平淡，“乔家三个丫头，我是比较看中老大的。人长得文静秀气，不像她妹妹，太强势了点儿。瞧她对妍儿的态度，性子脾气都还好，将来妍儿也不会吃苦。”

“妈。”顾平生的脸上浮现出几分哭笑不得。

“我是给你提个醒。你看妍儿，从来没这么闹过。”杜凤仪微微一叹，“阿生，你心里头也该有个计较了。”

顾平生默然良久，才点头答，“妈，我知道的。”

写意睡到舒畅才起床，刚踏出房门，画情就耷拉着脑袋磨蹭上前，“姐——”尾音拉长并伴着颤抖，语气楚楚可怜，神情可怜兮兮。重点自然是“可怜”两个字。

“怎么了？”妹妹的神出鬼没吓了写意一跳，“昨儿还是祖国的花朵，今天就挂起两个黑眼圈当国宝……还是，你画了烟熏妆？”

画情差点儿破功发笑，好在还意识到自己的目的，就继续很努力地营造两眼泪汪汪的效果，“姐——姐——你会原谅我的，对不对？”

“到底怎么了？”写意无奈，拍了拍妹妹的脑袋，像是安抚宠物。

“我不小心让妈知道了……妍儿叫你‘妈妈’的事情……”她讷讷出声，“我本来想昨晚上跟你说的，结果等你等到睡着了……”

“完了？”

“完啦！”

原来是来讨饶的，怪不得。写意抚额，“还以为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早知道你藏不住。”知道便知道罢，又不是什么十恶不赦的罪。她不过是觉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毕竟单身未婚女性被称呼为妈妈，若是被外人知道了，对她、对乔家的名声，都不好。“好了，别一脸沮丧。你该干吗就干吗去啊。”

“真的没事吗？”画情不放心。

写意一声叹，“过了一晚上，妈估计都忘了这茬了。”她一顿，佯装恶狠狠地补充，“除非你提醒。”

画情立马摇头又摇手，“我绝对、绝对、绝对不会提醒她的。”

“那还有什么问题？”写意忍住笑。

画情当真仔细地想了想，然后才恢复灿烂的笑脸，“好像没问题了。”

因为是周五，书墨自然要去上班。画情解决完心事，只觉得阳光明媚心情舒畅，就迫不及待地约了朋友。乔母本来想拉乔写意一同去美容院，结果后者一听说又要出门，顿时挤出苦瓜脸，“妈，我今天小腿肌肉痛得不得了，走路都困难。”

宋若君忍不住笑，于是作罢。

不过九点，有安排的人都已离开，乔宅颇有几分“人去楼空”的安静。

回国好几天了，写意总算能闲下来，就一个人懒懒地窝在沙发里看电视。国产偶像剧实在找不出什么看点和新意，能不把人雷至外焦里嫩已是最佳水平。不过写意看得津津有味。A爱上B，B暗恋C。C英俊潇洒玉树临风家财万贯风度翩翩，且本来对B也有那么点儿意思，结果不巧的是男配命，所以再优秀再好看再有钱也只落得黯然神伤的下场。于是B转投A的怀抱，于是A喜笑颜开一枝花。写意一边看一边乐呵呵。

爱情是吃饱穿暖后的意淫产物，瞧着有趣，博人一笑罢了。

正傻笑，家里的电话突然响起，自有佣人接起，交谈了几句后将话筒递给写意，“大小姐，你的电话。”写意忍不住一愣，拿过话筒，犹豫着“喂”了一声。

“乔，是我。”

慕枫！写意顿时眉开眼笑，“怎么想起给我电话？”

“山不来就我，我只好去就山。”慕枫在电话那端哼道，“乐不思蜀了吧？背信弃义了吧？音讯全无，说的就是你。”

“喂、喂，干吗将我说得这么不堪？”写意严肃地抗议，“我给你报过平安。”

“那就完了？”

“.....好，算我错。您大人大量，原谅我吧！”

“如果不呢？”

哟，还得寸进尺了！写意翻个白眼，“找我有事？”

“联系我师姐了？”

“嗯，都谈妥了，下周一就去上班。你呢，这学期快结束了吧？”

“快了。”

“今年回来吗？”写意其实很想冲动地告诉他，她想念他，非常。

“不一定。不过.....”他略略一顿，故意嘿笑两声，“我尽量回去剥削你。”

“好。”写意不禁咧嘴，“我等着你回来剥削。”

“.....乔。”

“嗯？”

沉默几秒后，他轻声道：“我想你了。”

写意突然感到呼吸一滞，“看、看，几天没被我磨，不习惯了吧？皮痒痒了吧？来讨打了吧？”折算时差，法国是凌晨时分，慕枫是在这个时候给她打电话。

“我要睡了。”

“快去睡！对了，我新配了手机，你先记下号码。”还好她今天在家，不然岂不是错失慕枫的国际长途？

挂了电话，刚好茹姨端着水果过来，笑着打趣她，“眼睛都弯成一条缝了。难不成是那位法国朋友的电话？”

“茹姨。”写意跳起来，勾着茹姨的脖子晃荡，语带撒娇，“真的只是朋友啦，你不要再瞎猜。”辩解得一清二楚，只是悄然间，在心底泛起一丝黯然。

“好、好、好，只是朋友。”茹姨举手投降，“头都被你摇晕了。”

写意赶紧住手，笑嘻嘻地捏起一片苹果。

“那，顾平生呢？”

啊？她当场呆愣，“关他什么事？”

“真不关他的事？”茹姨揶揄，“不考虑考虑？”

写意的额头挂下几条黑线，“茹姨，玩笑也不能这么没边际地开呀。”她与顾平生，近日相识，交谈粗浅，绝对是最普通最泛泛的关系，真瞧不出他身上有哪一点儿值得茹姨关注。

茹姨无视她的窘态，半真半假道：“不开玩笑也行，你赶紧带个人回来，保证能堵住我这张嘴。”

“……哇，茹姨，你这是赤裸裸的威胁啊。”

来不及抗议，电话再度响起，打断了写意的哼哼歪歪。因为前一通是慕枫来电，写意的第一反应是“慕某人又发神经了”，就随手捞起话筒，语气轻快，“喂？”

“写意？”话筒那端传来犹豫的询问，男中音低沉磁性。

有点儿熟悉。写意眨眨眼，“哪位？”

“心情这么好？”对方轻笑，“是我，顾平生。”

居然是说曹操曹操就到。写意朝茹姨吐吐舌头，收敛情绪，礼貌地回答，“你好，顾总。”

他们刚刚相遇，不知未来是否会有牵扯9

“今天不出门？看来我运气不错。”顾平生自然听出她的态度变化，但并不给她拒绝的机会，直截了当地点明他想请她去看望妍儿的意图。昨晚的接触让他粗略地明白：对待乔写意，脸皮千万要厚，要假装听不懂她的推脱，再刺激一下她“保护弱小”的良心，结果嘛——就算为难，她亦说服不了自己袖手旁观，最终还是会跳下去帮忙的。

只是时下的女子不都希望自己的形象保持正面吗？她又何必披上一层自私的外衣？顾平生难免有了几分好奇。

果然如顾平生的预料，写意虽然尝试着婉转推却，最终还是同意了出门见妍儿。

一日后，乔帷自美国归家，先是从二女儿口中了解到大女儿不听安排，执意要去外面工作的事，还来不及表态，又从妻子处听说了一个不太美妙的八卦流言。

宋若君是带着愠怒从美容院回来的，一问茹姨，得知写意又出门了，约莫就是见顾家老大和他的女儿去了，心头火气顿时蹿高一丈，也不管乔帷是否在办公，直闯书房。

“妈，你要是生气，岂不是遂了那些编排大姐的人的心？”书墨理智地劝道，“她们要八卦就由她们去，嘴长在别人脸上，咱们也没办法。反正不是事实，再怎么编也有澄清的时候。”

“可是小意也太不懂事了。”宋若君脸色阴沉，完全不似平日里的高贵端庄，“第一次是意外，可以不计较，接下去总该知道避嫌。结果呢？她还三天两头地见面，这不是摆明了叫外人瞧仔细吗？”

“大姐也是心疼妍儿吧。”书墨微微一叹，“那丫头确实挺可怜的。”

“可怜？那也是顾家的事儿，犯得着让小意去凑热闹么！？ ”宋若君因在气头上，有点儿口不择言，“你那个准婆婆可不简单。还好是你嫁，要是换成你那傻大姐，没准就是顾家大媳妇的下场……”

“好了，别越说越没谱。”乔帷打断她的话，“等小意回来了，我和她谈谈。”

书墨阖上书房的门，留父母在里面交谈。

宅子里很是安静。寂静如深海，而自己仿佛是一尾缺氧的鱼，隐隐有窒息的趋势。方才母亲无意间的话令她感到心底一片荒凉。什么叫做“还好是你嫁”？她不惜一切代价的结果，原来在母亲的内心深处，是一种受罪，更是大姐的幸运？

她当真不知道在面对这样的事实面前，自己是该哭还是该笑。

“二小姐？”

突然传来茹姨的声音，书墨掩饰住真实情绪，对上她的视线，平静地问：“有事？”

“夫人.....是因为大小姐才生的气？”茹姨其实在楼梯口张望了好一会儿了。

“嗯，外面有传大姐和顾大哥的闲言碎语。”书墨点点头，“妈也是为了大姐好，毕竟那些谣言影响大姐的声誉。”

茹姨沉默片刻后一声低叹，发表自己的看法，“我倒觉得那位顾先生挺适合大小姐的。”

“什么意思？”书墨一惊，目光不自觉地凌厉了几分，“你是说，大姐.....喜欢顾大哥？”

“那倒不是。”茹姨没瞧出她的变化，笑道，“只是我这么觉得。”

书墨收敛了神色，“怎么会适合呢？让大姐平白无故去做后妈？那也太委屈大姐了。茹姨，以后这话别在我妈面前说，她可不乐意听到。”

书房内，乔帷无奈地教训妻子，“你也真是，再着急也不能乱说话。”

“你知道我没有其他意思。”宋若君亦有些后悔，小声地辩解，“小意虽然是老大，却比不得墨墨在众生相里的见识。墨墨能镇得住大家族，小意哪儿做得到？这也没什么错。”

“可万一老二想岔了呢？”

“岔哪儿去？我是她们的母亲，总是为了她们好，难道还怀疑我的用心？”

乔帷略一蹙眉，到底没再说什么。

夫妻俩就这么静坐着等大女儿回家。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敲门声终于响起。写意得到允许后进入书房，一眼瞧见沉着脸色的母亲，心底不觉微微一叹，“爸，妈，我回来了。”她已经听茹姨说了大概情况，做了心理准备才来敲书房的门。

乔帷见妻子不说话，清咳了一声，问：“听说你自己找了份工作？”

写意颇感意外，愣了一会儿才点头答，“是，在一家翻译社。您也知道我没有经商的天赋，一直读的就是外语，做翻译也算是对口工作。”

“哪家翻译社？”

见父亲并未立即反对，写意得了鼓励，忙道：“丹青翻译社，老板是我同学的师姐，性格蛮好的。”

乔帷颌首：“如果太辛苦就别做，反正家里是养得起你的。”这便是默许。

写意不禁松了口气。

“还有一件事……”

乔帷话头刚起就被宋若君打断，“小意，听妈妈的话，如果以后顾平生约你出去，都推托了吧。他不适合你。”有些男人可以为了子女找一个合适的妻子。她不希望自己的女儿嫁过去就为了替别人的女儿当后妈。

“妈，我和顾平生是没有可能的。”撇开所有其他不谈，她与顾平生之间本来就没有爱，中间还隔了一个顾家桢、一个向海妍，隔着属于彼此心底的无法抹去的过往，那真是无法逾越的横沟。

“是我糊涂，以为这么点儿小事不会有人注意，没想到仍是有流言飞语，还连累妈为此生气。”写意上前，半蹲在母亲面前，握住她的手，声轻音柔，却透着坚决，“妈，我听你的。”

相比起来，他们才是她乔写意的亲人，顾思妍再可爱再可怜，都不够分量。

写意允许自己活得嚣张、一时兴起或者无所谓。既然她自认为已经脱离了循规蹈矩的轨道，便不愿自己的人生桎梏在太多外人的眼光中。所以，在现在的乔写意看来，那些不过是无关紧要的八卦轶事，完全可以忽略不计——但，她必须顾及家人的感受。

“傻丫头，以后你就知道了。”宋若君将女儿的鬓角碎发挽至耳后，“妈妈是希望你能将最好的你留给你以后嫁的人。”

写意不说话，将头轻靠在母亲的膝上。最好的乔写意吗？来不及了，最好的她早已经灰飞烟灭。

谈完了最主要的事，写意顺带与父亲商量，希望父亲能安排一下茹姨儿子的实习问题。

“经管专业？叫什么名字？”“陆羽禾。”

“叫他来吧。你让他随身带一份学校的证明过来，人力资源部也方便管理。”

“好，那我去告诉茹姨。”

三两句就将事情解决了。其实这件事原本同书墨商量就好，并非必须经过乔父的同意，但写意偏偏就要跳过书墨，仿佛这样做才是天经地义的。

茹姨自然很高兴，连连说第二天就给小羽打电话。儿子暑假能来蓉城已经很难得，更不提是在乔氏企业实习。

写意也很高兴，虽然自己只做了跑腿说话的活，但到底帮了茹姨一点儿忙。

心里隐约不快的，大概是直到陆羽禾出现后才从父亲口中得知该事件的书墨了。

再美好都是往事，再相逢已是陌路1

周一，写意去丹青翻译社报到，开始正式上班。

翻译社就在中山西路，离上次与何子丹约定见面的秣香馆不远。写意很满意这个地理位置，那意味着她可以随时跑去享受秣香馆的美食。

社长办公室里，何子丹跟乔写意简单地介绍工作环境。

除了社长拥有一间办公室，其他员工全在外面的大房间干活，办公桌之间有隔板，每个人配有电脑和电话，大厅一角有两台打印机。

“我的办公室左边是员工休息室，有一张床和小浴室。咱们社常有人通宵加班，所以那张床很畅销，有时候得靠抢。”

“右手边是茶水间，有微波炉、饮水机，柜子里放着绿茶和咖啡，当然你也可以自带茶叶。”

“茶水间再过去就是洗手间。”何子丹拍拍手，站起来，“差不多了，接下来带你去见见同事。除我和你外，还有五个人。别小看啊，那可全是精英！抢起盒饭不要命，干起活来拼了命。”

写意正认真地听着她说话，一时没反应过来，好几秒后才扑哧笑出声。

何子丹站在中央，气自丹田而出，吼道：“同志们注意，来新同事了。”仿佛街头小贩的吆喝。写意忍不住眼角抽搐。

何子丹先向写意介绍社内的其他人员。

专攻英语翻译的小玫，人称“妹妹头”，因为顶着一头可爱的蘑菇发型。与小玫同组的“竹子”，清秀帅哥一枚，186cm的身高60kg的体重，太像竹竿了。

将学习小语种当成人生最大乐趣及挑战的飙哥，据说此人乃麦霸，飙起歌来震慑了全体人员，故而得此“雅名”。

社草阿离，主要负责跑业务，陪酒卖笑应酬，兼职德、法语翻译。

最让写意吃惊的是美女苏苏，长得小巧玲珑，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典型的南方女子的模样，却是豪迈的东北人氏，翻译社唯一的俄语翻译。

果然全是精英。写意一边因何子丹的简介而闷笑，一边不禁暗自忐忑：小小翻译社已然卧虎藏龙。瞧瞧别人的水平，再对比自己，仿佛云泥之别。

世界无限大，牛人无限多。人人皆拼命地往自己身上镀金，以期牛上加牛，其实不过求一个生存。

她运气好，有个殷厚的家庭背景，才得以如此逍遥自在。别人营营役役打拼，她已奔去欧洲留学，文凭拿得轻松潇洒，连寻个工作都有朋友帮忙，简单搞定。

人生如此，还有何不满？

一圈人介绍完毕，何子丹指着写意，继续她的吆喝，“乔写意，M大法语系本科，海归。呐，咱们社又多了一位美女。飙哥请注意一下你的形象，口水、口水！啧啧。”

“飙哥对美的人、事物向来孜孜不倦。”小玫调侃。

“我警告你们啊，这可是我师弟的内人，不许乱打主意！特别是你，阿离！”何子丹点名笑骂。

写意当即额头黑线。

“他们都是一群奔放的人，见多了你就会习以为常。”何子丹拍拍她的肩，“苏苏旁边空着的那个位置是留给你的。”

“谢谢何姐。”

“得，别跟我客气。我请你来是为了剥削你的劳动力，以后你就知道了。”何子丹摆着手笑，“阿离手头有几个简单的业务，你先熟悉熟悉。等上手了，就跟着我跑case。”

写意了然地点头。

“多谢何姐给小生这个机会。”阿离朝何子丹抛了个媚眼，说了句半文半白的話，还边说边作揖。

干脆利索地交代完工作期间的注意事项，阿离给写意和自己都倒了杯水，然后神色认真地打量了她良久。

“我身上……没什么不对的地方吧？”写意被瞧得发憊，犹豫着发问。

“眼熟。很眼熟。非常眼熟。”阿离摸着下巴思考。

写意戏谑道：“这位妹妹好生眼熟，我定是见过的。”

阿离忽略她的揶揄，一手端着水杯，依旧摆着沉思者的pose，仿佛在苦思冥想。“当年常在红树林里晨读吧？”

写意惊喜，“欸？你也是M大外国语学院毕业的？”

“哈哈，我学自动化，半途转行做翻译，不是科班出身。算算，你应该叫我一声学长。”阿离笑得张牙舞爪，很是得意，“不过我女朋友是外国语学院的。乔写意，这名字挺熟悉，你在校时是不是风云人物？”

写意忍不住翻了个白眼。她曾经是多低调多安静的人呐，除了……与顾家桢的那场爱情。“你是真的认识我，还是因为刚才何姐说我是M大毕业的？”

“别那么聪明嘛，”阿离讪笑，“不过我真的对你的名字有印象啊！”

“哦？”

阿离故作严肃，“泼墨写意，非常言情的名字。”

写意一怔，她与书墨的名字正是来源于此。画情的出生则是一个意外，所以起名时找不到典故，父亲便依着老大老二的名字规律模仿了一个。

正说着，妹妹头小玫走进茶水间，边泡茶边笑道：“离少，又在甜言蜜语欺骗美女了？”

阿离瞪她一眼，“胡说八道！我从来都是不说谎?的好人。”

“好人个头！”响起的却是何子丹的河东狮吼，“我让你带写意熟悉工作，你倒是拽着她闲聊，啊？”

阿离立马举白旗投降。

“别理那只花孔雀，他家那位自会收拾。”何子丹一声冷哼，接着朝写意道，“慕枫来过电话了。就问了你情况，挂了。”她一脸皮笑，“啧啧，你才刚上班，电话就追过来哦。”尾音还是颤抖式的。

写意一窘。

“美女名花有主啊。”阿离做西子捧心状。

“得了、得了，你也是有家室的人，别到处开屏。”何姐一挥手，“我出去一趟，你们好好干活，别偷懒。”警告完毕，潇洒走人，一出去就消失了一整天。

写意第一天上班，并未摊上重量级的任务，晃悠着就过了一上午。午休两个小时，她没有回家，留在翻译社与一堆精英们抢盒饭。

“喂、喂，西兰花是我的！”

“上面有写你的名字吗？”

“.....烤鸭好油.....我在减肥，谁要吃？”

“土豆为啥永远都这么好吃？啊——人生得此土豆，夫复何求？”

再美好都是往事，再相逢已是陌路2

写意原有的几分矜持在如此热火朝天的争食大战中再也无法维持，当即拍案而起，一双筷子直奔最后一块咸蛋肉饼，在一片刀光剑影中成功突围，稳稳当当地将它收归自己的一次性饭盒中。

“哇，学妹，没想到你柔柔弱弱的样子，原来身手不凡！”阿离感叹。

“真人不露相，露相非真人。这个道理你们难道不知道？”写意一脸的嚣张。

“我不介意从你饭盒里抢的。”话音未落，飙哥已然将咸蛋肉饼塞入自己的血盆大口。

写意当即风中呆立。

苏苏拍拍她的肩膀，表情淡定。小玫亦目露同情，继续咀嚼她的午饭。

一餐饭吃得风风火火。

收拾完“战斗”残局，写意站在办公桌前伸了个懒腰，一脸的心满意足。她未曾有过这样的体验，好像一大家子的人围坐一起，嬉笑打闹着抢菜吃，顿觉新鲜与温馨。家里吃饭，虽然亦是有说有笑，但礼仪教养还是要维持的，所以总少了几分人气。

“我原以为你安静内敛，”苏苏端着茶杯，笑容灿烂，“结果还是被我们同化了。”

写意佯装认真，回答：“其实我本质奔放。”换来苏苏大笑。

目前为止，大家相处还算融洽。和谐的工作环境才是顶顶重要，再苦再累，亦能一笑而过。这才是好的开始。

“你们吃饱了别不干活啊。”传来竹子的哀号，“快来帮我忙。写意，你的英语怎么样？”外语毕业生人人都懂好几门语言，只是主业副业而已，区别在于掌握的程度是精细还是粗糙了。

写意眉眼弯弯，“一般一般，离同声传译还差那么一点点。”

“这叫一般？”竹子继续哀号，“快来、快来，迫切期待你的加盟！”

“逗你玩儿呢。”写意扑哧笑出声，“是真的一般。不过反正我现在没什么任务，帮你也成，做不好别怪我。”

竹子的目光顿时犹如看到救世主的降临，灼灼又闪闪。

乔写意就此在丹青翻译社落脚，生活逐渐步入正轨，充实且安定。每日上班，埋首各国语言，每每大脑纠结成团，便与一帮同事嬉笑打闹一番，调剂心情，然后继续投入战斗。常自觉储备不够，所以回家后亦主动学习充电，顾不得情爱恩怨。

一入职场深似海，要学习的方面实在太多，不一样的环境有不一样的行为习惯。比如，写意原以为职场最基本的要求是准时上班，但翻译社并不如此。她入翻译社的第二天，考虑到九点是规定的上班时间，特意在八点半就抵达翻译社，结果偌大的办公室空无一人。因为无聊，她收拾文档消磨时间，身后却突然飘来一个虚无空荡的男声，“这么早啊？”结果自然是写意被惊吓到，手头的文档啪地掉在地上，回头看清是竹子才令她松了口气。

“呃，吓到你了？”竹子挠头。他刚醒，睡眼蒙眬，还顶着一头鸟窝，形象相当囧。不用问也知道他昨晚加班，留在社里休息了。

写意憋着不笑，五官都皱在一起了。没想到竹子本质纯良，竟一瞬间害羞起来，耳垂微红，讷讷开口，“那个，我去洗脸。”然后转身就溜。

足足过了九点半，大伙儿才全部出现在社内。

“到底几点上班啊？”写意犹豫再三，私底下问苏苏。

苏苏露出温婉淑女的一笑，红唇轻启，吐出两个字，“随意。”

哈？

“照规矩是朝九晚五，但只要按时把自己的活计搞定，何姐不会限制你具体的上下班时间。”

只有特立独行的老大才能带出与众不同的属下。写意顿时眼角抽搐，至此明白翻译社走的原来是非主流路线。

时间便这样悄然滑至七月。暑假伊始，蓉城正式迈入夏季。

这一段适应期的时距并不短，期间，写意与顾平生一直没有见面。一方面是因为她跟母亲保证了不再与顾平生和他的女儿有私人交集，另一方面确实是忙于工作，有了借口推脱。这种“不冷不热，偶尔通个电话说说废话”的状况一直持续，直至俩人因为一些人的私心与刻意，再度碰面。

缘分是很奇妙的东西，有时候水到渠成，有时候千回百转。

在翻译社待了一阵子后，写意也有了自己的小习惯。与往常一样，她泡了壶绿茶，来消除午餐的油腻。翻译社“抢菜”传统的优点在于能将难吃的盒饭包装成人间美味，坏处在于能让人在一不小心中又吃多了。

夏日的午后最适合用来发呆。透过玻璃，可以看见蓝得深沉的天空，有大朵的云在飘荡，散漫而自由，厚重而纯白。对面的写字楼挂着大幅广告，被风吹动。街头的嘈杂都被阻隔在外，办公室里有空调和机箱运行的轻微鸣声。

写意正悠哉着，阿离笑眯眯地走近，往她办公桌上扔了一个文件夹，再朝她抛了一个媚眼，“昨晚三陪的成果。何姐指示交给你负责，截止日期是后天十二点前。她将亲自验收。”

陪吃陪喝陪笑，此乃三陪。

这都是一群什么人呐？！好在写意经过一段时间的洗礼，免疫指数直线上升，已然做到波澜不惊。

“对了，里面涉及到好些医学的专业名词。我粗略看过几段，头大啊头大。何姐的意思是，你先翻，完了找专家帮忙扫一遍。”

“我到哪儿去找专家呀？”写意为难。

“笨，当然不用你去找。何姐会搞定的。”阿离看向她，一脸“你就是传说中的朽木”的表情。

好吧，老板果然是高人。

慵懒的午后时光戛然止于一个文件夹。写意微微一叹，开始在法语与中文的交换中颠来倒去、翻来覆去、活来死去，最终幻化成一声凄凉的怒吼，“啊——让我去死！”

隔壁，苏苏抬起头，推了推眼镜，“淡定。”

“淡定不了啊！这难度系数也太高了吧？”写意抓狂，“而且时间还那么紧。”

竹子同情地看她一眼，好心地建议，“找离少吧。”

苏苏表示赞同，“美人计，上——”

阿离在办公室外打完电话，才踏进门，便听见写意娇滴滴一声“离哥哥”，立马抖落一地的鸡皮。“你鬼上身？”

写意没好气地给了他一个白眼，“鬼上身你个头！明明是美人计好不好？”

“你想干吗？”阿离当即双手护胸，成功地恶心到一众人。

“帮我。”写意勉强让自己无视他的动作，扬了扬文件夹。

“没空！”

“你敢？”

“我当然不敢！但是我媳妇敢！”阿离挺一挺胸，“老佛爷下了懿旨，她等会儿就到，我要做好接驾工作。”

好吧，女朋友大如天。写意无奈地耸肩，隐约觉得今日她的人品数值持续低迷，以致诸事不顺，后果堪忧。事实证明，女人的第六感果然相当灵异。

理论上，阿离的女朋友与乔写意八竿子打不着，然而她这场心血来潮的探班，却撕裂了写意原本舒畅的现状。

世界有时很大，大得哪怕在同一个城市，写意亦从来没在私下里遇见过家桢。世界偶尔很小，小得明明毫无关联的人都可能影响自己的生活。

“乔写意？！”来人的表情完全可以用震惊来形容，“你回国了？”

“你是？”写意困惑，难道她应该认识阿离的女友？

“我是英语系的周晓晓，和你同届的。”对方热情地自我介绍，“真没想到你和阿离成了同事。我们都以为你出国后就不会回来了。”

再美好都是往事，再相逢已是陌路3

嗯，“我们”？写意越发不解。

“原来你真的是风云人物啊！”阿离做恍然大悟状，随即一拍写意的额头，笑嘻嘻地道，“我就说嘛，美女怎么可能被埋没？”

这本是不带感情色彩的小动作，但落在周晓晓的眼里，心底多少生出点儿不满。“你们法语系聚会了好几次，都不见你参加。”她顿了顿，“听说顾老师要结婚了哦！”

写意眼底一沉，随即微笑，“原来还有人记得我，真难得。”

“怎么会不记得？我们这一届对你与顾老师的师生恋记忆犹新啊。”周晓晓一副无辜的表情。当年她也是顾家桢的粉丝，也曾嫉妒过乔写意，直至后来看到她的下场，这份嫉妒才转成同情。然而这会儿的情况又不同，她必须防患于未然。

“师生恋”三个字调动了阿离潜伏的记忆。他曾听女友八卦过那场恋情，结局似乎是不了了之，女方毕业后独自出国，而男老师已于前段时间订婚，状似幸福美满。

这等于揭人伤疤。阿离微微蹙眉，“晓晓。”

周晓晓仿佛这才意识到后果，流露出一不安的神色，忙道歉，“对不起，我……”

“没关系，都过去那么久了。”写意语气淡然，“你们继续，我去找何姐。”下一秒就听见身后传来何子丹懒洋洋的问话，“找我干吗？”她双手环胸，靠着社长办公室的门，表情似笑非笑。

“何姐。”周晓晓并非第一次来翻译社，扬起笑脸打招呼。

何子丹却只看向写意，“不是找我吗？进来。”她待写意走进办公室后，一甩手，用力地关上门。

巨大的响声惊了写意一跳，耳畔传来何子丹的低语“是顾家桢”。一刹那，写意只觉得自己手足无措，完全不知该如何反应。

何子丹见写意默然无语，忍不住开口训道：“你怎么这么笨？他可是顾氏集团的小开，怎么会同你来真的？”

写意诧异，“你知道？”

何子丹没有回答，自顾自地说下去，“顾家桢这个人呢，平日里待人处事还算平和，但不切实际，思想太幼稚。他要不是二世祖的身份，早被人踩死了。你早离开他，是你的福气。”

写意唯有苦笑。何子丹的评价虽然苛刻，却基本属实。如果写意不是后来走得那么远，或许也看不到这一点。

二十岁的乔写意是不识世事的小丫头；二十五的乔写意走过情伤、走过所谓的绝望与自我放逐、走过更广阔的天地，说好听点儿，是成熟，说难听点儿，是已然苍老。

二十五岁的顾家桢人生路畅、年轻有为，从不缺被人欣赏和追逐；三十岁的顾家桢仍躲在自己的理想世界里，不肯成长。

“近期M大八卦排行榜第一条就是‘顾家桢傍上富婆’。其实顾氏才是大财阀，他那身家，还用得着攀么？啧啧。”

听着何子丹继续毫不客气的讽刺，写意垂眸，掩饰内心的酸涩。

她也算是局中人，却在此假装旁观者，说不出的别扭。如果何姐他们知道顾家桢是与她妹妹订婚，不知道会是怎么个惊讶。

她乔写意，亦是一个满身秘密、说不出口的人。原来那些曾经发生的事，并非躲避就能自动截止。它们迁延至今，结成一张网，隐约却始终缠绕着她的生活。

有没有什么法子可以将生命断点？让时光冲刷洗净过去的那一截，而她的人生，自断点处重新开始，一片空白。

“……何姐，不要再提他了，好吗？”

“好，我仇富完毕，这个话题也到此结束。”何子丹拍拍手，“过去的就让它过去。你乔写意是我的员工，别人没资格指手画脚。而你呢，要乖乖听社长的话，认真干活、积极加班、努力赚工资，明白了没？明白了就跟我去一趟M大。”

“啊？”写意一时不能接受话题的跳跃式转变。

何子丹一挑眉，“今天交给你的任务不是让你很痛苦吗？赶紧找人帮忙啊。”

写意到底还是跟随何子丹前往M大，目的地是医学院。

何子丹戳戳写意的胳膊，笑容奸诈，“不如，你旧地重游一下？”写意面不改色，“我现在踏上去的每一寸土地都是旧的。”换来何子丹一声“噤”。

“说真的，你不想去见见顾家桢？”

“.....见过了。”写意缓下脚步，看向何子丹，目光哀怨，“何姐，不是说话题结束了的吗？”

“那个和这个是两码事！”何子丹直面她的注视，理直气壮。

写意无奈地望天。

“其实，你刚才如果犹豫，我一定会唾弃你。”话虽如此，她的语气却是风轻云淡，“不过现在看来，你已经想得通透，不需要我再啰唆。”

“理智与情感而已。”写意的笑容里泛起一丝苦涩。

“他不值得。”

“遇见爱情的时候，你会记得问自己‘值不值得’这种问题吗？或许他百般不好，他不值得你付出，不值得被爱，可是你已经爱上了，有什么法子呢？”她的声音，轻得仿佛能被风吹走，淡得好似能溶进？气，可是字字珠玑，来自心底最深的角落。“我只是运气不好，遇见一场不太美好的爱情。”

她在那场爱情里，耗尽了所有的心血和激情，从此心境荒凉，从此厌倦情爱。不过是没有多余的力气再爱一场，并非唯顾家桢不可。

但那个人在她的心头划了一道痕，辗转碾磨，若隐若现。只要一想起，仍然疼，仍然痛。

“斤斤计较的男人与女人们时不时地算计爱情。谁先爱上谁，谁更爱谁，半点儿都不肯吃亏。恋爱如打仗，劳心劳力不提，还不见得有

好下场。聪明的女人不算计爱情，而是评估男人，评估他值不值得爱。只是这评估也是项技术活，没有个三年两载的修炼，恐怕是达不到高度的。”何子丹的目光落在前方，眉目间染上几分自嘲、几分悲哀。

这样的异常自然被写意察觉。她与何子丹接触不多，但每次见面，都觉得何子丹神采飞扬，从来不曾如此沮丧。她心里虽有几分好奇，但只保持沉默。

“可是你不觉得你们还是很有缘分的吗？”何子丹突然轻笑，提醒写意注意前方，“这样都能遇见，可见你们当真是孽缘。”

那个愣在路中央的男人，除了顾家桢，还能有谁？

连写意都忍不住微微叹息。

“我看我还是留点儿空间让你们叙叙旧的好。”何子丹双手环胸，摆出旁观看戏的姿态。写意一腔惆怅、彷徨、茫然等诸如此类的十分之适合再见旧情人这种场景的小资情绪在她的似笑非笑中瞬间化为灰烬，只剩下一脸的啼笑皆非。

“何姐——”

再美好都是往事，再相逢已是陌路4

“别，我可不会怜香惜玉。”何子丹斜睨向她，“去跟他打个招呼。我在原地等。这样够姐们了吧？”

写意朝何子丹抛完媚眼。再转身，已然是美眸流转、笑意盈盈，款款朝顾家桢走去。

这小妮子？！何子丹顿时满心错愕——她可是瞧走了眼？一直以为乔写意是温顺的小绵羊，难不成她的本质其实是女巫婆？

这么一想，何子丹不禁隐隐有几分后悔。方才是自己不设防，先在她面前脱下伪装，倒失了一筹。目前看似无害的老虎，到底不是病猫，一旦发威，谁也预料不到结果。这么多年来她从未过分地信任某个人，不是不愿，而是不敢。

道理很简单。一个在蓉城无亲无故的单身女子，能闯出现在这份事业，怎么可能清澈如水？只有自己才是唯一值得并且可以信任的。

顾家桢没有想到会遇见乔写意，在M大的校园内，在这条他们曾手牵手走过、笑过、闹过的路上。他看着她迈步走来，仿佛再见多年前那个洁白无瑕如栀子花般的美丽女子，眉目温婉，笑容清扬。直至乔写意站在他面前，笑着道“怎么办，该唤顾老师呢，还是妹夫？”时，他才恍然清醒。

“……写意。”明明是万分熟悉的名字，出口时竟有说不出的生涩干枯。

“这么着，那我只能唤一声‘顾老师’才算应景。”写意微微侧头，状似思考。

顾家桢的唇边漾起苦涩，“你怎么来了？”

“唔，工作原因。”写意的笑容礼貌而疏离，“恰巧看见你，所以过来打个招呼。”

“这样……”顾家桢略略点头，却不知道接下去该继续什么话题，一时竟只能沉默。自她回国，第一次在乔宅再见，当着那么多人的

面，他什么都不能说。而如今只有他们两个人，他依然什么都说不了。

他们曾经执手，约定偕老，可现在连交谈都变得如此艰难。

再美好都是往事，再相逢已是陌路。

顾家桢不自觉地一声轻叹，仿佛穿越千山万水，透着几丝倦意，带了几分虚幻。而落在写意的耳中，却如巨石，压得她胸口一窒。她一低眉，再抬眸时已然平静如常，笑道：“我还有事，那.....就先这样罢。”

“.....哦。”除了一个“哦”字，他还有什么可以用来回答？眼见写意转身欲走，顾家桢到底忍不住，出声叫道，“写意——”

“还有什么事？”

“方不方便.....约时间出来见个面，聊一聊？”

写意不语，笑容却愈发灿烂，好一会儿才开口反问，“有必要吗？”

“我只是想知道你过得好不好。”顾家桢解释。

“家桢，你还是这样，你总是这样，对谁都好，对谁都温柔，结果对谁都残忍。我的生活已经不是你的责任，我好，抑或不好，都已与你无关。”写意看向他，目光缱绻，仿佛一如从前，然而言辞却是咄咄，“家桢，请你对我妹妹负责。请你成熟一点儿，明白哪些该舍弃哪些该握紧。请你记住，你不可能一直如此幸运。”

她看向他，无声地叹息，然后转身离开，再也没有回头。家桢，见到你，我依然心痛得直想掉眼泪，依然无法抑制地想要抱紧你。可是这些，我永远都不会再让你知道。

之后，虽然写意始终维持着笑容，但何子丹心知肚明，所以主动地保持缄默，留给她安静的空间。

搞定正事，她同写意商量，“我要去一趟顾氏大楼。你是想先回社里，还是和我一块儿去？”何子丹有一辆奇瑞QQ作为代步工具，平时宝贝得紧，常被翻译社一众人等嘲笑。

“都没关系。”写意并无所谓。她知道顾平生不在本部大楼办公，少一层顾忌，再加上她现在思绪混乱，回社里也做不成什么事，“你要不方便，我就打的回去。”

“社里不给报销的啊！”何子丹瞪她一眼，“算了，你跟我一块儿吧。”

顾氏集团的本部大楼位处蓉城旧城区的中心地带，当年亦是蓉城的标志性建筑之一。后来新城区迅速发展，顾氏大楼自外表看去，已比不上新城区的好些豪华写字办公楼，但所谓“败絮其外，金玉其中”，更何况，这栋大楼的“败絮”，不过是参考它的内部价值后得出的相比较的结论。由此可知顾氏大楼的含金量。

一楼大厅，入门的右手边是等候区，整个一欧式室内咖啡厅的装饰风格。写意懒洋洋地窝在沙发里，前面的墨色茶几上放着几本杂志，而她此刻正认真研究的是华丽丽的少女像漫画连载。

顾平生第一眼所见的，就是乔写意跷着二郎腿，整个人几乎陷入沙发，正津津有味地翻看着什么，眉眼弯弯，唇角不自觉地流露出轻快的笑意。

他确实不在本部办公，但不代表就不会出现在本部。就比如今天，他就不得不回本部参加集团的董事会议，面对一群倚老卖老的古董们，耗费时间浪费生命，好不容易才熬到全程结束。

他原本注意不到等候区的乔写意。

会议结束后，一路与随同的特助谈论一个重要事项。出了电梯，特助才发现漏带了一份文件，就赶忙跑回去拿。他刚从封闭的空间出来，不太想去车厢内等，便在大厅里站着，百无聊赖间就瞄见了那个正惬意的小女子。

顾平生并没有立即过去打招呼。他噙着极淡的笑，旁观她的逍遥自在。众人对她的评价几乎一致：温婉、礼貌、好脾气、有教养。但几次接触，令他看到了她的太多矛盾。她注重细节，亦能读懂他的细节含义，可是喜欢假装不懂；她的心明明很软，却总想给他留下冷漠

自私的印象；她看似无主见、人云亦云，其实坚持原则.....是怎样的
人生历程，打造出如此多矛盾的集合体？她在掩饰什么呢？表象下的
乔写意，究竟是什么样的人？

写意并不知道自己被顾平生剥离分析。她捧着漫画正看得兴致勃勃，突然听到手机铃声，以为是何子丹来电，没瞧仔细就按下接听键，张口就问，“事情办完了？我在一楼等候区呢。”

“写意。”

再美好都是往事，再相逢已是陌路5

她一怔，随即意识到自己犯了乌龙，眼角微微抽搐，不自觉地端正了坐姿，连声音都严肃了几分，“啊，您好，顾总。”

写意的动作全落在不远处的顾平生的眼里，她对他的疏离来自每一处细节，称呼、用词、语气，连小动作都是。她明明白白地透露出对他的防备，好像丝毫不考虑掩饰的态度。这直接导致顾平生第一次反问自己：他有那么令人讨厌？

“你在哪里？”

“我.....在外面。”写意斟酌着用词，“找我有事？”

“我母亲想请你吃顿家常便饭，不知道你有没有空。”

“啊？”写意差点儿自沙发上跳起。她吓到了，非常、彻底、被惊吓住，一脸错愕，满心诧异。脑海里第一反应是：鸿门宴。虽说顾老夫人曾热情地邀请她去做客，但，是人人都知道那是客套话。她自认与老夫人没有实际交情，何来请客吃饭一说？不过，尽管她的内心已经波涛汹涌，但她仍努力地克制语气，“不用吧？太麻烦了。”

“今晚方便吗？”顾平生忽略她的拒绝，再次打出女儿牌，“妍儿也很想念你呢。”

“但是.....”写意直觉大脑一片空白，竟冒不出一个能用来逃脱此劫的恰当借口，急得她直抓头发。

“那就这么说定了。”顾平生差点儿失笑，辛苦忍住，“你已经上班了吧？那我去翻译社接你。”

“.....”写意接近暴走边缘，已然失语。

顾平生无声浅笑，留下一句“那你忙吧”，便挂了电话。趁着写意还来不及发现他的存在，顾平生再次瞄了她一眼，就急急地离开大厅。

这一局，顾平生胜。

路上，顾平生拨通了家里的电话，告知母亲他以她的名义邀请乔写意今晚到顾宅吃晚饭。那端，杜凤仪笑道，“都这么大了，追女孩子还需要我出马？”

顾平生一窘，握着手机应不出声。

“难得你有这个心，妈妈怎么会不支持？”杜凤仪的态度是乐见其成，“好了、好了，不会让你露馅的。”

结束通话，她吩咐了管家几句，转身就去了顶楼。老伴和孙女都在那儿。顾宁远正照看着他那堆花花草草，妍儿拿着小铁铲，这儿挖挖，那儿抠抠，边奔来奔去边自言自语，俨然正经忙碌的小大人模样。

杜凤仪瞧着就想笑，唤了声“妍儿”，朝她招招手。顾思妍抬头，立马扬起灿烂的笑脸，甜甜地叫着“奶奶”，扑进杜凤仪的怀里。

“乖孙女。”亲亲她的脸颊，杜凤仪转向顾宁远，道，“阿生邀请乔家老大来家里吃晚饭。”

“乔写意？”顾宁远正修整着一盆兰花，并未停下手头的动作。

杜凤仪笑着点头，“看样子，阿生对她还是有好感的。我觉得那姑娘也不错，文文静静，蛮有教养的。不过两兄弟娶两姐妹，未免太给乔家面子了。”

“老二的性子脾气，就需要书墨那样的才镇得住。”顾宁远语气淡淡，“至于阿生与乔家老大，还没起头呢，你着急什么？先瞧着吧。”

他欣赏乔书墨这个女娃子，年纪轻轻，已隐约有了商界大将的手腕和风采。谁说生儿子就一定好？看乔老头，一个女儿顶别人家好几个儿子，怪不得越活越年轻。

月前的定亲宴上，顾宁远只同乔书墨说了一句——“以后家桢就交给你了。”一如当初，他同大儿子道“顾氏以后就交给你了”一样，里头包含的是全然信任。选择乔书墨，是小儿子这辈子做得最让他满意的一件事。

杜凤仪哼了一声，“你就不怕她不安分？”乔书墨，一看就是喜欢握权的人。要是以后怂恿家桢与他大哥争权夺势分家产，岂不是要不得安宁？

“你胡思乱想什么呢。”顾宁远脸色略沉，“家桢要不是我儿子，我铁定坦白说，他配不上乔家老二。那么好一个姑娘，你怎么就非看不顺眼？”

“谁不知道你喜欢争强好胜的女人？”杜凤仪冷笑着反驳。

“奶奶……爷爷……”妍儿不解大人人们的火气，瞧着他们说话越来越大声，脸色越来越阴沉，着实有点儿怕，于是睁着水汪汪的大眼睛，犹犹豫豫地唤出声。

“乖。”杜凤仪看向妍儿，重新露出和蔼的笑容，“咱们到楼下去吃蛋糕，不理你爷爷。”

不告而别才是最大的报复1

就像冲锋陷阵的英勇女战士，手握长剑，身着盔甲，面色凝重如霜，骑马立于邪恶巫婆的黑暗城堡前，大喝一声：王子，我来救你了！

董事长特别助理办公室内，书墨计算着时间，抓紧处理着手头的文件。她今天与家桢约好一块儿吃饭。

张秘书叩门而入，瞧见老板已有拾掇下班的意向，笑道：“今儿倒早，看来是帅哥有约。”平日里习惯了见上司工作拼命、认真，除非提及未婚夫，她是极少显露几分羞涩的。

“还有什么事？”书墨平静地询问，只眼底藏着笑意。

“销售部的六月报表。明天再看也来得及，情郎要紧。”

书墨佯装狠狠地瞪向她，却只说了句，“你也下班吧。”

电梯直降至地下停车场。书墨迈出电梯门，张望几眼，就瞧见顾家桢的二手跑车已停在常用车位。她噙着笑走过去，却见顾家桢坐在车里发呆，神情怔怔，不知道在想什么如此出神，于是敲了敲车窗，将他惊醒后才钻入车内，“等很久了？”

“我也刚来。”家桢的笑容清浅，有些心不在焉。

“怎么了？”

“啊？没什么，学校那点儿破事罢了。”他答得顺口，发动引擎、倒车，驶出了停车场。

夜幕四合，街头霓虹灯闪烁。车厢内环绕着电台的流行音乐。顾家桢边和着节奏轻拍方向盘，边问，“去哪里？”

“你想吃什么？”

“我都可以。”

书墨微微蹙眉。关于吃饭的话题，她与他每次都是雷同的对话。“去左岸右岸吧。”依旧是她做决定。

车子暂时停在红绿灯路口。书墨看着前方，突然见路旁人行道上一个熟悉的身影匆匆逆向小跑。大姐？她登时愣住。

被顾平生的“天外来电”惊吓后一直处于呆滞状态的写意在与妹妹头联机玩游戏时终于找回了精神，于是玩得乐不思蜀。要不是听见手机铃声，她绝对没有意识到原来已经过了下班时间。

顾平生来电询问是否可以接她。

“那个，顾总，你们家一般什么时候开饭？”写意侧着脑袋，合并肩膀夹住手机，手忙脚乱地收拾桌面，然后匆匆地拎起包奔出翻译社。

“你在跑步？”顾平生的耳朵倒灵，“慢慢来，别着急，我还要一点儿时间才到翻译社门口。”

关键并不在此。现下的主要问题是，她玩游戏玩得太过兴奋，油光满面，皮肤干燥，又裹着一身职业套装，实在不适合赴家宴。

“我得赶回家一趟，不然没脸见人。”写意长叹一声。

“到中山西路口等我。”语气不容商榷。话音一落，手机里已然变成忙音。写意不禁感叹：够迅速！

于是书墨所见的是，写意奔至十字路口，东张西望，随即一辆车停在她身侧，便见大姐钻入车内，消失了身影。

那扬尘而去的奥迪，若是没看错，该是顾平生的专座。

大姐和顾大哥？这剧情未免太逆转了吧？书墨掩饰不住诧异。她原以为，自上次的流言事件后，大姐不会再与顾大哥亲近的。

而顾家桢只注意路况，并未看到街旁的细节，待到了目的地才发觉书墨的神色不对劲，纳闷地问了句，换来书墨缓缓的摇头，什么也没说。

“抱歉。”写意喘着气，额头渗出一层薄汗。

顾平生抽空看了她一眼，随即继续注视前方，“回乔宅？”

“对。呃，我总得去换身衣服。”她知道自己这会儿铁定狼狈，笑容反而少了约束，两颊因为刚跑完步微微泛红，眉眼舒畅。这落在顾

平生的眼里，倒多了几分真实贴近。

他扬起一抹淡笑，宽慰道：“其实只是家常便饭，随意就好。”

顾老夫人的邀请，她岂敢随便？她可不是随便的人，她随便起来不是人呀。写意偷偷地翻个白眼。

“上班的感觉如何？”顾平生突然跳转话题。

“还不错。”写意答得官方。

“我原先以为你会负责顾氏的项目。”

不告而别才是最大的报复2

“我小菜鸟一只，经验少得可怜，老板可不敢把顾氏的项目交给我。”她笑，“你们集团可是大东家，要百分百小心。”只因为不愿他纠结自己的私人事件，写意挑了另外一个保险无碍的谈话内容，“妍儿在家？”

顾平生颌首：“她很想你。”

“我也挺想她的。”那孩子长得粉嫩可爱，逗着玩最有趣，而且常常语出惊人，让人忍俊不禁。唯一让她颇为吃不消的就是总莫名地黏她。

顾平生一时未接话，过了一会儿，淡淡道：“我现在尽量多在妍儿面前谈起她的妈妈。”

这不应该只是他的家事么？

写意不知道该如何反应，忍不住皱眉：连这个内容都不够保险啊。

茹姨正张罗着布菜，瞧见乔写意步履匆匆地奔进家门，满是惊讶，“大小姐回来吃饭的？”她已经七老八十？明明记得写意通知在外用餐……难道记忆退化混乱了？

“不——茹姨你不用管我。”写意边嚷嚷边直接跑上二楼卧室。换衣、洗脸、上淡妆，一气呵成。顾平生仍在大门外的奥迪车内等着。她无心招惹他，亦没有彼此熟悉至此，所以不好意思让他久候。

从头至脚再扫视一遍，不见纰漏，写意呼出一口气，余光见画情在门口探头探脑，“大姐，要出去？”

“嗯。”

“我刚从外面回来，看到顾大哥的车。”画情笑得奸诈。

“嘘——”写意赶紧捂住她的大嘴巴，“别在妈面前乱说。是顾老夫人的邀请，我不方便拒绝。”

“哇，直接见家长了？”

写意当即抬手弹她的脑门，“再多嘴！再多嘴就把你这张血盆大口封起来！”

画情挤出苦瓜脸，捂着脑袋连连点头，表示自己已经震慑于写意的淫威下，不敢再造反了。“姐，你现在真的暴力好多啊。”

“以前我是不发威的老虎，如今我睡醒了、开窍了、顿悟了。”写意捏捏她的脸颊，“我到底是学过防身术的哦。”

“哇，姐，你这是赤裸裸的威胁！”

写意大笑，“错、错、错，这是协商，友好沟通。”

穿越一楼的客厅时，写意低眉顺眼，步子却迈得急，不等母亲发问一溜烟闪出门外，钻入车内后才轻呼一口气。

就好像年少时偷偷恋爱的少女，小心翼翼地收敛眼底的幸福，撒个谎，躲开父母的视线，急急跑去与心上人见面，忐忑却甜蜜。

写意因着自己联想到的这个比喻而浅笑。她的爱情并未搭上早恋的末班车，如今体会一把青春小说中的场景，甚觉有趣。

“想什么呢？”顾平生瞧她眉梢藏不住飞扬。

“没，就觉得……生活总有不经意的可爱之处。”写意舒展笑容，“滴滴香浓，意犹未尽，真是丝般的感受啊！”

“不做翻译，改行做广告？”

写意眨眨眼，“偶尔显摆一下我的小资情调，以证明我是年轻态，健康品。”

顾平生稍一怔，随即忍不住笑出声。

车子驶入庄园，写意突然感到几分紧张，抿了抿唇，不自觉地深呼吸。顾平生瞄了她一眼，眉目染上笑意。

“呃，知不知道，伯母为什么会突然邀请我？”写意到底问出口。

“这个，我也不太清楚。”顾平生答得很是淡定，仿佛他才是最不解最无辜的看客，被抓来充当传话筒与免费司机。

写意微叹。接下来是一场艰苦漫长的战争，事关她的形象乔家的门面。唔，由淑女变野蛮容易，由奔放转内敛……难为自己的事情，

总是在不自觉间放大辛苦，让人倍感哀怨。

“你好像一直担心？”顾平生余光打量，见她蹙眉皱鼻的纠结神情，在心里不厚道地偷乐，脸上却仍是平静，“我母亲很好相处。”

写意瞟他一眼，不说话，眼神的意思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她总不能反问顾平生：如果换成你去赴鸿门宴，难道亦能如此坦荡无谓？

终于还是到了目的地。下车、低头再次检查仪容、微微握拳。写意的脑海里忍不住冒出如下场景：冲锋陷阵的英勇女战士，手握长剑，身着盔甲，面色凝重如霜，骑马立于邪恶巫婆的黑暗城堡前，大喝一声：王子，我来救你了！

进入大宅，顾平生稍稍领先乔写意半步，抬手扫过一路装裱挂墙的儿童画作，笑问：“你猜猜这些都是谁的大作？”

“妍儿？她才两岁，应该画不出这么复杂的图案吧？”写意给出最容易联想到的答案，随即摇头，自我否定。她稍侧脸庞，对上顾平生的视线，微微眯眼，语带迟疑，“不会是……你？”或者家桢？

顾平生大笑出声。

“怎么，我看上去这么没有艺术细胞？”边说，边带着戏谑的笑。

“当然不是这个意思。”写意一窘。谁都有小时候，用最新鲜的眼光看待世界，拿起画笔肆意涂鸦，记录下脑袋里的每一个稀奇古怪的念头。

他走至一幅油笔画前，继续提问，“知道这幅画的是什么吗？”

“呃，太阳、树、花朵，还有小朋友。”写意认真地研究，口吻并不确定，抬眸看他，露出犹豫的神色，“难道，此画另有深意？”不然他为何特意指出？

不告而别才是最大的报复3

顾平生并未立即回答，噙着笑，卖了好一会儿关子，才缓缓揭开答案，“其实，它就是‘太阳、树、花朵，还有小朋友’。”

写意瞠目，哭笑不得，“你这是、这是，捉弄我啊。”

顾平生却是理直气壮，一摊手，眼神无辜，“谁叫你不自信？”

写意一怔。她可否猜测，这是顾平生在拐弯抹角地调剂气氛，舒缓她的情绪？

“其实这些画并非是一人的成果。呐，这部分的作者是我，对面的是家桢，显然他的大作比我的水准要高。他在文艺方面，自小就比我优秀。”顾平生含笑解释，“再过几年就该换上妍儿这一辈的涂鸦了。”

写意漾起微笑，不由称赞，“倒是挺有创意。”

于是一路走一路点评。写意浏览观赏，最后忍不住总结，“其实，我倒不觉得你的图画比家桢的差，尤其是后期。两个人的目光着落点不同，画出的内容及所要表达的含意都不同。这样是没办法比较的。你注重整体，家桢倾向细节。你取大风景，他画小物体，自然就显得你画得粗糙了。”她的目光滑过顾家桢的画作，“都说三岁看到老。原来连儿时的画，也能看出端倪。”

顾平生略略觉得哪里不对，来不及询问，已走近大厅。妍儿大约是听见了声响，从积木堆里探头，一眼瞄到写意的身影，当即扔下手中的积木，连连唤着“妈妈”，挥舞着小胳膊就朝她奔来。

技巧性地接住一头冲来的顾思妍，写意蓦然发现，如今的自己对抱小孩这一动作已越来越习惯，大有熟能生巧的趋势。于是忍不住唇角微微抽搐。

亲一口怀里的小人儿，她瞟一眼身侧的顾平生，淡定地询问，“你不是说，最近经常与妍儿提及她的妈妈吗？”为何小家伙对她的称呼依然执著不改？

“你知道，第一眼的印象有时候是很难扭转的。”

写意无语，看着顾思妍的笑靥如花，咽下了所有的叹息。

视野所及并未见到顾老夫妇，写意腾出一只手，轻捏顾思妍的粉脸颊，小声问：“妍儿，你爷爷奶奶呢？”正巧杜凤仪自饭厅走出，瞧见妍儿赖在写意怀里，含笑着招呼，“写意到了啊。妍儿，写意阿姨这样抱着你很辛苦的，快下来。”

“没事、没事。”写意忙客气。

杜凤仪没有坚持，走近写意，满是宠溺道，“我们家妍儿啊，就是被宠坏了。”说罢，点了点顾思妍的小鼻尖。

“妍儿乖巧懂事着呢。是伯母你们教育得好。”写意已然在备战状态。

“呵呵。不知道为什么，妍儿就是喜欢你。瞧瞧，你一来，连奶奶都不要了。”

顾思妍伸出小手，摸着杜凤仪的脸颊，甜甜地撒娇，“妍儿要奶奶，也要妈妈。”正说着，一眼瞥见顾宁远自楼梯处下来，于是挥着爪子唤爷爷。

“伯父好。”写意的态度礼貌中带些尊敬。

顾宁远略一颌首。

杜凤仪见人都来齐了，笑道：“都别杵在这里了。吃饭吧。”

菜很快布好，量不多，也并非山珍海味，真有几分家常便饭的意味。一桌五个人，妍儿坐在顾平生与乔写意之间。乍一眼，仿佛祖孙三代，齐齐享受天伦之乐。

杜凤仪笑容可亲，对写意道：“也不知道你喜欢吃什么，随便准备了些，如果不中意就再让厨房做。”

“伯母太客气了。”写意眉眼温顺，噙着百分百的官方微笑，“让伯母费心费力，我真不好意思。”

“我不辛苦，无非是交代几句。”杜凤仪话题一转，“倒是阿生上心。”

写意登时愣住，辛苦地维持着笑，不知道如何说话。结果是顾平生解了她的窘境，温和地询问，“要不要喝饮料？”

“不如喝点儿酒？”接话的却是顾宁远。他恰好坐在乔写意的对面，目光落在写意身上，看似平静无澜，“会喝酒么？”

“会一点儿。”写意向来自我约束，鲜少喝多酒。后来有次与慕枫拼酒，才发现自己的酒量不弱。当然此时此刻是需要内敛的。她自认道行不够，不敢长期应对顾宁远的眼神，对视几秒，赶紧佯装看顾妍儿，躲开了视线，耳畔传来顾宁远吩咐佣人，“去把书房的那瓶红酒取来。”

“爸爸今天好兴致。”顾平生笑，“居然动用了那瓶珍藏。”他并不知道父母私下的讨论争执，只隐约感觉，这一顿本意单纯的晚餐仿佛莫名间染上了异样，脱离了掌控，出乎他的意料。

父亲在试探。问题是，他并不认为写意现在的身份值得父亲花心思去考虑。一瞬间，顾平生仿佛理解了写意之前的紧张。

原来女人天生有直觉。

这会儿的乔写意，在顾平生眼中，是言辞婉约举止得体的大家闺秀，符合她一贯给予众人的形象设定。他忆起那日在暮色残光里见到的写意，忆起今日在顾氏大楼里见到的写意。鲜活、真实，眉眼飞扬，像活在尘世里嬉笑怒骂的女子。

于是了然：如今这副模样，原来当真是她的伪装。她选择在所有的人面前伪装，甚至包括她的家人。为什么？顾平生竟心生好奇。

不过他坦白地承认，写意演得不错。是因为伪装多年已成习惯，还是曾经如此心性，所以现在重温时手到擒来？

尽管顾平生自认有几分大男子主义倾向，喜欢温柔如水的女子，但他欣赏真性情时的乔写意。他之前亦自私地想为女儿找一个合适的母亲，写意确实是很好的人选——门当户对，更容易适应大宅门第的规矩，最重要的是妍儿认可——但现在他开始犹豫。

她的人生应该一如她的名字，写意畅快，而不是自一个家族围城跳入另一个豪门，被条条框框的礼仪德容所束缚。

不告而别才是最大的报复4

鸿门宴正式拉开帷幕。大都时候是杜凤仪说，乔写意答，其间穿插妍儿的童言童语。顾平生间或说笑几句，顾宁远则基本保持沉默。

写意不禁腹诽：敢情顾平生冷傲的性子是有遗传的啊。

前半场因为有妍儿在，话题倒是一直不断：实在没话说，总可以聊聊小孩子的糗事乐事。但小家伙很快就吃饱了，从饭桌上一撤便跑去客厅玩积木，一个人同样玩得不亦乐乎。

于是写意哀怨地发现，谈话的重心由此转移到她身上。这会儿谈论的主题是：生女儿，真好！

“我一直想生个女儿。女儿贴心，知道陪着一块儿聊聊天逛逛街。”杜凤仪的语气似有抱怨，“哪像现在，两个儿子，一个从早到晚在公司忙，一个一年到头在学校忙。我连找个人说话都难。写意你说，生儿子有什么好？我可真羡慕你妈妈。”

“伯母培养了两个如此优秀的儿子，该感到骄傲才对。”写意明白，夸赞的话最不能吝啬。但杜凤仪何许人也？这辈子听过的恭维话不计其数。不管从量上还是质上，都是乔写意无法达到的高度，所以她唯一能补救的，就是让自己显得真诚。“我妈妈常说，女儿迟早是要嫁出去的，再贴心也是别人家的媳妇。这不，墨墨已经是您的贴心小棉袄了。”

这话却触到了杜凤仪心里头的不痛快，虽然神色未变，眼底已有了几分冷意，不过到底没有表现得明显，只直接跳过写意最后的一句话，道：“你要是平日有空，可记得来陪陪我这个老人家。”

写意来不及品出异常，依旧客气地答，“伯母这么说太见外了。我倒是担心自己总来叨扰，让伯母生烦呢。”

“瞧瞧，成为我的不是了。”杜凤仪笑容满面，“那咱们可说好了，我叫你来，你可不能不来。”

写意一瞬间发现，竟在不知不觉间被拐进自己挖的陷阱里去了。果然姜是老的辣。她自叹不如，唯有微笑应承。

因为大儿子自向海妍去世后，难得表现出对一个女子有好感，这让杜凤仪宽心不少，连带着对乔写意也有了几分另眼相看的意味。再加上乔写意的表现尚够她的标准，因此谈话时不自觉地亲近，内容亦多了些家常，少了份寒暄。

写意边维持着盈盈笑意，边在心底拼命地告诫自己：要淡定、要冷静、要温柔，她是淑女，她是大家闺秀……由此可见，心理暗示具有强大的力量。

顾平生只在关键时插上几句，打破冷场或者解除写意可能遇到的窘境，更多的是在暗中关注写意细微的表情变化，忍不住偷着乐。

话题衍生至饮食与健康时，杜凤仪突然道，“写意啊，别瞧你伯父的身子骨看上去硬朗，其实他高血压又高血脂。唉，我平日里注意得紧，这个不能让他吃那个不能让他碰，烦都烦死了。”

“伯母真是贤内助。”

写意一瞬间想起母亲也曾抱怨过类似的内容。无非是丈夫子女，无非是家庭琐事。女人的一生，到底以何种方式生活，才算值得？嫁一个良人，从此洗手做羹汤，相夫教子，儿孙满堂。可怎么才能看清谁是谁的良人？抑或闯一片天地，自在潇洒，像何姐一般嚣张随性。然而，到底总是有些寂寞的吧？

这世间有多少女子在两者间彷徨徘徊？不缺乔写意一个。她已到了别人眼中谈婚论嫁的年纪，母亲言辞涉及，旁人隐约提起。可她前脚才踏入这个辽阔美丽的大千世界，怎么甘心就此钻入家庭的琐碎？

乔写意突然害怕，她无法想象自己成为母亲或者杜凤仪一般的所谓的贤内助。

“你同乔小姐说这些做什么？”一直保持旁观的顾宁远突然开口，语气倒未不善，只淡淡问了句，“我听说，乔小姐是家桢的学生？”

写意当即怔住。

其实顾宁远在询问时，神色间并未明显地附加深意。他只略略抬头，看一眼乔写意，又将目光落回面前的餐盘上。

但写意敏感往事，如今乍然提及相关的话题，且对方还是家桢的父亲，情绪一刹那起了波澜，更是将全部的注意都集中在如何应对顾宁远的仿佛不经意的提问上，根本顾不得仔细观察他的态度。

她面色一僵，不自觉地低眉敛眸，掩饰性地抬手顺了顺发梢，才恢复笑意，点头答“是”。这些小细节一个不落地被顾平生收纳眼底。他端起酒杯，小口品尝父亲的私藏红酒，不动声色。

一旁的写意全然不知。

她顿了顿，心内闪过几丝犹豫，到底还是开口补充，“我也是回国后才知道，当年的老师成了妹夫。”在这句话后，顾宁远似乎终于意识到自己刚才问了写意一个问题，重新抬头，注视对面的她。

“哦，这样啊……”仿佛只是随口应了一声，却有意味深长的尾音。

写意只能微笑不语。

二十五年的生命里，乔写意的人生大概可以划成三个阶段。二十岁之前，是父母眼中乖巧听话的大女儿，基本上不需要他们操心。

二十一岁时，谈了一场脱离现实的风花雪月的初。拥有了顾家桢的宠爱，偷偷和书墨分享着幸福，仿佛全世界只剩下美好。

二十二岁之后，远赴法国，在陌生的异国他乡改头换面，抛弃过往。

据说有些恋人分手之后还可以继续做朋友，但乔写意自认办不到。她是当真想要遗忘那段爱情，不管是甜蜜、悲伤还是愤怒，最好忘得一干二净，统统扔掉。

然而三年的时间似乎不够长，她仍然能够回忆起那么多的细节，亦有相干的不相干的人记得那个故事。这个事实让她无奈而疲倦。

她原谅作为妹妹的乔书墨，但她无法原谅作为第三者的乔书墨。她的心底深处依旧有顾家桢的身影，那是她的顾家桢，而不是现实中

拥抱另一个女人的那个男人。

极爱或者极恨，其实都是简单的事。爱不得，恨不能，却是这样的矛盾。

曾经不是没有想过报复。捅开一切，于是姐妹反目，乔家鸡犬不宁？可到底没有付诸行动。原因？是对妹妹最后的妥协还是心累至无力报复的地步，她不知道。

许久之后，写意看到一段话，忍不住讥笑。那段话是这样写的：报复一个人最佳的方式，并非使用决裂或者狠毒的手段，而是让他或她一辈子活在忐忑与罪恶之中。

她让书墨愧疚却不得不感激，让家桢始终不忘她的美好。原来当年的不告而别，才是最大的报复。

如此甚好，谁也不欠谁。

顾宁远继续沉默，仿佛之前当真是随便问问而已。写意暗中松了一口气。倒是杜凤仪听说后，笑道：“原来写意与我们家这么有缘。”

写意维持笑容，却终究憋不住，在心内做扼腕状：那是孽缘！孽缘！

顾平生放下酒杯，问：“家桢与书墨在一起是你出国后的事？”

“大概是吧？这具体过程，我也不清楚。”写意迎上他的视线，神色藏不住几丝冷意，“我与顾老师并未有太多接触。”这是撇得更彻底了。

直到这会儿，顾宁远的脸上倒有了微笑，一扫冷漠之感，平添了几分儒雅亲和，“乔小姐是去法国留学？我年轻时亦在法国待了几年。”顾宁远、乔帷那一辈，留学还是讲究些技术含量和内涵水平的，如今，留学跟串门一样常见，而且有越来越廉价的趋势。但留学的话题比起家长里短、过往纠葛都来得轻松自在，写意当然高兴，便与顾宁远讲一些自己留欧期间的见闻，交流得居然挺愉快。

不告而别才是最大的报复5

晚餐近尾声时，顾宁远颌首道：“年轻人多出外走走看看是好事。难得你一个女娃子也有这样的胸襟。”

……连表扬都带着重男轻女的意味。写意偷偷地眼角抽搐。

“外面再好，总比不得家里舒适。女儿家最终是要嫁人生子的，总在外面跑不见得好。”杜凤仪却与顾宁远持另外一套理论。

……这言辞，本质上也算是重男轻女吧？写意忍不住想，还好您没生女儿……还好她是乔家的女儿……

她突然隐隐地庆幸自己并非是即将嫁过来的那个人。

熬过鸿门宴，写意兴高采烈地准备告辞，然而半小时后，她却坐在大厅的沙发里，手捧儿童画报，正努力地尝试用浅显易懂的语句讲述小白兔与大灰狼的经典故事。

顾思妍坐在她身旁，同样听得很认真，并时不时地问一两个很创新很有才却让写意不知如何回答的问题。

顾平生刚与父亲谈完话，自书房下楼，就被母亲拉住。杜凤仪含笑打量着这一大一小，低声道：“瞧见没？妍儿就喜欢黏着写意。”

“等妍儿稍微长大一点儿，明白了事理，就不会这样不懂事了。”顾平生收回落在写意与女儿的目光，握住母亲的手，温和地说，“妈，我承认我对她挺有好感的，但也仅仅是好感。还是顺其自然吧，您也别太刻意地提及。”

杜凤仪不由浅叹，“今晚上有些话，我确实提得不妥了些。那还不是被你爸爸给气的？”

“你与爸都老夫老妻几十年了，何必争这一时半会儿？”顾平生轻笑，却得来母亲一声冷哼，“几十年，他和我唱反调唱了几十年！”她看着顺眼的媳妇，他冷言冷语地相对；她不满意的那位，他却是满口称赞。

其实杜凤仪心里清楚，她并非当真想要针对乔书墨，说来说去，只能怪那丫头的性格，正好撞了她的忌讳。

杜凤仪这一生，最痛恨争强好胜的女人。她无法不联想，若不是乔书墨的性子恰似那个死了半辈子的女人，怎会得到老头子的青眼？

那个女人，哪怕是死了化灰了投胎转世了，却始终如一道鸿沟，横亘在杜凤仪与顾宁远之间。

顾平生顿感口拙。若是家桢在，仿佛总能轻易地哄得母亲开心。他歪理一套套的，不知不觉就能将人绕得忘了烦恼眉开眼笑。

豪门世家多的是牵扯不断的恩怨。他从不认为父母恩爱家庭和睦。自小他就知道，父亲在外一直都有女人，一个换下，自有另一个填补。母亲曾经也闹过，最后大概死了心绝了望，反正是平平静静地当她的正夫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就这么一晃神已过去许多年，时光如白驹过隙。现在年越半百的二老却为着小一辈的婚姻重新争执起来，顾平生不免感到无奈。

方才在书房，顾宁远同他讲完商业正事，忽地谈及乔写意。“那丫头有几分见识。乔老头养的女儿倒都不错，连我也难免有些羡慕。”然而语气于此突兀一转，“不过和乔家结亲，一门就够了。”

顾平生闻言却并未有太大反应，两手半合拢置于胸前，沉默了片刻，平淡地问：“爸爸是知道些什么？”父亲的言谈作风，他打交道这么多年，也算是摸透了八分。

“你向来理智，不像那不孝子，将自己的生活搅得一团糟糕还不自知。”顾宁远一想起小儿子就有些隐怒，还好大儿子平日的表现颇让他满意，“他那点儿荒唐事，我是清楚的。他再不争气，总归也是我的儿子，该知道的事情我都知道，该出手的地方我也会出手。”

顾平生瞬间恍然：原来家桢在外看似活得潇洒，若离开父亲的庇佑，恐怕不知道要摔多少个跟斗。那么，他这些年里对兄弟明里暗里的帮衬，在父亲的大手笔下，其实根本不算什么了。

“我不是偏心，也不是瞒着你。你好好打理集团就是了，我还不至于老到处理不了这么点儿小事。”顾宁远态度温和。

顾平生颌首答：“我知道的，爸。”顿了顿，复又开口，“您既然提起家桢，那意思是……写意与家桢？”

“家桢当年追求的是乔家老大，后来书墨出现，就成了三角恋。最后么，一个出国，一个留下。到如今，家桢与书墨已订了婚。乔写意归国，我没想到的是你对她有意思。”顾宁远微微蹙眉，“你们年轻人的事我也不多说，只提一句，我不想看到兄弟反目，你看着办吧。”

顾平生到底愣住。他虽有猜测，但被父亲点破往事经过，仍不禁些微惊讶。稍许，他才收敛思绪，点头不语。

偌大的客厅，灯火通明似白昼，视线所及是写意与自己女儿细声碎语的温馨画面，有温暖的家的气息。她的眉目间有盈盈浅笑，用柔和的声线念着童话故事，右手指腹轻滑过书籍的页面，偶尔因为妍儿的问题露出哭笑不得的神情。

母亲早已去忙她的事情，只剩下顾平生立于原地，静静地注视着这个场景。

如何来形容他此时的心情？那些因乔写意而生的疑惑，像是浮在空气中的微小尘埃，仿佛没什么重量，却雾霭霭地笼在他的心头，纷扰许久，终在这一瞬间落定。所谓的真相，原来……如此。

不告而别才是最大的报复6

她对自己的刻意疏离与防备，原来如此。

蜕去大家闺秀的外衣后的眉飞色舞，暗藏的是对爱情的失望和隐约的自我放逐，原来如此。

可是如此对立矛盾的两面，究竟哪一面才是真实的乔写意？或许，这个问题对于写意来说并不重要，她只是需要用彻底的改变来证明，她已断绝一切过往，哪怕是曾经的自己。如此决绝，誓不回头。

顾平生无声地叹息。

“从此，小白兔一家过上了幸福的生活。”写意念完最后一句话，忍不住轻呼一口气，“好啦，故事结束了。”

短短的童话故事，她居然慢声慢气地讲了半个多小时，脖子因为一直保持微垂姿势而略感酸胀。她抬手捏着后背的颈项，不经意间对上顾平生的视线。

他站在不远处，不言语，表情仿佛沉思，目光似有深意。写意怔住片刻，突然觉得几分紧张，挤出一个皮笑，低头躲开。

“妍儿还要听——”小家伙拽着写意的手撒娇，“妈妈讲故事。”

顾平生已面色如常，走过来，蹲在女儿面前，揉揉她的脑袋，温柔道：“到睡觉时间了哦。”换来顾思妍一声“啊”，撅起小嘴，表情纠结。

写意轻咳两声，故作严肃。

小家伙将两道小眉毛皱得紧紧的，内心挣扎良久，竟长长一声叹，“唉，那就睡觉吧——”写意到底没忍住，扑哧笑出声。“哎唷，妍儿，你怎么、怎么能这么可爱啊？”边大笑，边轻捏她的小脸颊。

顾思妍趁机滚进写意的怀里，两手环住她，扭扭肉乎乎的小身体，“妈妈陪我一起睡。”

写意的笑声戛然而止。这回轮到顾平生的唇边染上了戏谑。

我想成为你人生的倾听者1

“左岸右岸”是一家颇有名气的港式茶餐厅，自始就定位高档，亦肯下成本做广告宣传，最重要的当然是大厨的手艺好，所以开业不久便打响了招牌。虽然消费不低，仍常常满座，有时候还需要预约。

乔书墨挽着顾家桢的手臂踏进餐厅，瞧见外面普通位几乎无空的拥挤现状，忍不住蹙眉，低低抱怨，“这么多人。”顾家桢听见，握住她的手，询问迎上来的侍者有没有小包厢。

“真抱歉，已经没有空的VIP房间了。”侍者歉意地答复，“不过外面还有座位，两位不如将就一下？”

“墨墨？”顾家桢请示身边的人。

书墨扫一眼满大厅簇动的人头，突然觉得心烦意乱，便语气不佳地扔下一句“不吃了！”挣脱顾家桢的掌心，自顾自朝外走。

重新坐回车内，书墨双手抱胸，仍是沉着脸色。顾家桢侧身打量她，浅笑道：“之前问你，你却总说没事。果然还是心情不好。”

书墨看他一眼，又调回视线，继续瞪着前方，不说话。

顾家桢干脆伸手扣住书墨的下巴，半强迫地掰过她的脸，锁住她的目光，嬉笑着问：“究竟什么事让老婆大人这么不开心？”

“没事啦。”书墨佯装不耐烦地挥开他的手，眉眼间已藏不住一层温和，言辞亦软了下来，“还是想想去哪里吃饭吧。”

“老婆说去哪里，我就跟去哪里。天大地大，老婆最大。”顾家桢一副信誓旦旦的模样，到底逗笑了书墨。“那.....我要是想去吃路边摊大排档呢？”

顾家桢立马表态：“没问题！这就出发！”

倒车驶出餐厅外的停车场，顾家桢握着方向盘，余光瞄见书墨一直含笑瞧他的侧脸，于是突然转头，抓住她的视线，皮笑着问：“怎么，觉得你老公我很帅？”

书墨瞪了他一眼，却忍不住抿着唇笑，“好好开车吧你。”却仿佛一下子心情舒缓。顾家桢，这个男人是她的，就算曾经不是，但现在就是了，这便够了。至于姐姐如何，顾大哥如何，那都是旁的事，与自己的幸福无关。

凡是学校周围总有很多的路边摊。顾家桢当真领着乔书墨去M大附近吃大排档，而且点的是川菜，辣得书墨眼泪鼻涕一直掉，全身冒汗，嘴唇像抹了一层血，完全没了形象。

“好辣！”书墨灌下大半杯冰啤酒，吐吐舌头。

顾家桢将她的杯子重新倒满，笑得畅快，“无辣不欢。加点儿辛辣佐料，生活才会有激情。”

“还是免了罢。”书墨摆手，神色间带上些微的讥讽冷意，“我的生活已经够跌宕曲折的了，不需要再添加其他成分。”

顾家桢放下啤酒瓶，无声轻叹，“你看你，出来吃个饭也能这么感慨，跟文学小青年似的。”书墨扯了扯嘴角，看他一眼，自顾自吃菜。继续辣，继续抹眼泪。

“……慢慢来。”顾家桢取出纸巾，擦去她额头渗出的汗，神情平淡，“我知道你心里搁着不痛快。不肯说，又放不开，便总是胡思乱想。”

书墨一滞，当即没好气地反问，“谁胡思乱想了？”

“当我没说，当我没说。”顾家桢举手做投降状，然后往书墨的碗里夹菜，笑道，“虽然是吃辣，但脾气不能上火。你啊，有时候就是急躁了点儿。”

书墨放下筷子，锁住他的视线，一个字一个字地缓缓道：“顾、家、桢，你什么意思？”

“我怎么了？”顾家桢微微皱眉。

“姐姐一回来，你就开始看我不顺眼了？横着竖着挑毛病，我就这么惹你厌烦？”

“墨墨，你！”顾家桢竟一时说不出话来，仿佛所有的词都堵在喉咙，一个字也挤不出来。他张了老半天的口，最终撇开目光，低声道，“先吃饭吧。有话回去再说。”

其实脱口而出后，书墨自己也愣住了。她呆怔许久，眼眶酸涩，终究落下泪来。

周遭很是热闹。团团围坐的大部分都是M大的学生，青涩面庞，笑容嚣张，有的是热情和梦想。高谈阔论，激扬文字，仿佛世界不过是手心那么大，握紧了就可以充当上帝。

书墨的位置正对着马路，抬眼就能看见三三两两的路人。好些年轻的情侣，或者手牵手地走过，嬉笑打闹；或者骑着载了心上人的单车，驰骋飞扬。

是不是每个人都忘记了，她乔书墨亦不过是一个23岁的小女子，比在座的这些青春笑脸大不了几年？她同样希望，任性的时候有人宽容宠溺，难过的时候有人支持安慰，快乐的时候有人分享欢笑。可为什么她的人生苍老得如此迅速？仿佛还未经历花季雨季的灿烂，就已走入风云变化的成人世界，接触人情冷暖，感悟世态炎凉。

那些被她跳跃而过的年少时光，究竟消逝在何方？连她的爱情都来不及风花雪月便已烙上成熟的印迹，只剩下柴米油盐。

爱是小性子，是闹脾气，是时不时来点儿小吵架作为调剂；爱是看见对方的时候既欢喜又悲伤；爱是将那个人当成出气筒、免费劳动力、保姆，还有撒娇的对象。

家桢，姐姐归国后，其实我一直不安、心情烦躁，忍耐终于到了极限。你能不能别用“无理取闹”的表情看着我？你能不能紧张一下、宠我一点儿？

家桢，我知道爱情的最后总会演变成亲情。这些年，你习惯了我的存在，于是逐渐不再宠溺与浪漫，争执时选择沉默，事后冷静地沟通协商，理智地解决问题；节日时仍记得互送礼物，不过仅剩一种仪式。

家桢，你的爱情已是亲情，可是我的爱情仍然是爱情。你能不能再等等，等我的爱情变质，我们再用波澜不惊的心态，一同携手婚姻？

书墨扯过一大把纸巾，将脸埋进掌心，拭去悲伤的痕迹。

我想成为你人生的倾听者2

回乔宅的路上，顾家桢沉默地开车，乔书墨安静地看向车窗外，两人谁也没有主动开口。

二手跑车停在栖熹路81号。书墨抿着唇，等了片刻，见家桢依然没有说话的意思，便努力地睁大眼睛，克制着声线，“我走了。晚安。”

话音未落，顾家桢唤了一声“墨墨”，同时抓住她的手腕，强迫她对上自己的视线，表情认真，“我想过了，墨墨。等这学期正式结束，我将学校的事情都办完，我们就准备结婚，好不好？”

脑袋里仿佛电闪雷鸣，书墨听见自己的声音略带颤抖，“你.....什么意思？”

“意思是，争取暑假内结婚。”顾家桢浅笑起来，伸手抚上她的脸颊，“虽说咱们订了婚，我觉得还是有必要早点儿将你拐进门，以免夜长梦多嘛。”

书墨觉得自己的思维突然停顿，一时竟不能明白“结、婚”两个字组合在一起的概念。而顾家桢仍在絮絮叨叨，“貌似结婚也不是那么容易。虽然房子是现成的，但到底要重新装修一下。是不是需要添置很多东西？拍婚纱、订酒席、度蜜月，样样都麻烦.....”

耳旁嗡嗡直响。婚纱？蜜月？书墨眨巴着眼，直直地看向顾家桢。

“傻啦？乐疯了？喜呆了？”家桢凑近她，“还是.....难道不愿意嫁给我？”被一张突然放大的脸惊吓到，书墨“啊”了一声，伸手不客气地拍向他的脑袋。

“老婆——”顾家桢表情委屈至极。

书墨佯装严肃，“谁是你老婆？我还没嫁呢。”

顾家桢仍旧笑嘻嘻的，继续凑近，眼对眼，鼻对鼻。气息缠绵，带着彼此的温热，瞳深处唯有对方的身影。书墨在心底一声浅长叹

息，主动迎上去，吻住他的唇。

写意回到家时，所见的便是一堆人围坐沙发，热烈地讨论婚礼事宜的场景。

一踏进门，她就被客厅的人员密度及热闹程度震慑到。瞄一眼手表，愈发纳闷。理论上，这个时间点，母亲应该在房内做面部保养，父亲可能在书房，书墨或许在她房内或许与父亲一道办公，画情则八成泡在网络。怎么这会儿全部聚集，开家庭会议？

“大小姐回来了。”茹姨最先发现呆立门口的乔写意。

画情立马招手示意，“大姐快来，我们正讨论怎么给二姐办一个独一无二的婚礼呢。”婚礼？写意的脚步略微一涩，随即恢复如常。

“我原本想多留你两年，倒是顾家老二等不及了。”宋若君拉着书墨的手，含笑道。

乔父亦颌首附和，然后看向写意，“小意回来得正好，快来替我的位置。这事儿你们娘子军商量着办，我就不掺和了。”

“爸爸这么快就想溜啊？这可不厚道。”画情勾住父亲的手肘，笑容灿烂，“大姐刚回来呢，总得让她喝口茶再来出谋划策嘛。”说着，窜到写意面前，压低嗓音，一脸奸诈，“大姐，时间可不早了哦，看来和顾大哥的约会进行得……嗯嗯嗯。”

“你个小八卦！”写意忍住敲她脑门的冲动，视线扫过父母与书墨，平静地开口，“我先去换身衣服再下来。”

开门、关门，一扇之隔，仿佛将所有的嘈杂热闹阻隔在外。写意怔怔地靠着关紧的房门，闭眼，略抬头，深呼吸。她绝不允许自己现在的生活因那场年少时的爱情而再度变得一团糟糕。那该如何，才能令此时的心境平复如止水？

写意伸手覆住双眸，唇角弯起一抹弧度，带着讥讽与自嘲。她到底还是心有不甘，不然怎会在听到书墨与家桢的婚讯时，仿佛冷风过境，所有的理智差点儿冻结成冰？

手提包里突然传出手机的铃声。她恍然回神，摸出手机，屏幕显示是顾平生的号码。犹豫片刻，还是按下了接听键。

“喂？”

“休息了？”在顾平生听来，话筒里传来的声音有气无力，透着浓浓的疲倦。

“没有。”写意握着手机，慢慢走到窗口，“有事？”那端的顾平生不知为何沉默不语。稍许之后，正当写意怀疑手机信号问题时，听见他用天籁般的男中音，温柔地道了一声“抱歉”。

写意当即怔住，讷讷反问，“为什么？”

“今晚你辛苦了。”只是极其简单的一句话，最直白的问候，几乎不曾起伏的语调，却全然没有客套寒暄的意味。顾平生的关心与体贴，只是藏在字里行间。在这样安静得仿佛全世界只剩下她一个人的时候，让她有一瞬间想掉眼泪的冲动。她站在窗旁，看着夜色中的花园，无声地说“谢谢”。

顾平生刚送写意回家，这会儿还在开车，见写意好一会儿没有反应，笑了笑，道：“早点儿休息吧。”正准备挂电话，突然传来写意一句“等等”。

“顾平生，为什么？”

这回轮到他茫然。写意的口吻仿佛在执著着某个答案。“什么为什么？”他从来不是随便给答案的人。

“你知道的，就是，就是为什么。”她有些吞吐，顿了顿，复又开口，“我不至于那么笨，一点儿都感觉不出来。”

原来？顾平生了然，明知她看不见，却仍旧一脸认真地反问，“写意，是不是得不到答案，你会一直很有负担感？”

写意抿了抿唇，“那是自然。我不能无缘无故地接受一个人的……付出。”其实她更想用的是“接近”这个词。这样突然而至的刻意靠近，她会害怕，继而非常想要逃避。

“写意，这不是付出。”顾平生浅笑，“一开始我是有目的的，你知道。”

“你用了‘一开始’。”

“对。现在，不，今晚之后，我觉得我的目的已经不重要了。”顾平生很高兴，跟一个聪明女子对话，会让人觉得轻松，且充满乐趣。

“为什么？”写意忍不住蹙眉，对话中含了越来越多的疑问，她快记不清最初的提问。

他终究笑出声，“何必想得那么复杂？我只是不需要那个目的了而已。”

好吧，就算如此，那又说明了什么？写意对着空气努力思索，最终放弃，“顾平生，你让我头疼。”仿佛躲不开，甩不掉。可是他并未对她恶意相向，且又是乔氏将来的亲家，总不好翻脸不认人吧？

“其实真的很简单，写意。”顾平生突然心疼这个总是独自作战却依旧能妥善生活的女子，“你是你，我是我，没有别人，撇开世俗带来的困扰，我只是想知道你究竟是怎样一个人。”自他了解了那样一个所谓的真相后，言辞间已然带上隐晦。

“.....可是，为什么你想了解我？”想了想，还是说出那句不客气的话，“为什么你想了解，我就得让你了解？”她的生活，之前不存在一个叫顾平生的男人，照样有声有色照样风生水起，何必多此一举？

我想成为你人生的倾听者3

顾平生显然被这个问题呛到了，过了片刻，才缓缓回答，“因为我想成为你人生的倾听者。”

我的人生不需要倾听者。

这是乔写意的回答。噙着冷笑，直面窗外铺天盖地的黑暗。星光耀眼闪烁，依旧照不亮整片天空；月光如水倾泻，到底填不满每一处角落。

倾听什么？她的人生是一出狗血言情剧：人物单一，情节恶俗，过程纠结，结局讽刺，有什么值得去说？即便她真想寻找一个人坦白心事迹说过往，那个人，亦绝不是身份尴尬的顾平生。

“写意，”顾平生无声叹息，“何必这么早下结论？”

写意咄咄反问，“你怎知我的结论下得轻率？”

“……我竟然说不过你……”顾平生带上几分哭笑不得，“写意，请勿走极端。如果你认为若干年前的性格带给你痛苦，并不代表如今你这番改变，就能得到快乐。”

写意一怔，随即沉下脸色，连带声音都透出明显的冷意，“你想说明什么？”

“我并无恶意。”

“你现在的言行让我不得不怀疑。”此刻的乔写意像一只全副武装的刺猬，面无表情，戒心十足，“顾平生，或许我可以认为，你知道很多故事，那些……被刻意隐瞒的往事。但这并不表示我会妥协你干涉我的生活。”

“写意——我从未想要对你的人生指手画脚。”尽管是远程通讯，顾平生仍明显地感受到了她竖起的根根利刺，“我只是认为，你是如此聪慧豪迈的女子，不畏惧广阔天地，却偏偏选择孤立自己的内心。你扪心自问，这些年，你离家千里，是否始终觉得孑然寂寞？”

是，当繁华落尽、嬉笑过后，茫然四顾，便觉人生不过如此，活与死只在一念之间。只有与慕枫在一起时，才能稍稍缓解那样莫名且无止尽的空荡虚无。

然而，是又如何？她的内心感受，没必要告诉顾平生。停顿良久，写意平淡地回答，“谢谢你的关心。我活得很好，并且，会一直很好下去。”不等顾平生反应，她又继续道，“不好意思，我想休息了。”

“.....写意，请允许我多啰唆几句。”顾平生的语调平缓轻柔，“我亦有过那样一段时光，在海妍走后。用工作填满生活，只因惧怕安静时的孤独。”他自认他的人生并未有太多特殊之处，唯一的意外便是妻子早逝。在那场翻天覆地的灾难里，顾平生真的感悟良多。如今，倒成了他冒充心理医生的砝码。“写意，我承认我知道了你的故事，所以觉得当初的目的对于你来说太过分。那段过去是你们三个人的秘密，我没有资格发表任何言论。我只是想，写意，你当真解开了心结？我的问题不带任何感情色彩，没有同情，没有居高临下。我只是清楚将心结憋在深处腐烂时的难受.....写意，我亦希望你可以真正地活得很好。”

那么长一段话，他一口气说完，连自己都感到有几分惊讶，当真是肺腑之言、用心良苦。这多年来，他早已习惯了商场中的虚虚假假、人言鬼语，没想到还记得“真诚”二字。

写意明显愣住了，好一会儿，才诺诺地道了声谢，一身戒备不觉撤去，连带俩人间的氛围亦趋向缓和。

“好了，时间也不早，你抓紧休息吧。”顾平生的态度依旧温和。

“哦，好。”写意突然忆起客厅里的一幕，几分愤怒几分难过。书墨怎么可以这样，让她难堪？“他们要结婚了。”

“谁？”

“他们.....”写意并未察觉语气中流露的软弱，“我没办法祝福他们，我做不到。”

“那么不要做。人有时候需要适当地表现自己的真实情感。”

“这样？”

“对。你做得太完美了，会让他们都忽略了你的感受。”

“.....嗯。”

那就听顾平生的吧。她不愿勉强自己微笑，他们婚礼的丁点儿细节，她都不想知道。就躲在房间里，什么也听不到。

浴室里，写意将身体全部浸没入温热的世界。再放一段钢琴曲，闭上眼，什么都不去想。全身心都舒缓。泡完澡，仿佛每个细胞都透出新鲜的味道。

镜面笼着一层水汽，朦胧隐约。写意伸出手，掌面抹过，由上而下，最终连成一片清晰。镜中年轻的裸体像一幅艺术画，毫不吝啬地展示着完美。她只是静静站着，打量着这具青涩却成熟的躯体。它需要爱？她呢？

隐约传来敲门声。

写意敛神，换上睡衣走出浴室，边扬声道“等等”，边快步走向房门。

“姐。”开门，面对面的书墨。“我能进来么？”

“有事？”写意并未挪动姿势，只淡淡地问。

书墨一怔，随即微笑，“想找姐聊会儿天。”

写意忍不住无声叹息，看向她，片刻，到底转身让出了空间。

“姐，晚上开窗容易飞进虫子哦。我帮你关上吧。”话音未落，书墨已经走至窗旁，正伸手，被写意叫住，“没事，我只是想通通风。”

书墨动作一滞，缓缓收手，转身微笑，“姐，工作了？天，感觉怎么样？”

“很累。”写意倒了杯水，递给她，“一想起你平日在公司要处理那么多大小事情，觉得真辛苦。我虽然是大姐，却一直饭来张口、衣来伸手，想来真惭愧。”

“姐.....”书墨突然眼眶酸涩，忙低头收敛心绪，再抬眸已然恢复笑容，“姐，你真煽情。你还记不记得，小学时我闹着跳级要跟你读一

个班，爸爸不让，你在一旁沉默了老半天，突然冒出一句‘我会照顾墨墨’，后来终于说服了爸爸。”她一顿，笑容扩大了几分，“从小到大，你一直都很宠我。”

写意对上她的视线，亦不禁面露浅笑，“谁叫你小时候总爱跟着我转，我有什么法子？”

“姐，你好像很有小孩缘哦，现在也一样，妍儿一见面就黏上了你。”

写意忍不住叹气，“别提这事。我自己都感到莫名其妙，还连累妈闹心。”她端着水杯窝进沙发，“你来找我，就为了聊小时候？”

我想成为你人生的倾听者4

“.....我只是觉得，自你回国，我们都没有机会坐在一起好好聊一聊了。”书墨在她旁边坐下，“姐，我要结婚了。”

“我知道。”写意微微蹙眉，“所以，我们得聊一聊？”

“姐，你曾说，如果他待我不好，你第一个要他好看。我以为他对于你来说，已经是过去。”书墨看向她，“我以为，你会下楼。”

写意笑出声，“他对于我来说，确实已经是过去。我不可能追到四年前，阻止你们的认识，也不可能回到三年前，选择留下继续纠结。”

“但是，墨墨，已经造成的伤害，就好像在心头划了一刀，就算时间过去不再疼痛，亦会留下疤痕，再也恢复不到最初。墨墨，我自认我已做到了极限，该粉饰的，该装聋作哑的，我都做了。可是我也有累的时候。在外累，在家还是累。所以，墨墨，不要逼我。”

“姐，对不起，让你难受.....”

“好了，墨墨，这个话题实在没什么意思。如果你只是来跟我说这些，就此打住。”写意打了个哈欠，直接道，“我也想休息了。”

“哦，那姐你休息吧。”书墨起身，“晚安。”

写意保持着窝在沙发的姿势，目送书墨的离开，然后缓缓地，唇边漾起一抹自嘲。

自此后，写意的工作似乎越来越忙碌，但依旧无法屏蔽某些消息。

听说顾老先生送予书墨与家桢一套新房。

听说婚期已定，九月中旬，地点仍在商研中。

之所以“听说”，主要因为写意在家人眼中的形象是日渐奔波。宋若君免不了担心，提醒她注意休息，亦不再拉她商量书墨的婚事。于是以上种种本该是全家讨论的决定都成为“通知”。

倒是她与顾平生的关系在逐渐进展。他们一般电话联系，闲闲地聊些琐事，交流看法，间或顾平生约她吃饭。如果无须加班，写意也

不扭捏推托，吃饭而已。再者，她的故事，顾平生已经知晓，所以用不着继续伪装。有一个能松懈面目轻松对话的人，似乎亦是件不错的事。

他们或许可以称呼为朋友，甚至，朋友以上。

悄然间，蓉城的夏日气息愈来愈浓，温度逐渐攀高。写意怕热，成天窝在空调房内，不小心就感冒了。顾平生以她的教训为蓝本，教育女儿做人要有克制力。面对顾思妍纯真无瑕的求证目光，写意窘迫之下，当即决定迁怒顾平生，开始半真半假的冷战。

几天后，顾思妍对大人间的冷战表达抗议。“妈妈为什么不给妍儿打电话呀？”小丫头已经大概弄清了乔写意与妈妈的区别，至于为何没有改口，不知道是因为某人的默许，还是小孩子的迷糊了。

“可能最近太忙，没办法给妍儿打电话。”顾平生为写意的幼稚举动寻找到一个比较成熟的借口。好吧，他承认自己倒蛮享受写意的这种幼稚。她的反应证明他们的关系在逐渐亲密中。只是战争的发起者乔写意才没有时间想得那么深刻，她正忙着应付刚接手的顾氏项目。

翻译社大办公室内，在一片安静中，妹妹头的呼救声显得异常嘹亮。“写意，救命——”她狂奔而来，直接扑向写意的办公桌，两眼泪汪汪，像极了纯洁无辜的小白兔，“紧急呼救——”

写意慌忙挪走办公桌上的茶杯，小心翼翼地问：“干吗？”一般来说，像极了小白兔，并不代表就是小白兔，更甚者，这年头的大灰狼都喜欢伪装小白兔。相处后，写意对这帮同事的本性甚有了解。

“写意，你知道我娘在逼婚，对不对？”

……妹妹头最近都在为此哀号，写意哪怕两耳塞棉花，亦逃脱不了她的魔音。

“竹子要加班赶任务，飙哥已经回家陪夫人，苏苏刚好请假，何姐晚上有要事，所以……”

……所以能求助的人只剩下她乔写意了。

“所以拜托你，代替不得不去相亲的我，同离少一起去参加一个饭局？”妹妹头的双眸在一瞬间爆发出真挚无比的光芒。

“……让他一个人去呗。”

“那怎么可以？这种套交情讲客套拼酒量的饭局，最忌一个人上战场了。再说这张单子本来一直是我们的业务，这回合同到期，对方突然犹豫暂不续签，所以晚上的饭局还是擂台赛，更不能让离少一个人去了。”妹妹头一口气说完，肺活量不足，愣是在写意面前喘了半天。

写意替她觉得辛苦，递上茶杯，顺带伸手帮她顺气，谨慎地开口，“这么重要的饭局，我恐怕担当不起欸？”

妹妹头接过茶杯一饮而尽，然后啪一声放下杯子，握住写意的双手，双目炯炯，“我相信你！”不等写意反应，她迅速变换表情，露出两排闪着亮光的洁白牙齿，两手比画打枪的动作，笑得甜蜜蜜的，“我看好你哟！”

写意当场绝倒。

于是这般，乔写意临时替换上场。

妹妹头将文件资料交到写意手中后，便以光速消失了。究竟是急着奔去准备相亲，还是怕写意反悔，真相只有她自个儿清楚了。写意望着她扬尘远去的方向，再次抽了抽眼角，然后打开文件夹。

饭局设在“左岸右岸”。乔写意尾随阿离抵达包厢时，另两派人马均已到场。开头自然是一番寒暄客套。丹青翻译社这边有阿离这根顶梁柱撑着，乔写意只管保持礼仪，间或应答几句废话，倒不麻烦。

假装谦让了许久后，一众人总算全部入席落座。菜陆续上桌，红酒、白酒、啤酒统统端上台面，仿佛瓶瓶都是白开水，个个都是海量。中国人就喜欢在饭局上解决问题。

这种场合，敬酒是一门学问，挡酒是一项技术。写意借口感冒不便饮酒，乐得被阿离照顾，该装傻充愣的时候绝不精明，该谈论正事

的时候亦绝不含糊。她小口地喝着菊花茶，密切关注阿离与众人的过招。

目前的三角关系是这样的：第三者当然是C翻译社，趁着A公司与B翻译社的合同到期之际，妄图抢占市场，将A吞入自己的版图中。

我想成为你人生的倾听者5

但，所谓“苍蝇不叮无缝的蛋”，若不是A公司有心想换合作对象，C翻译社怎么会有这个插足的机会呢？其实光看今晚的饭局，A公司的代表放弃原合作双方的私下沟通，而选择邀请三方到场，已经表明了态度。

写意不解。照理说，两家长期合作，一直没有闹过什么不愉快，找不出突然替换的理由。再者，建立新的合作关系是一项风险投资，A公司何必费心费力？

看向仍旧与众人谈笑陪酒的阿离，写意在心底无声叹息。她靠近阿离耳旁，低声劝道，“少喝点儿。”阿离看了她一眼，轻轻点头。看来他心里也是清楚的。

真是无聊无趣又无奈的饭局。

写意取出手机，来回翻着号码表，却发现找不出一个可以闲聊胡扯的对象，一下子觉得憋闷。她的人生是否太过失败，连一个可以发牢骚的朋友都没有？总有这样的一时半刻，让人感觉孤独。写意犹豫好久，终究发出一条短信。许久未有回音。

“这位是.....”席间有人突然将话题拉至写意身上，无奈记忆出错，一时想不起称呼。

写意认出是A公司的代表，忙体贴地提醒，“我姓乔。”她算是翻译圈的新人，没人认识属于正常。

“乔小姐。”对方稍稍一顿，半真半假地问，“乔小姐难不成跟乔氏企业有关系？”

“您说呢？”写意噙着官方的微笑，“那可是我的荣幸了。”不否认亦不承认。真亦假假亦真，你弄得越真，对方倒觉得是假。让人摸不透才是高招。

“哎，这岂不是成了自家人的生意，那我们还忙乎什么？”C翻译社的代表就着话题开玩笑。

阿离附在写意的耳旁解释，“他们是乔氏企业的下游公司。”

写意不免感到一丝意外。

C翻译社的代表见他们窃窃私语，将写意再度拉回话题中心，举杯问：“乔小姐怎么都不说话？不知道美女给不给我这个面子？”

写意一脸为难，“怎么办？不是美女，想给也给不了。”引得众人皆笑。对方摸摸鼻子，一脸讪笑，“如果乔小姐都不算美女，那就没有美女了。”

写意当即揪住他话语中的漏洞，“帅哥，你这话可是得罪这里的诸位美女哦。要罚酒！”

“就是！罚酒！”阿离亦帮腔。俩人闹着非要他自罚喝完整杯啤酒才罢休。阿离偷偷夸赞，“瞧不出来，很有水准嘛。”

“那是自然，也不看看我是谁？”写意挑眉。

这一闹，倒将写意推进酒来酒往的境地，连着好几个人轮番敬酒，颇有不灌倒她不罢休的架势。写意不得不应战，一轮转下来，绞尽脑汁推挡也难免被灌下了几杯。于是这会儿响起的手机铃声就像救命天籁，写意暗自庆幸，赶忙出逃。

“在忙？”入耳的男中音确实堪比天籁。

“你这电话来得太及时了，救我于水火。”写意走至稍微安静的角落，语带感激，完全忘记她正在与顾某人冷战的前提。

“那我岂不是成了你的救命恩人？”顾平生笑出声，“是不是该考虑……”

“以身相许这么俗套的报答方式就免了吧？”写意打断他的话。

“奔过三的人了，想不俗套都难。”

写意一窘，决定转移话题，“有事吗？”

“其实我也是借口打电话，溜出来呼吸点儿新鲜空气。”

他倒是坦白。写意乐了，“你也在应酬哦？在哪儿呢？”

“瞧你，眼睛都笑弯成一条缝了。”说话的态度，仿佛他是亲眼所见，惊得写意当即东张西望，“啊——你也在‘左岸右岸’？快出来，别

躲了。”结果换来对方的哈哈大笑，回答，“我猜的。”她顿时额头黑线。

两人闲聊许久才结束通话，写意又去洗手间补了补妆，才慢悠悠地晃回包厢。一落座，阿离随口问了句，“你去哪儿了？这么久。”饭局已接近尾声，这会儿正值最后一番的互夸与寒暄。

写意一挑眉，颇为嚣张地答，“磨蹭时间，等着‘一拍三散’呢。”

阿离扑哧直笑。

结束饭局，阿离准备送写意回家，被她阻止在餐厅门口。“你也累了，早些回去休息吧。我自己打车就行了。”写意瞧他眉目间有隐隐的疲倦。

“那怎么可以？现在是晚上，绝不能让女生单独回家。”阿离执著绅士作风。

俩人都坚持个人意见。写意的手机突然响起，接通后，传来一道不容商榷的指示，“直走，马路对面。”写意脱口“啊”了一声，一头雾水，踮起脚尖望向马路对面，隐约见停着一辆轿车，“你.....不会是在对面那辆车里吧？”

“为什么不会？”顾平生轻笑着反问。

“.....”写意默默地望天。

无视阿离意味不明的贼笑，写意匆匆穿过马路，钻进奥迪车内，边系安全带边问，“你怎么知道我这会儿散场？”

“有个成语叫守株待兔。”

“.....敢情我是那只奔跑不看路、愚蠢头撞墙的白痴兔子？”写意忍不住翻白眼。

顾平生冷静对答，“也可以将我看成是那个只知道原地等候、想不出聪明法子的懒惰农夫。”

写意再次无语凝噎。

奥迪汇入车流。车厢内有钢琴曲流淌，萦绕整个空间。写意闭目倾听，手指不自觉地弹动。

“会弹钢琴？”顾平生打破恬静氛围。

“会是会，但不精。”写意仍旧未睁开眼，靠着车垫，轻叹，“小时候怕苦，不懂得坚持，长大后只能遗憾。”

顾平生和着节奏轻拍方向盘，道：“我也会，同样不精。”

“咦，你会弹钢琴？”写意直起上身，注视着他的侧脸，目光炯炯，“说起来，第一次见你，觉得戴眼镜的你很有书卷气。会弹钢琴的书生……唔，怎么就经商了呢？”

“结果现在满身铜臭了？”

写意讪笑，“那倒不是。”

“我有轻微近视加散光，办公时会戴眼镜，平时倒没那个习惯。”顾平生突然开口解释，“看来要慢慢尝试都戴眼镜。”

“为什么？”写意惊讶，“我听说习惯了戴眼镜会摘不下来，很痛苦的。”

顾平生调头，对上她的视线，眉目染笑，“为了冒充书生。”语气竟颇为认真。

写意一怔，不自觉地撇头，看向另一侧窗外。

车厢内重新陷入沉默。

我想成为你人生的倾听者6

奥迪驶过一盏盏街灯，光影明灭。写意取出手机，屏幕显示一条未读短信。她看完，唇角不自觉地微微上扬。

北京时间才过九点，不早不晚，街头仍有几分热闹。“前面在干吗？”堵车了？这么拥挤。写意决定不耻下问。

顾平生突然微皱眉头，“好像在测酒精。”警察叔叔为了在各位司机的心目中强化“不可酒后驾驶”这个条规，间或会突击检查，当街一辆车一辆车地拦截，每人对着简易仪器呼出一口气，以检测酒精含量。

写意了然，“等等。你喝酒了没？”

“哪有应酬不喝酒的？”顾平生答得天经地义。“那怎么办？”写意当场变脸。

顾平生看她一眼，淡定道：“我没醉。”

“醉没醉是程度问题，喝没喝是先决条件！”写意神情紧张。

“.....那换你来开车？”

“问题是我也喝酒了啊——”写意仰天长啸，“要不我们现在调头，先溜为上？”

“.....这是单行道。”

写意顿时风中呆立，石化龟裂。此方程居然无解！眼见距离警察叔叔越来越近，为什么顾平生的表情依然如此淡定？

“是不是少量酒精会不容易测出来？要不换我开车？”写意表情纠结。

“你乖乖坐着就行。”顾平生突然轻笑，“不提其他，我怎么可以让你背黑锅？”

事件的发展出乎意料，还没有轮到顾平生的奥迪，前方的临时测试点突然嘈杂。写意探出窗外，张望了片刻，缩回脑袋时“O”着一张

嘴。“吵架了欸。”她啧啧感叹，“酒后驾驶本来就是违反法律条规，理屈的人居然还能这么气壮。”

“特权自古存在。”顾平生不置可否，“不过这种场合搞争锋相对，绝对是下下策。”

“听上去是经验之谈，看来顾先生是深谙此道嘛。”写意笑得灿烂，“怪不得能这么冷静。”

顾平生看了她一眼，神色颇有几分无奈。

争执越来越激烈。其实这种事很常见，往往是半上不下，稍微有点儿权势的人更热衷搞特殊化。一旦遇上不买账的“小喽啰”，发展为恼羞成怒的概率当即扩大，最后演化成面子之争，小事亦能变大事。

交警们忙于处理纷争，顾不上再拦截测酒精，不少车辆呼啸一声，瞬间跑得老远。顾平生却是不紧不慢，“我看车主应该是喝醉了，这会儿酒劲正上头。等他清醒了，估计会后悔。”

写意却是兴致勃勃地观望事态的发展，“哎呀呀，要动手了！被拉开了！打电话找后援吗？”现场解说员正当得不亦乐乎，不经意扫到顾平生哭笑不得的目光，一时讪讪，皮笑着解释，“其实我这个人本质邪恶，正是鲁迅大师笔下的典型旁观者。”

顾平生忍不住笑出声，“乔写意，有没有人说你很可爱？”

“他们一般称呼我为美女。”写意故作认真。话刚出口，自己倒先不好意思，笑得眉眼弯弯。正巧这会儿，后面一辆车超过他们，一溜烟不见了影。写意当即急了，“哎，他们都溜啦，你怎么还不开车？真等着被抓啊？”仿佛顾平生是扶不起的阿斗、不可雕的朽木，那神情，就差捶胸顿足。

顾平生发动引擎，眉目间慢慢漾满笑意，“我就等着你这句话。”

“啊？”

“给你一个做小人的机会。”

“……顾、平、生！”

每个人的心底都住着魔鬼1

每个人的心底都住着魔鬼。潜伏或者冬眠，或者伺机等候、蠢蠢欲动。爱是甜蜜的诱饵，恨是直接的勾引。欲望一旦冲开灵魂的束缚，张开翅膀，于是天空遮蔽，澄清不再，肆意蔓延。

写意踏进家门，一眼瞧见茹姨端着一盘切好的水果自厨房走出，便笑嘻嘻地打招呼，顺手捞了块苹果塞进嘴里。

“大小姐什么时候回来的？”茹姨停住脚步。

“刚刚。”写意边咀嚼，边又抓了一块，“这水果是给谁准备的？”抬眸却发现茹姨神色带愁，正想关心询问，大厅沙发那端传来画情闷闷不乐的叫唤，“大姐——”

写意循声看去，“你在楼下啊？怎么没精打采的？”这厢话音还来不及落定，那边画情已经哀声连连，将头埋进抱枕里，“嗯嗯呜呜”像小狗。瞧见三小姐的反应，茹姨只得尴尬地解释，“都是小羽的错。”

“小羽来了？”写意更加一头雾水，接过茹姨手中的水果盘，走至画情的对面落座，“到底怎么回事啊？小羽人呢？爸、妈，还有墨墨呢？”

画情从抱枕里探出脑袋，拣了片香梨，一声重重地叹气，抱怨道：“都不在家！除了那个混蛋陆羽禾！”

“小羽怎么得罪你了？他是第一次来我们家吧？”写意对她们的含糊其辞很是无奈，“情情、茹姨，商量好谁来解释了没？你们这样吞吞吐吐，我很郁闷的。”

“我来说吧。”身后突然响起一个年轻的男声，“是我不对，不小心看到不该看的。”

写意惊讶地回头，入眼的是一张略显青涩却棱角分明的脸庞，面色凝重，不过因为五官清秀而减了不少严肃感，和照片中的陆羽禾仿佛相似，又有些差别。虽说写意常在茹姨口中得知陆羽禾的消息，也见过他的相片，但这会儿才是第一次见到真人。她拿茹姨当长辈，茹

姨的儿子自然是弟弟辈，所以一直跟随茹姨唤“小羽”这个昵称，但真人在前，竟突然生出几分别扭感，“小羽”这个称呼一时唤不出口，只含笑着道了声“你好”。

一旁的画情却悄然涨红了脸，举起手中的抱枕边砸向陆羽禾，边愤愤道：“不许你说！”

写意惊讶，目光扫视这三个人，良久，一耸肩，“好吧，你们继续，我上楼换衣服。”说罢起身，被画情急急叫住。“姐——”她撅嘴撒娇，“你陪我一会儿嘛。”

“陪你们在这儿眉目传情？”写意摊手，再次惹得画情尖叫。“好啦、好啦，停止你的魔音穿耳，跟我上楼去。”写意皱起眉头，将画情一把拽起。

其实前因后果很简单。画情扭捏了半天，挤出三句话，分别是——“姐你知道的，我平时洗完澡喜欢在房间里裸奔。”“我明明记得房门是关死了的呀。”“我开了电脑看恐怖片，想着你们都不在，就把声音放得大了点儿。”

结果？

“结果恐怖片的效果引得某无知无畏的小青年冲进来，妄图英雄救美结果看到美人出浴。”写意总结陈词，揉着肚子笑到没气。

“姐——你太不厚道了！”画情对戳手指头，神情沮丧，碎碎念个不停，“全被看光了！我亏大了！”

写意在一旁乐了许久，好不容易收敛住笑意，清咳一声，“有一个办法可以让你不吃亏。”

画情瞪她，“如果你的建议是‘看回来’三个字就免谈。”

“哎唷，我妹妹怎么这么聪明？”写意故意面露诧异。

“姐——”画情抓狂。

“好、好，不逗你。”写意勉强保持严肃，“乌龙嘛，情情你大人有大量，饶了陆小生吧。他到底是客。再说，咱情情那魔鬼身材，他看得着却碰不到，估计心里头更郁闷呢。”

画情彻底崩溃，给写意一记悲愤至极的眼神，幽幽开口，“.....大姐，我现在才发现你原来最擅长落井下石.....”

“多心了吧？你姐怎么会是那种人呢？”写意坚决否认。

“哦？”画情凑到她面前，“姐，你今晚好像心情很好嘛。”

“我最近的心情都不错呀。”写意眨巴眨巴眼，一脸无辜。画情不买账，摸着下巴，“唔，满面桃花，春风得意。有情况，果然有情况。”说着，笑容越发狡黠。

写意一窘，随即佯装无奈，“再怎么样也比不上情情你晚上这一朵大桃花呐。”再配上清浅一叹，立即令当事人目瞪口呆、哑口无言了。

当然，不管画情如何唉声叹气，陆羽禾仍是要暂住乔宅，并即将在乔氏企业实习。回了卧室，画情锁紧房门，检查三遍仍不放心，愤而大喊，“啊——这样下去我会得强迫症的！”又深呼吸，想道，她是打遍天下无敌手一树梨花压海棠的乔画情！.....可是为啥还这么郁结呢？画情尖叫着扑到床上，用被单闷头，滚来滚去。

敲门声后紧接着一道男声，“乔小姐。”

陆羽禾！画情的尖叫戛然而止，打滚停在半途，面部肌肉抽搐，一动不动。

“乔小姐？”陆羽禾在门外等了片刻，发觉里头没了声响，犹豫着又唤了一声。

一秒后，房门大开，乔画情一脸狰狞、凶神恶煞、气势汹汹，劈头盖脸地来一句，“干吗？！”当场将陆羽禾震住，半天回不过神。

每个人的心底都住着魔鬼2

“我、问、你、干、吗。”画情见他呆滞良久，咬着字再问。

“哦。”陆羽禾很快恢复镇定，略带尴尬道，“刚才一直没有机会对你说‘对不起’。”

“就这样？”

他一怔，点头，“就这样。”同时心里暗想：哪还能怎样？难道要让他自刎双目？

画情不言语，啪一声关上门，又把陆羽禾吓了一跳。

“哇，你们搞什么？”写意正打算下楼，一开门便被画情重重的关门声惊到了。

“不是我们，是乔三小姐！”陆羽禾看了她一眼，眉头紧蹙，随即直面紧闭的房门，朗声道，“乔画情小姐，我向你郑重道歉。我不该在听到鬼哭狼嚎尖叫救命时以为你出事而顾不得敲门直接冲进去关心你的安危！更不该事后没有负荆请罪剖腹谢罪还让你看到我这张虚伪歉意的脸！”

写意当场扑哧笑出声。

房门再次打开，画情咬牙切齿，瞪着门口的陆羽禾，竟是一个字也说不出来。而眼前之人露齿一笑，扔下句“我说完了”，转身就走。

画情只觉得一股憋屈即将自胸口蓬勃而出，在看到写意死死忍住笑的模样时终于暴走，直接冲向陆羽禾离去的方向，却被写意拉住。“好啦，冷静一点儿。”写意无奈，“抬头不见低头见，你难道要闹成大事？”

“可是姐……”

“呐，我看小羽这个人是吃软不吃硬的。你表现得越大度，估计他会越不好意思。”写意出谋划策，“相信我，没错的。”

“……我去睡觉。”画情垂下脑袋，快快调头，走了几步，又回头看向写意，目光涣散，“姐，我现在越来越觉得你很腹黑。我要告诉顾

大哥，让他引起重视，以防不测。”

写意顿时额头黑线。

果然是愈有钱愈变态。客房浴室里，陆羽禾边洗澡边愤愤。小姑娘居然裸奔！世道啥时候这么奔放了？

陆羽禾是磨蹭好几天才决定来蓉城的。

下半年就是大四，事关前途与钱途的各个选项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登上众议院排行榜。寝室里哥几个闲聊，任话题天南海北，总能扯回到工作、考研、出国等相关名词，最后搞得一帮兄弟都肝郁脾虚。他自个儿掂量了许久：小康家境、大钱没有；父母早离、亲娘不亲；老爹再婚、后妈不爱。典型的高不成低不就。出国，有心无力；读研，其实就是缓刑两年。要是本科毕业能找到工作，赚钱养活自己，何必浪费时间？亲娘打电话来时他正在洗澡——出去奔波了一天，找不到像样的实习公司，他心里头不痛快——就让室友问清情况，如果没什么事，他一时没心情同亲娘闲聊，结果一听说蓉城乔氏企业愿意提供实习机会，整个寝室都沸腾了一下。

去，不去，是个问题。

去，应该是和亲娘住一块儿，整个暑假，两个月。陆羽禾自懂事以来，从没和亲娘朝夕相处如此之久，想想都觉得别扭。不去，为了那么个理由放弃机会，他铁定会唾弃自己。这么犹豫来思虑去，最终还是买了去蓉城的车票。结果没想到住进乔宅的第一天就闹出不愉快。好心办坏事，说的就是他。

刚洗完澡就听见有人敲门，紧随其后的是一声熟悉又陌生的称呼。他裹着浴巾出来开门，望着比自己低一个头的母亲，语气平淡，“妈。”

“东西都收拾好了？”茹姨见儿子站在门口不动，丝毫没有让她进去的意思，心底不禁泛起一丝苦涩。

“差不多了。”陆羽禾略一点头。

“那……饿不饿？我给你弄点儿吃的吧。”

“不用了，这么晚了，我想睡了。”依旧平静如水。

茹姨不着痕迹地浅叹，没话找话地又啰唆了几句便准备离开，恰巧传来写意的声音，“茹姨你果然在这里。”转身就见写意含笑走来。

“一楼没找到你，就猜是在小羽这儿。”她说话间，眼风扫过一旁的陆羽禾，笑容顿时添了几分僵硬。呃，年轻的、半裸的、异性躯体……面不改色心不跳，她是练就“万绿丛中过，片叶不沾身”的写意。

陆羽禾显然感受到了写意的一瞥，神情一窘，“我去穿件衣服。”语气倒听不出异常。正打算阖上门，被写意拦住，“不请我们进去么？”视野里是他藏不住惊讶的面庞。写意直直地盯向他，保持笑容，却不说话。几秒后，陆羽禾妥协，做了个请进的姿势，拎套衣服进了浴室。

片刻后，“小羽什么时候到的？”写意看向似乎打算保持沉默的陆羽禾，略一挑眉，挪开了视线，同茹姨道，“墨墨知道了么？”

“傍晚才到，刚好赶在二小姐出门前，说什么时候去公司都可以，她会安排。”那会儿处于欢喜与感激中的茹姨尚来不及察觉，在书墨热络的态度下，却有未达眼底的笑意。

写意点点头，话锋一转，“茹姨你别太拘着小羽……哎哎，不用狡辩……我知道你肯定私下啰唆了好些话。”她噙着笑，语气温和且真诚，“小羽你就当是在自己家啊。哦，还有，情情是小孩子脾气，?望你别放在心上。”

“是小羽鲁莽……”

“看，茹姨，你又来了。”写意打断她的话，目光却一直落在陆羽禾的身上。对视了一会儿，他终究低头闷闷地“哦”了一声。没想到是个可爱的小男生。写意不禁在心底一乐。其实，陆羽禾是个怎样的人，写意并不关心。仅仅因为他是茹姨的儿子，她才稍稍放了些心思。

人心就那么点儿地方，温暖只能分给几个人。旁的人，旁的事，无暇顾及。

第二天是周五。虽说翻译社平日里就管得不严，但到底临近周末，大伙儿仍不免觉得轻快。办公室里，何子丹听阿离汇报完昨晚的饭局情况后，道：“没事，不就一张单子么，丢了就丢了。”语气颇有些漫不经心。

“何姐——老大——你也说得太轻巧了吧？”阿离抓头，“他们究竟仗着什么啊？一直抢我们的单子，这都不知道是第几个了！”

“这不还没确切消息么，你急什么？”何子丹白他一眼，“去，叫写意进来一下。”说罢，一脚将他踹出办公室。写意进来时，何子丹正小口抿着茶，示意她在对面落座，“昨晚和阿离一块儿去了？”

写意点头。

每个人的心底都住着魔鬼3

“知不知道为什么我们被踢掉？”

写意努力做沉思状，“他们……有奸情？”

何子丹一口茶喷出，溅了桌面水渍点点。

“何姐，你的道行越来越低了。”写意啧啧两声表示鄙视。

“臭丫头！”何子丹啼笑皆非，“我昨天听说，那家翻译社是顾家桢参股的。”

写意一怔。顾家桢参股的翻译社与乔氏下游公司的奸情，难怪“原配”被踢掉，可是为什么……脑海中闪过一些她隐约觉得不对劲的东西，但一时没有抓住，来不及细想又被何子丹的冷哼打断，“有些人的命就是好，半点儿不需要靠自己。所以说投胎也是一项技术活。”

“何姐，你又仇富了……”写意眼角抽搐。

那是因为你没有吃过贫穷的苦！那种连自尊和人格都可以忽略不计，只为了求丁点儿生存希望的悲哀！何子丹并未接话，调转视线，掩去眼底冷意。

临近下班，天色尚亮，夕阳不知躲在哪栋高楼之后，见不着踪影。空气渐渐冷却，仿佛透明轻快，从某个角度看，可以见到尘埃与尘埃在并肩跳舞。大办公室内没有开天花板的大灯，只有竹子那儿透出清冷的白炽灯光。偌大空间被光与影填充，明亮、浅亮、灰亮，慢慢过渡到阴影，连贯、立体、抽象。

不知谁突然大叫了一声，仿佛一下子打破了时空的滞留，每个人像是复活了一样，嬉笑声、走动声，瞬间铺染生气。

何子丹倚着办公室的门，扬声问众人，“晚上都有活动了？”

“陪老婆。”飙哥第一个举手。

“有家室的人滚一边去。”何子丹笑骂，“苏、妹妹头、写意、竹子，谁有空？”

当即响起阿离的抗议，“喂、喂，何姐，我也是高贵的单身啊。”

“你已经一脚踏进坟墓了。”竹子探出脑袋，接着看向何子丹，“何姐，你也得说明白干吗啊，不然谁敢往下跳。”他就是一招不慎被拉下深渊，五个工作日，加班了三天还没将任务搞定，眼看着周末得泡汤。

何子丹挑眉，双手环胸，眼风扫过一帮喽啰，“你们何姐独守空闺寂寞难耐，想找个人陪，怎么的？”

顿时拍桌子的跺脚的鼓掌的响成一片。

“何姐有命，谁敢不从？哎，大伙儿一起happy去。”阿离振臂高挥。

结果整个翻译社倾巢出动，七个人塞进两辆出租车，浩浩荡荡地朝华侨酒店而去。

没有预约包厢，只得在大堂里吃。阿离拐着另外两男人去点菜。写意坐在何子丹身旁，偷瞄了好几眼，终究靠近她，低低地问：“当真请客啊？”

何子丹斜睨向她，似笑非笑，“我什么时候说话不算话？”

“可这儿吃饭不便宜。”

“瞧你那样，怂小家子气。”何子丹戳她脑门，“我有钱，就爱一掷千金。”

写意抿了抿唇，不再说话。她并非节俭的人，但挥霍与挥霍是不一样的。几千万的赚，花几万吃个饭是小意思。几万的赚，花几千吃个饭已经是大成本。何必浪费血汗钱？

不过何子丹要花，她还拦着不成？原本是好意，对方不要，那便算了。

阿离他们点菜回来，见女性同胞们已抱团坐成一片，当即嚷嚷着要重新分配座位。这么折腾了好一会儿，还是让阿离“奸计”得逞，换成男女搭配。

四女三男，写意的左手旁是竹子，何子丹坐到了她对面。

依旧有丹青翻译社的传统：抢菜。大堂里摆着十来桌，就他们那桌最热闹。但再喧哗总还是记得保留点文人素质，倒不显得粗俗。

桌子的位置靠外，常有吃完饭的衣冠楚楚们自包厢走出，经过距离他们不远的通道，离开酒店。不过写意恰好背对通道——她可受不了正吃得津津有味，蓦然发现有陌生人的眼神飘来。

“写意，别光顾着吃饭啊，喝酒、喝酒。”阿离是典型的唯恐天下不乱，“竹子，美女是用来照顾的，不是用来无视的。快倒酒！”

写意给了他一个白眼，再拍拍竹子的肩膀，“竹子是好人，才不像你，满肚子坏水。”

“写意，你严重伤害了我的心灵！”阿离泪眼汪汪，“你得补偿我。”

“嗯，行，我请何姐给你夹块红烧肉。”写意冲何子丹抛个媚眼，“何姐，照顾照顾你身旁的小帅哥啊。”

“哟，都玩到老娘头上了。”何子丹啧啧两声，“小的们，给我上！今天谁灌醉写意，谁月末加奖金！”通缉令一下，立马将写意推到了“风口浪尖”。她忙讨饶，却仍旧逃不掉一帮“眼红”同事的“追杀”，最后无奈拍案，“我喝还不行么！”说罢，端起一杯啤酒，眼也不眨地灌。一口气喝完，砰地一声放下杯子，笑得眉眼弯弯。

却听阿离那声“好”断在半截，下一秒已换成官方笑容。何子丹亦含笑起身，朝写意的方向招呼道，“顾老、顾总。”

在场的无辜旁观者中，阿离当初跟着何子丹跑业务，后来又专门负责这一块，自然见过不少公司企业的boss，所以一眼就认出了顾平生。他听何子丹一一招呼，惊讶地发现，敢情这是顾氏集团首脑一家子？正偷偷忙着安回落地的下巴，又见何子丹朝一位几分面熟的年轻女子，客气道，“乔特助也在呢。”

乔氏企业董事长特别助理，传说中正是乔boss的二千金，简称乔特助。

阿离弱小的心灵再次被震撼——何姐不愧是老大，认识好多大人物！

每个人的心底都住着魔鬼4

与此同时，他对面保持僵直状态的乔写意，脑海闪过的唯一念头是：她的人生可真够跌宕起伏的。果然，先是书墨略带惊讶的询问，“姐，是你？”对，是她。来不及无奈，耳畔已传来妍儿奶声奶气地唤“妈妈”。

原来乱麻的“麻”亦可以等同于麻木的“麻”。她苦笑着扫视一遍均在倒吸气的同事们，终于将胸口一串长长的叹息送出口。

“妍儿，又忘了爸爸说的话？那是写意阿姨，不是妈妈。”顾平生沉声教训窝在弟弟怀里的女儿。顾思妍极少见到如此严肃的爸爸，一惊，差点儿哭鼻子。她用小手拼命揉了揉双眸，硬撑着不掉眼泪，带着哭腔“嗯”了一声。

杜凤仪心疼宝贝孙女，狠狠瞪了大儿子一眼，“童言无忌，你计较什么？”说完，轻拍妍儿的脸颊，柔声安慰。

.....全齐了？

写意淡定地转身。眼角余光，何子丹神色复杂，有担忧、有惊讶，还有几丝她不甚明了的思绪。“伯父、伯母。”先同老人家打招呼，再转向顾平生、家桢与书墨，微笑道，“你们也在这儿吃饭？”有多废话，便有多客套。

看规模，像是家庭聚会。她刚才的“豪迈”形象，不知有多少落在这一众人的眼中，这一下子得打碎多少副眼镜啊？

世界真滑稽。

“写意，你这是.....”心理落差最大的恐怕是杜凤仪了。尚算满意的媳妇人选，举止得体礼貌的写意，却在众目睽睽之下与人拼酒？她微微蹙眉，打量一桌人等，目光在何子丹身上顿了顿，复又转向写意。

“我与同事聚餐。”写意保持笑容。是尝试挽救，还是破罐子破摔？这真是一个问题。话音一落，顾家桢最先脱口问，“你不在乔氏企

业工作？”

却是何子丹轻快的笑答，“写意来我的翻译社好一阵子了。顾老师不记得了？上次我们在M大遇见你，写意不是还和你说了好一会儿话吗？”

写意蓦然回头，瞪大双眸看向何子丹，眼底有明显的不解与质问。稍知内幕的阿离，此刻是抽着眼角、嘴角，小心脏已然承受不住一连串曝光的事实。

场面隐约诡异。仿佛剑拔弩张，偏偏个个都摆出温文尔雅的气派，外头看是一片和谐，实则早成了火海战场。

何子丹避开写意直射而来的目光，噙着意味不明的笑，视线自顾宁远滑向杜凤仪，又毫不顾忌地打量着相倚而立的顾家桢与乔书墨。

杜凤仪显然察觉了她不善的注视，掩住内心诧异，同写意道，“何必去外面工作？乔氏那么大的公司，还安排不下一个职位么？”

仍旧是何子丹抢先开口，“人善被人欺。写意就是太顾念情分，凡事忍让，结果落得到我这小小翻译社赚钱养活自己的地步。”

话刚说完，顿时黑了好几张脸。书墨连笑都勉强，颤着音道：“大姐还是赶紧辞职，回乔氏工作吧，免得让无辜的人担上莫须有的罪名。”

“那可不见得。就算是捕风捉影，也得先有风才能捕……”

“好了。”打断何子丹冷嘲热讽的竟是顾宁远，他看也不看旁人，扔下一句“走吧”，负手迈步离开。顾家桢这回倒是听父亲的话，强硬地拽走了乔书墨。顾平生挽着母亲随后跟上，与写意擦肩而过时，深深看了她一眼。

谁也不曾注意，何子丹的脸色在瞬间灰败。她颓然地靠上椅背，闭着眼，唇微微颤抖，两手死命地绞在一块儿，仿佛只有这样才能镇住心绪。眼睑合拢处缓缓湿润，眼角渗出点滴晶莹，她忽地睁开眼，慢条斯理地取过桌台面的湿巾，敷了敷脸，拭了拭手，再也瞧不出异常。

他们离开后，大伙儿依然保持沉默，与别处的热闹格格不入。

写意冷笑，出声打破僵持的局面，“原来你什么都知道。”知道她的家庭背景，知道她与家桢、书墨的纠葛与矛盾，却一直揣着明白装糊涂，忍到这一刻才将她推出去凌迟！更可恨的是，她乔写意居然一直将这个人视为值得交谈的朋友！她的眼神变得犀利，甚至带一点儿凶狠，“你到底是谁？！”

“写意！”竹子急急拉住她的手腕，想说些什么，可又完全不知道该说什么。

阿离成了最了解情况的路人甲。对面是完全不像平日模样的写意；身旁，何姐仿佛若无其事，一脸淡然。他忍不住轻叹，低声问：“这是为什么，何姐？”

大家都把视线集中在何子丹身上。然而等了许久，仍不见她有开口说话的趋势。

写意挣脱竹子的束缚，一字一句道：“何子丹，你欠我一个理由。”然后离席，走得急切、直接。

走出华侨酒店，写意挤在喧闹的人群中，茫然四顾。她不知道该往哪里走。周围都是人，可仿佛没有一个人。何子丹明显带着挑衅的举动彻底打破了她与书墨之间竭力维持的表面和平。躲开三年，姐妹之间，原来还是无法避免一场持久而徒劳的战争。

小时候，她们窝在一个被窝里，唧唧喳喳，像两只小麻雀。长大后，她们住在一个屋檐下，相顾无言，像两只刺猬，稍一靠近就会刺伤对方。

怎么变成这样子了呢？

二十多年的姐妹情，抵不过一个男人的怀抱。心生罅隙，再也合不拢最原始的完美图形，稍微一点儿风就能扇起大火。

写意站在街头，无法抑制地恨起了顾家桢。

每个人的心底都住着魔鬼。潜伏或者冬眠，或者伺机等候、蠢蠢欲动。爱是甜蜜的诱饵，恨是直接的勾引。欲望一旦冲开灵魂的束

缚，张开翅膀，于是天空遮蔽，澄清不再，肆意蔓延。

而何子丹在写意离席后，将杯中的啤酒一口气喝完，然后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好了，大家都散了吧”，便不再理睬众手下，自顾自付账走人。

她现在只想回家，洗个热水澡，好好睡一觉，醉生梦死一场。可是脑海里一直回响着写意的质问——你欠我一个理由。

每个人的心底都住着魔鬼5

她欠写意的理由很简单：她要报复那个男人，那个她卑贱地爱着同时又深切地恨着的男人。

做情妇已足够可耻，爱上奸夫更是可笑，而最可悲的是，那个奸夫根本不屑她的感情，甚至为了他的儿子可以毫不怜悯地将她踩死！顾宁远，你凭什么以为你是天下无敌的？凭什么以为，你的儿子就该获得一切，就可以夺走她的事业版图？这世界当真有一种情感，在爱的同时，更恨到咬牙切齿。她要折磨顾宁远，她要让顾家不得安宁，而乔写意是她唯一握有的会令顾宁远头疼的麻烦。

这就是何子丹欠下的理由。而这样的理由，让她如何启口？

七月暑假伊始，夏夜成为学生族的舞台。常有骑着脚踏车的中学生，呼啦一声，从写意身旁滑过，窜向前方。这些城市的年轻血液，拥有让任何人都羡慕的青春韶华，灼灼耀眼。

入眼是无数的霓虹灯闪烁，五光十色，然而阴影无处不在。写意站在背光处，摊开掌心，握紧，又摊开。手机响起的时候，她就是这样茫然无目地站着，仿佛又回到刚出国时，在异国他乡，无依无靠。

“是我。你在哪里？”

乍听到熟悉的声音，她的心竟一下子安定。人是不是都是这样子？彷徨无助的时候，突然出现的、手触可及的温暖，会觉得他就是整个天地。这个城市，这个时候，还有一个人记挂着她。

“.....不知道。”写意环顾四周。穿梭的路人，相似的路景，她在哪里？原来并非只有在陌生的国度才可能迷路，她在出生成长的土地上，也失去了方向。

顾平生一瞬间哭笑不得，“还在外面？酒店附近？周围有没有什么标志物？”他顿了顿，无声叹息，再次开口，“我去找你。”

写意一怔，犹豫了会儿，婉转拒绝，“没事，我自己能回去。”

在欧洲时，有一次，她跟慕枫去玩，结果两个人走散了。忘记是什么原因，似乎是她的错，因为慕枫在电话里气急败坏地训了她一顿，最后让她在原地等他去找。她哼哼两声，道：“谁说我一个人走不到目的地？”然后愣是凭着地图，找到了焦急等待的慕枫。事后，她拍着慕枫的肩膀，得意扬扬，却换来慕枫一记暴栗，骂她，“你就逞能吧！”

逞能也没什么不好，至少关键时刻，她可以相信并依靠自己的力量。

然而顾平生却无视她的回答，再次询问，语气淡然，态度坚决。写意抿了抿唇，到底敌不过他的温柔坚持，开始费力地描绘周遭环境，左手握住手机接听，右手无意识地比画。

“我大概知道在哪里了。你站到光亮的街口等着，别乱走。”顾平生交代。

写意低低“嗯”了一声，挂断了电话。

半小时后，顾平生找到了写意。她一个人站在十字路口，垂着脑袋，脚尖点地画圈圈，一个圆又一个圆，像极了认真作画的小孩子。他坐在车内盯着她看了好一会儿，最终将奥迪停靠路旁，熄火。

穿过马路，他走到写意的前方，却不出声。直到写意不经意间抬眸，扫到他的身影，当即一愣，讷讷开口：“啊.....你什么时候到的？”

“在你努力画圈的时候。”

顾平生总习惯用波澜不惊的表情，说出让人囧然的话。写意的眼角微微抽搐。她只是比较无聊而已，而且，莫名地，相信他一定会找到自己，所以懒得张望。

“走吧。”

“我.....暂时不想回家。”写意撇开视线。

“附近好像没有可以坐一坐的地方。”顾平生征求她的意见，“在街上随意走走？”

“欸？”写意调回目光，看向他，神色诧异，“你是说，逛街？”

顾平生依旧语气平淡，“你有什么好的建议？”

“呃，那就逛街吧。”写意呼出一口气。

没有目的与激情的逛街行动其实非常无聊，但无聊总比郁闷要好，而且此时此刻，写意不想一个人待着。只是陪同人员竟是顾平生，总觉得有几分诡异。他们的对话一般如下：

写意问：“吃不吃XXX？”

顾平生答：“随你。”

所以顾平生私下核算后惊讶地发现，短短时间内，自己已塞下一杯现榨果汁、一个甜筒、两串鱼丸、两串豆腐干，手中另有未解决的玉米棒与热奶茶。而某个小女子正在两三步外的小摊前，一脸期待地等着烤番薯出炉。一会儿后，就见她捧着满满一袋番薯，乐颠颠地奔回自己面前。

“热乎乎的啊。”

“写意……”看着她的心满意足状，顾平生暗自无奈地叹息，“会不会，买太多了？”

“不会啊。”写意回答得毫不犹豫，随即拽着他的手肘，边走边东张西望，“番薯要趁热吃才好，我们找个地方坐下来赶紧吃了吧。”

“……”

最后，他们绕进一处街旁小花园，坐在花坛沿边，开始吃番薯。一个吃得津津有味，一个蹙眉冷对番薯良久，终究开始慢慢品尝。

有多久没有这样毫无形象地吃街头小吃？他的唇角不自觉地浮起笑□。

“是不是很为难？”写意突然开口，仍埋首番薯中。

顾平生停住剥番薯的动作，看向她，“怎么了？”

“我心情不好的时候就会想吃很多东西，连累你陪我胡吃海塞。”她的音量较低，有些模糊不清，顾平生听得略微吃力，稍稍靠

近，入耳是她的一句“谢谢”。他佯装严肃，“这个习惯恐怕不太好。女人不是都怕胖么？”

写意闻言，抬眸浅笑，“无所谓。反正我肥了瘦了都没人看。”下一秒，顾平生接口答，“我看着呢。”

场面突兀地安静。写意别开视线，稍许，轻声道：“别闹了……暧昧的小玩笑，开多了也不好的。”她盯着手中的番薯，“那会让我不敢相信你。”

每个人的心底都住着魔鬼6

“不过，讽刺的是，我信任的，或者当成朋友的人，总是.....反倒是你.....人生真是够失败。爱情、事业，没有一样是拿得出手；朋友、姐妹，原是用来‘你捅我一刀，我还你一剑’的。真悲惨！”

“或许她们是在嫉妒你。”顾平生看到，她蓦然抬头，满是诧异。“嫉妒你的快乐坚强，嫉妒你的洒脱随意，嫉妒你的人生属于大世界，而她们只能囚禁在狭小的井中，观望天空。”

“.....胡说八道。”

“写意，别让她们毁了你。”顾平生锁住她的目光，“别因为那些，陷入自怨自艾，甚至仇恨的陷阱里。”他伸手，抹去她唇角的细末。

写意并未避开他的温柔，缓缓绽开笑意，眼底却是悲伤，“顾平生，我做不到。”她是局中人，她跳不出旋涡，而且越卷越深。她原以为时间能抹淡一切，却发现自欺欺人太久。书墨可以一逼再逼，毫不手软；何子丹可以无根由地伤害她。为什么她不可以恨？她们做得那么绝，将她扔到众目睽睽下赤裸裸地撕裂，难道还要她一而再再而三地原谅？

她再也无法说服自己假装若无其事。

“我绝不再退让。”

“其实，我个人认为，原谅并不意味着忘记别人的错，而是牢记过去，跳出痛苦。”顾平生的眼神带着几分宠溺，“不过没关系，我会看着你。”

写意怔住，笑容转为苦涩，“我说了，你不要总是这样子，会让我误会的。另外，我不认为我是小孩子，需要你‘看’着。”不等顾平生开口，她匆匆转开话题，“什么时间了？咱们回去吧。”

“这些怎么办？”顾平生示意那一堆逛街战利品。

“吃不完兜着走呗。”写意眨眨眼，“自己的份自己搞定。”说着，三两口把剩下的番薯塞进嘴里，拍拍手，朝顾平生飞了个得意的眼

神，眼风还来不及收回，脸色一变，随即用力拍着胸口。

.....她噎住了。顾平生忍住笑意，递过奶茶，一手拍着她的背，“你果然有先见之明。”换来写意恨恨一眼。

正巧手提包内手机响起，她忙着灌奶茶，气都来不及喘，一看是陌生号码，懒得去管，任由它响着。对方却像是不屈不挠，掐断、稍等片刻、再拨打。待她灌完一杯奶茶，总算顺了气，铃声再次响起。“哇，这人够执著。”她对着手机屏幕一声感叹，按下接听键。

“喂，哪位？”

“乔。”

“啊——你怎么换号码了？”写意大惊，不自觉地扬起灿烂笑容。一旁，顾平生听出她语气中的熟稔轻松，不觉有些好奇。

“在家？”

“没，在外面，不过就回去了。”

“正好，先别回去。”传来慕枫爽朗的笑声，“来见我吧。我回来了。”